

文白对照
四库全书精华

史
部
·
华
阳
国
志

（中）

李 雯 主编

目 录

华阳国志卷六.....	1
刘先主志.....	1
华阳国志卷七	30
刘后主志	30
华阳国志卷八	65
大同志	65
华阳国志卷九.....	105
李特雄期寿势志.....	105
华阳国志卷十上.....	130
先贤士女总赞(上)	130
蜀郡士女.....	132

华阳国志卷六

刘先主志

先主讳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人，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后也。胜子贞，（元狩六年）〔元朔二年〕封涿（县）〔郡〕（陆城亭侯）〔陆成侯〕，因家焉。祖父雄，孝廉，为东郡范令。父弘，早亡。

先主幼孤，与母贩履织席自业。舍东南角篱上有桑树生，高五丈余，遥望童童如车盖，人皆异之，或谓当出贵人。先主少时与宗中诸儿戏于树下，言：“吾必乘此羽葆盖车！”叔父子故谓曰：“汝勿妄言，灭吾门也！”年十五，母遣行学，与宗人刘德然、辽西公孙瓒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卢子干。德然父元起常资给先主，与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尔！”〔元〕起曰：“宗中有此儿，非常人也。”而瓒深与先主善，瓒年长，先主兄事之。喜狗马、音乐、美衣服。长七尺五寸，垂臂下膝，顾自见耳。能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善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等见而奇之，多与之金，先主由是得合徒众。河东关羽云长、同郡张飞益德并以壮烈为御侮。先主与二子寝则同床，食则共器，恩若弟兄，然于稠人广众中侍立终日。

中平元年，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求谒督邮，不得，乃入，缚执之，杖二百，以绶系督邮头颈著马柳柱，委官亡命。顷之，应大将军何进募，有功，除下密丞。（复）〔后〕为高唐尉，迁为令。瓒为中郎将，表先主为别部司马，拒冀州牧袁绍。数有战功，守平原令，进领平

原相。郡民刘平耻为之下，使客刺之。客服其德，告之而去。北海相鲁国孔融为黄巾贼所围，使太史慈求救于先主。先主曰：“孔文举闻天下有刘备乎！”以兵救之。广陵太守下邳陈登元龙，太尉球孙也，有隼才，轻天下士，谓功曹陈矫曰：“闺门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陈元方父子；冰清玉洁，有德有言，吾敬华子鱼；博闻强志，奇伟卓犖，吾敬孔文举；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刘玄德。名器尽此。”徐州牧陶谦表先主为豫州刺史。谦病笃，谓别驾东海麋竺曰：“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谦卒，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许。（广陵太守下邳）陈登进曰：“今汉室陵迟，海内倾覆，立功立事在今日。鄙州殷富，户口百万，欲屈使君抚临州事。”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寿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内所归，可以州与之。”登曰：“公路骄豪，非治乱之主。今欲为使君合步骑十万，上可以匡主济民，成五霸之业；下可以割地守境，书功于竹帛。若使君不见听许，登亦未敢听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谓先主曰：“袁术岂忧国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与能，天与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领徐州牧。

建安元年，曹公表为镇东将军，封宜城亭侯。先主与袁术相拒，而下邳守将曹豹叛，为吕布所（败）[取]。先主失妻子，转军海西。麋竺进妹为夫人，及奴客二千，金银宝物资之，先主因而获振。连和于布，布还其妻子。先主众万余，移军小沛。布恶之，自攻先主，先主归曹公。公以为豫州牧，益其军，使伐布。失利，布将高顺复虏先主妻子送布。公使夏侯惇助先主，不能克。

三年，公自征布，生禽之。布曰：“使布为明公将骑，

天下不足定也。”公有疑色。先主曰：“公待布能如丁建阳、董太师乎？”公颌之。布目先主曰：“大耳儿最叵信者也！”遂杀布。先主还得妻子，从公还许，为左将军。公礼之甚重，出则同舆，坐则同席。又拜关羽、张飞，皆中郎将。公谋臣程昱、郭嘉劝公杀先主，公虑失英豪望，不许。

袁术自淮南欲经徐州北就袁绍，[公遣先主要击术。未至，术病死。先主未出时，]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受帝衣带中密诏，当杀公。承先与先主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同谋，以将行，未发。公从容谓先主曰：“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会天震雷，先主曰：“圣人言‘迅雷风烈必变’，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至于此也！”公亦悔失言。先主还（沛）解，公使觇之，见其方披葱，使厮人为之，不端正，举杖击之。公曰：“大耳翁未之觉也。”其夜，先主急东行，昱、嘉复言之，公驰使追之，不及。先主遂杀徐州刺史车胄以叛，留关羽行下邳太守事，身还小沛。而承等谋泄受诛。

先主众数万，遣从事北海孙乾自结于袁绍。公遣将军刘岱、王忠击之，不克。五年，公东征先主，先主败绩，妻子及关羽见获。先主奔青州，刺史袁谭奉迎道路，驰以白父绍，绍身出邳二百里与先主相见。公壮羽勇锐，拜偏将军。初，羽随先主从公围吕布于濮阳，时秦宜禄为布求救于张杨，羽启公：“妻无子，下城，乞纳宜禄妻。”公许之。及至城门，复白。公疑其有色，自纳之。后先主与公猎，羽欲于猎中杀公。先主为天下惜，不听。故羽常怀惧。公察其神不安，使将军张辽以情问之。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当立效以报

曹公。”公闻而义之。是岁，绍征官渡，遣臬将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公使辽、羽为先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中，斩其首还，绍将莫敌，遂解延围。公即表封羽汉寿亭侯，重加赏赐。羽尽封其物，拜书告辞而归先主。左右欲追之，公曰：“彼各有主。”

先主说绍南连荆州牧刘表，绍遣将其本兵至汝南。公使将蔡杨击之。先主谓曰：“吾势虽不便，汝等百万来，未如吾何；曹孟德单车来，吾自去。”杨等必战，为先主所杀。

公既破绍，自南征汝南。先主遣麋竺、孙乾诣刘表。表郊迎之，待以上宾，使屯新野。颍川徐元直致琅琊诸葛亮，曰：“孔明，卧龙也，将军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先主遂造亮，凡三。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亮对曰：“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虽云天时，抑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也。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殆天所以资将军也。益州险塞沃野，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国富民殷而不知恤，贤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

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天下孰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如此，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先主曰：“善。”与亮情好日密，自以为犹鱼得水也。

十三年，表卒，少子琮袭位。曹公南征，琮遣使请降。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先主乃知，遂将其众去。比到当阳，众十余万人，车数千两，日行十余里。别遣关羽乘船会江陵。或谓先主曰：“宜速行。虽拥大众，被甲者少，曹公军至，何以御之？”先主曰：“夫济大事，以人为本，今人归吾，何忍弃之！”公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乃释辎重，以轻骑五千追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及于当阳之长坂。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等数十骑走。公尽获其民众，急追先主。张飞据水断桥，横马按矛曰：“我，张益德也，可来决死！”公徒乃止。先主斜趣汉津，适与羽船会；而赵云身抱先主弱子后主，及拥先主甘夫人，相及济（江）[沔]。亮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时权军柴桑，既服先主大名，又悦亮奇雅，即遣周瑜、程普水军三万助先主拒曹公，大破公军于赤壁，焚其舫舟。公引军北归。

先主以刘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为荆州刺史。先主南平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庐江雷绪率部曲数万口稽颡。琦病死，先主领荆州牧，治公安。孙权进妹，恩好绸缪。以亮为军师中郎将，督南三郡事；以关羽为荡寇将军，领襄阳太守，住江北；张飞为征虏将军，宜都太守。初，先主之败东走也，径往鄂，无土地。关羽责之曰：“早从猎中言，无今日。”先主曰：“安知此不为福也？”及得荆州，复有人众。

孙权遣使求共伐蜀，又曰：“雅愿以隆，成为一家。诸葛孔明母、兄在吴，可令相并。”主簿殷观曰：“若为吴先驱，大事去矣。今但可赞之，言新据诸郡，未可以动，彼必不越我而有蜀也。”先主乃报曰：“益州不明，得罪左右，庶几将军高义，上匡汉朝，下辅宗室。若必寻干戈，备将放发于山林，未敢闻命。”权果辍计。迁观别驾。

十六年，益州牧刘璋遣法正迎，遂西入益州。

建安十九年，先主克蜀。蜀中丰富盛乐，置酒大会，飧食三军。取蜀城中民金银颁赐将士，还其谷帛。赐诸葛亮、法正、关羽、张飞金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万匹，其余各有差。以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正扬武将军、蜀郡太守，关羽督荆州事，张飞为巴西太守，马超平西将军，不用许靖。法正说曰：“有获虚誉而无实者，靖也。然其浮名称播海内，人将谓公轻士。”乃以为长史。庞羲为司马，李严为犍为太守，费观为巴郡太守。征益州太守南郡董和〔为〕掌军中郎〔将〕，〔巴郡〕太守汉嘉王谋为别驾，广汉彭蒙为治中。辟零陵刘巴为西曹掾，广汉长黄权为偏将军。于是亮为股肱，正为谋主，羽、飞、超为爪牙，靖、羲及麋竺、简雍、孙乾、山阳伊籍为宾友。和、严、权，本刘璋所授用也；吴懿、费观，璋之婚亲也；彭蒙，璋所排摈也；刘巴，己所宿恨也；皆处之显位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

群下劝先主纳刘瑁妻，先主嫌其同族。法正曰：“论其亲疏，何与晋文之于子圉乎！”从之。正既临郡，睚眦之怨，一餐之惠，无不报复。或谓诸葛亮曰：“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

北畏曹操之强，东惮孙权之逼，内虑孙夫人兴变于肘腋之下。孝直为辅翼，遂翻飞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法）[正]使不得行其志也？”孙夫人才捷刚猛，有诸兄风，侍婢百人，皆仗剑侍立。先主每下车，心常凛凛。正劝先主还之。

二十年，孙权使报先主，欲得荆州。先主报曰：“吾方图凉州，凉州定，以荆州相与。”孙权怒，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先主下公安，令关羽下益阳。会曹公入汉中，张鲁走巴西，黄权进曰：“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割蜀人股臂也。”于是先主与吴连和，分荆州：江夏、长沙、桂阳东属；南郡、零陵、武陵西属。引军还江（夏）[州]。以权为护军迎鲁，鲁已北降曹公。权破公所署三巴太守杜濩、朴胡、袁约等。公留征西将军夏侯渊、益州刺史赵颙及张郃守汉中，公东还。郃数犯掠巴界，先主（率）[令]张飞等进军宕渠之蒙头拒郃，相持五十余日。飞从他道邀郃战于阳石，遂大破郃军。郃失马，缘山，独与麾下十余人从间道还南[郑]也。

二十一年，先主还成都。

二十二年，蜀郡太守法正进曰：“曹操一举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而留渊、郃，身遽北还，非智不逮，力不足，将内有忧逼耳。今算渊、郃才略不胜吾将率，举众往讨，则必可擒。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先主从之，以问儒林校尉巴西周群。群对曰：“当得其地，不得其民；若出偏军，必不利。”先主遂行。诸葛亮居守，足食足兵也。

二十三年，先主急书发兵。军师亮以问从事犍为杨洪，

洪对曰：“汉中，蜀之咽喉，存亡之机，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亮以法正从行，白先主，以洪领蜀郡太守，后遂即真。初，洪为犍为太守李严功曹，去郡数年，已为蜀郡，严故在职；而蜀郡何祗为洪门下书佐，去郡数年，已为广汉太守，洪故在官。是以西土咸服亮之能揽拔英秀也。后洪、祗俱会亮门下，洪谓祗曰：“君马何驶？”祗对曰：“故吏马不为驶，明府马不进耳。”

二十四年，先主定汉中，斩夏侯渊。张郃率吏民内徙。先主遣将吴兰、雷同入武都，皆没。乃举群茂才。时州后部司马张裕亦知占术，坐漏言，言先主得蜀，寅卯之间当失，汉凶年在庚子，诛。曹公为魏王，王西征，闻法正策，曰：“固知玄德不辨此。”又曰：“吾收奸雄略尽，独不得正邪！”

群下上先主为汉中王、大司马。以许靖为太傅，法正为尚书令，零陵赖恭为太常，南阳黄（权）〔柱〕为光禄勋，王谋为少府，武陵廖立为侍中，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皆假节钺。又以黄忠为后将军，赵云翊军将军。其余各进官号。军师诸葛亮曰：“黄忠名望本非关、张、马超之伦也。今张、马在近，亲见其功，犹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先主曰：“吾自解之。”时关羽自江陵围曹仁于樊城，遣前部司马犍为费诗拜假节。羽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诗谓曰：“昔萧、曹与高祖幼旧，陈、韩亡命后至，论其班爵，韩最居上，未闻萧、曹以此为怨。今王以一时之功隆崇于汉升，意之轻重宁当与君侯齐乎？王与君侯譬犹一体，祸福同之。愚谓君侯不宜计官号之高下，爵（位）〔禄〕之多少也。”羽

即受拜。初，羽闻马超来降，素非知故，书与诸葛亮问其人材。亮知羽忌前，答曰：“孟起，黥、彭之徒，一世之杰，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不如髯之绝伦也。”羽省书忻悦，以示宾客。羽美髯髭，故亮称云“髯”也。羽臂尝中流矢，每天阴疼痛，医言矢锋有毒，须破臂刮毒，患乃可除。羽即伸臂使治。时适会客，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引酒割炙，言笑自若。

魏王遣左将军于禁督七军三万人救樊，汉水暴长，皆为羽所获。又杀魏将庞德，威震华夏。魏王议徙许都以避其锐。而孙权袭江陵，将军傅士仁、南郡太守麋芳降吴。羽久不拔城，魏右将军徐晃救樊，羽退还，遂为孙权所杀。吴尽取荆州，以刘璋为益州牧，驻姊归。是岁，尚书令法正卒，谥曰翼侯。以尚书刘巴为尚书令。

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王薨，嗣王丕即位，改元延康。蜀传闻汉帝见害，先主乃发丧制服，追谥曰孝愍皇帝。所在并言众瑞。故议郎阳泉亭侯刘豹、青衣侯向举、偏将军张裔、黄权、[大]司马属殷纯、别驾赵瓘，治中杨洪、从事祭酒何宗、议曹从事杜琼、劝学从事张爽、尹默、谯周等上[言]：“河洛符验，孔子所甄。[《洛书甄耀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会备，合为帝际。’《洛书宝号命》曰：‘天度帝道备称皇’。又言：‘周群父未亡时，数言西南有黄气，立数十丈，而景云祥风从璇玑下来应之，如《图》《书》，必有天子出。方今大王应际而生，与神合契，愿速即洪业，以宁海内。’先主未许。冬，魏王丕即皇帝，改元黄初，汉献帝逊位为山阳公。

章武元年，魏黄初二年也。春，太傅许靖、安汉将军麋

竺、军师将军诸葛亮、太常赖恭、光禄勋黄（权）〔柱〕少府王谋等乃劝先主绍汉绝统，即帝号。先主不许。亮进曰：“昔吴汉、耿弇等劝世祖〔即帝位〕，世祖辞让。耿纯进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若不从议者，士大夫各归求主，无从公也。’世祖感之。今曹氏篡汉，天下无主，大王绍世而起，乃其宜也。士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纯言耳。”先主乃从之。亮与博士许慈、议郎孟光建立礼仪，择令辰。费诗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羁旅万里，纠合士众，将以讨贼。今大敌未克，而先自立，恐人疑惑。昔高祖与楚约，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阳，获子婴，犹推让；况今殿下未出门，便欲自立。愚臣诚不为殿下取也。”朝廷左迁诗部永昌从事。

夏四月丙午，先主即帝位，大赦，改元章武。以诸葛亮为丞相，假节，录尚书〔事〕；许靖为右司徒；张飞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进封西乡侯；马超骠骑将军，领凉州刺史，封麋乡侯，北督临沮；偏将军吴懿为关中都督；进魏延镇北将军；李严辅汉将军，襄阳马良为侍中，杨仪为尚书，蜀郡何宗为鸿胪。立宗庙，祫祭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五月辛巳，立皇后吴氏——吴懿妹，刘璋兄瑁妻也。子禅为皇太子。六月，立子永为鲁王，理为梁王。

先主将东征以复关羽之耻，命张飞率巴西万兵，将会江州。飞帐下将张达、范强杀飞，持其首奔吴。初，飞、羽勇冠三军，俱称万人之敌。羽善待小人，而骄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是以皆败。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杀过差，鞭挞健儿，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飞不悟，故败。先主闻飞营军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飞死矣！”命丞相

亮领司隶校尉。

秋七月，先主东伐。群臣多谏，不纳。广汉秦宓上陈天时必无其利，先主怒，縶之于理。孙权送书请和，先主不听。吴将陆议、李异、刘阿等军至姊归，左右领军南郡冯习、陈留吴班自建平攻破异等，军次姊归。武陵五溪蛮夷遣使请兵。

二年春正月，先主军姊归，吴班、陈戒等水军屯夷陵，夹江东西岸。二月，将进，黄权谏曰：“吴人悍战，而水军（溯）〔顺〕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尝寇，陛下宜为后镇。”先主不从，以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先主连营稍前，军于夷道猇亭。遣侍中马良经假山安慰五溪蛮夷。

夏六月，黄气见，自姊归十余里中，广十余丈。后十数日，与吴人战，先主败绩，冯习及将张南皆死。先主叹曰：“吾之败，天也！”委舟舫由步道还鱼复。将军义阳 彤为后殿，兵众死尽，彤气益烈。吴将喻令降，彤骂曰：“吴狗，何有汉将军降者！”遂战死。从事祭酒程畿独溯江退，众曰：“后追以至，宜解舫轻行。”畿曰：“吾在军，未习为敌（之）走，况从天子乎！”亦见杀。黄权偏军孤绝，遂北降魏。李异、刘阿等踵蹙先主，屯南山。先主改鱼复曰永安。丞相亮闻而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使不东行；既复东行，必不颠危矣！”

八月，司徒靖卒。是岁，骠骑将军马超亦卒，临没上疏曰：“臣宗门二百余口，为孟德所诛略尽，唯从弟岱当为微宗血食之系，深托陛下。”岱官至平北将军。拜彤子金左中郎将。

冬十月，诏丞相亮营南北郊于成都。孙权闻先主在白

帝，甚惧，遣使请和。先主使太中大夫南阳宗玮报命。十有一月，先主寝疾。十有二月，汉嘉太守黄元，素亮所不善，闻先主疾病，虑有后患，举郡拒守。

三年春正月，召丞相亮于成都，诏亮省疾于永安。元烧临邛城，治中从事杨洪启太子遣将军陈曷、郑绰由青衣水伐元，灭之。二月，亮至永安。先主谓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对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太子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亮与尚书令李严并受寄托。

夏四月，先主殁于永安宫，时年六十三。亮表后主曰：“大行皇帝迈仁树德，覆育无疆。昊天不吊，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号咷，如丧考妣。乃顾遗诏，事惟太宗。百寮发哀，三日除服，到葬复服。其郡国守、相、令、长、丞、尉三日除服。”五月，梓宫至成都，谥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

譔曰：汉末大乱，雄杰并起。若董卓、吕布、二袁、韩、马、张杨、刘表之徒，兼州连郡，众逾万计，叱咤之间，皆自谓汉祖可踵，桓、文易迈。而魏武神武干略，戡屠荡尽。于时先主名微人鲜，而能龙兴凤举，伯豫君徐，假翼荆楚，翻飞梁、益之地，克胤汉祚，而吴、魏与之鼎峙。非英才命世，孰克如之！然必以曹氏替汉，宜扶信顺，以明至公；还乎名号，为义士所非。及其寄死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陈子以为“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

刘先主名备，字玄德，是涿郡涿县人，汉景帝子中山靖

王刘胜的后裔。刘胜的儿子刘贞，元朔二年封为涿郡陆成侯，因此在这里落户。祖父为刘雄，被举荐为孝廉，为东郡范县县令。父亲刘弘，早年夭亡。

刘备幼年丧父，与母亲靠贩鞋织席自谋生业。房舍东南角的篱笆上有一棵桑树，高五丈余，浓密茂盛，远远望去，宛如车上遮雨蔽日的圆盖，人们都感到奇异，有人说这里当出贵人。先主少年时曾与宗族中的孩子们在树下玩耍，说：“我一定要坐上车盖象这棵大树一样的羽葆盖车！”叔父刘敬对他说：“你不要胡言妄语，这样是会灭掉家门的！”十五岁时，母亲派他出去游学，他与宗人刘德然、辽西人公孙瓒一起师事原九江太守同郡人卢子干。刘德然的父亲刘元起经常资助先主，所受资助与刘德然相等。刘元起的妻子说：“彼此各是一家，怎么能常年如此！”元起说：“宗族中有这个孩子，他可不是个常人。”公孙瓒与先主非常要好，公孙瓒年长，先主按兄长对待他。先主喜爱走马纵犬、弹奏音乐和穿戴漂亮的衣服。身高七尺五寸，胳膊下垂可以超过膝盖，耳朵硕大能够自己看见耳廓。待人谦虚，喜怒不形于色。善于交结豪侠，年轻人争相附从于他。中山大商人张世平、苏双等见到他，认为他与众不同，给了他很多金钱，先主于是得以纠合徒众。河东人关羽云长、同郡人张飞益德都是他可以用来御侮的壮烈勇士。先主与他们二人寝则同床，食则共器，恩如弟兄，然而关羽、张飞在众人面前时则侍立终日。

中平元年，先主跟从校尉邹靖讨伐黄巾军有功，被授予安喜县尉。曾请求谒见督邮，没有得到允许，他就直接闯入，将督邮捆绑住，杖打二百，用绶带将督邮的脑袋栓在马

柳柱上，然后弃官逃命。不久，接受大将军何进的招募，因作战有功，授官下密县丞。后为高唐县尉，升迁为县令。公孙瓒为中郎将，上表荐举先主为别部司马，抵御冀州牧袁绍。多次荣立战功，被任为守（代理）平原县令，又进官为领平原相。郡民刘平以位居先主之下为耻，派刺客刺杀他。刺客佩服先主的品德，将情况告诉了先主，然后离去。北海相鲁国人孔融为黄巾军所围困，派遣太史慈向先主求救。先主说：“孔文举还听说过天下有刘备啊！”领兵前往救援。广陵太守下邳人陈登元龙，是太尉陈球的孙子，很有才华，轻视天下士人，他对功曹陈矫说：“家庭和睦，有德有行，我敬佩陈元方父子；冰清玉洁，有德有言，我敬佩华子鱼；博闻强志，奇伟卓荦，我敬佩孔文举；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我敬佩刘玄德。天下著名人材尽在于此。”徐州牧陶谦表荐先主为豫州刺史。陶谦病危时，对别驾东海人麋竺说道：“非刘备不能安此州。”陶谦去世，麋竺率领州人迎纳先主，先主没有允许。陈登进言说道：“现今汉朝皇室衰颓，海内倾覆，立功立事正在今日。本州殷富，户口百万，希望委屈您到本州统领州府事务。”先主说道：“袁术近在寿春，此人四世三公，为海内人士所归，可将州府事务交付此人。”陈登说道：“袁术骄慢豪纵，不是治理乱世的英主。现在我们愿意为您纠合步骑十万，上可以匡主济民，成就五霸之业；下可以割地守境，在青史上记录下功绩。假设您不听从我们意见，那我们也不敢听从您的意见。”孔融对先主说：“袁术岂是忧国忘家之辈？墓葬中的干枯尸骨，不足以介意！今日这件事，是百姓推举能者，天与不取，悔不可追。”先主于是领徐州牧。

建安元年，曹操表荐先主为镇东将军，封为宜城亭侯。先主与袁术进行交战，下邳守将曹豹反叛，下邳被吕布夺取。先主丧失了妻子儿女，带领军队转移至海西县。麋竺将妹妹进献为先主的夫人，另外还有奴客二千，并以金银宝物资助他，先主因而得以复振。后来与吕布连和，吕布返还他的妻子儿女。先主的部众达到万余人，移军于小沛。吕布对此很反感，自己率军攻打先主，先主归附了曹操。曹操任命他为豫州牧，扩大了他军队的规模，让他讨伐吕布。讨伐失利，吕布部将高顺再次掳获了先主的妻子儿女，送给了吕布。曹操派夏侯惇援助先主，也未能攻克。

建安三年，曹操亲自征讨吕布，将他生擒。吕布说：“假设让我为您统领骑兵，那么平定天下就不算一回事。”曹操陷于犹豫。先主说：“曹公对待吕布能做到丁建阳、董太师那样的程度吗？”曹操点头称是。吕布眼看着先主说道：“大耳人是最不可信的！”于是杀了吕布。先主又得到了妻子儿女，随从曹公回到许都，被任命为左将军。曹操对他的礼节非常重，出门则一同乘车，入坐则在同一席上。又给关羽、张飞授官，都是中郎将。曹操的谋臣程昱、郭嘉劝说曹操杀掉先主，曹操担心令英豪失望，没有同意。

袁术自淮南欲经徐州向北投靠袁绍，曹操派遣先主拦截进击袁术。尚未到达，袁术已经病死。先主还未出军时，献帝的舅父车骑将军董承接到了献帝藏在衣带中的密诏，要求杀死曹公。董承先与先主以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同谋，因为先主将要出征袁术，所以没有发动。曹操曾在闲谈中对先主说：“天下英雄，只有你与我二人。本初（袁绍）之流，根本就算不上数。”先主正在吃饭，闻听

此言，惊讶得失手掉下汤匙和筷子。这时正巧赶上天上雷声震响，先主说道：“孔圣人言‘迅雷风烈必变’，真有这回事啊。一震之威，竟然到了这种程度！”曹操也很后悔失言。先主回到公廨，曹操派人窥视，见他正在将葱与杂草分开，让仆役干活，因为干得不端正，正举杖打仆役。曹操说道：“大耳翁还没有发觉我的意图。”当夜，先主紧急东行，程昱、郭嘉再次建言杀死先主，曹操派人快马追赶，没有赶上。先主于是杀死徐州刺史车胄进行叛乱，留下关羽暂时代理下邳太守职务，自己回到沛县。而董承等人因谋泄被杀。

先主领兵数万，派遣从事北海人孙乾与袁绍相联结。曹操派遣将军刘岱、王忠攻击他们，没有攻克。建安五年，曹操东征先主，先主战败，妻子儿女以及关羽被俘获。先主奔逃到青州，刺史袁谭在路旁奉迎，并骑马奔驰将这个�息报告了父亲袁绍，袁绍亲自离开邺城二百里与先主相见。曹操很欣赏关羽的勇锐，拜他为偏将军。当初，关羽跟先主随从曹操包围吕布于濮阳。这时秦宜禄正为吕布向张杨求救，关羽向曹操提议：“我的妻子没有生儿子，攻下城后，请求将秦宜禄的妻子纳为我的侧室。”曹操答应了这个要求。等到了城门口，关羽又说了一遍。曹操怀疑他好色，自己自将秦宜禄的妻子纳为侧室。后来先主与曹操狩猎，关羽欲借打猎之机杀死曹操。先主为天下人感到可惜，没有听从。所以关羽常常心怀忧惧。曹操察觉到他心神不安，派将军张辽询问他的真实想法。关羽叹息说道：“我很清楚曹公待我厚道，然而刘将军（刘备）于我有恩，我誓愿与他共死，不能背叛他。不过我也要立功报效曹公。”曹操听说之后很钦佩他的义气。这年，袁绍征伐官渡，派遣骁将颜良于白马攻打东

郡太守刘延。曹操派遣张辽、关羽为先锋。关羽望见颜良的旌旗和车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级而还，袁绍的部将无人能敌，于是刘延得以解围。曹操当即上表封关羽为汉寿亭侯，加以重赐。关羽将所得赏赐全部封还曹操，写信告辞而归附先主。曹操周围的人打算追赶他，曹操说道：“彼此已经各自选择了主人。”

先主劝说袁绍南连荆州牧刘表，袁绍派他率领自己的军队到达汝南。曹操派部将蔡杨进击先主。先主对他说：“我的势力虽然不大，但即使你们百万军队来到，也不会把我怎样；曹孟德如果单车前来，我自会离去。”蔡杨等人一定坚持交战，结果为先主所杀。

曹操击破袁绍之后，亲自率军南征汝南。先主派遣麋竺、孙乾前往刘表处。刘表亲至郊外迎接，待以上宾之礼，让他们屯驻于新野。颍川人徐庶向先主引荐琅琊人诸葛亮，说道：“孔明是一条卧龙，将军愿意见见他吗？”先主答道：“您与他一起来吧。”徐庶又说道：“此人可以前往见，不可屈尊招来。”先主于是拜访诸葛亮，前后总共去了三次才见到。于是屏退旁边的人说道：“汉室危亡，奸臣盗用皇帝的命令，皇帝蒙受风尘之苦。我没有估量自己的德行和力量，想要伸张大义于天下；然而我智谋短浅，能力有限，因此遭到挫折和失败，以至到了今日的地步，但我的志向还没有消失。你说我应该怎样提出计策？”诸葛亮对答说：“自从董卓之乱以来，各地豪杰纷纷起兵，跨州连郡割据一方的势力数不胜数。曹操与袁绍相比，名望低微而兵力薄弱，然而曹操最终能够打败袁绍，由弱为强，虽然有天时的因素，但也是人谋的作用。现今曹操已经拥有百万之众，挟持天子以号

令诸侯，这确实不能与他较量。孙权占据有江东地区，已经历了三代，地势险要，人民归附，贤能的人士受到任用，这只能把他作为外援而不可加以图谋。荆州北面有汉水、沔水，向南可以取得直至南海之间地带的物资财富，东面与吴郡、会稽郡相连，西面通向巴郡、蜀郡。这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然而他的主人刘表却不能守住，这大概是用以资助将军的。益州关隘险要，沃野千里，是天府之土，高祖凭借它建成了帝业。刘璋昏庸懦弱，张鲁处在他的北面，虽国家富裕人口众多却不知道抚恤爱惜，贤能的人士都希望得到一个英明的君主。将军已经是皇帝的后代，信义闻名于四海，广泛招纳英雄豪杰，思慕贤才如饥似渴。如果能占据荆州、益州，据守住险要的地方，西面与各少数民族和好，南面安抚好夷越民族，对外与孙权结盟，对内改革政治；天下形势一有变化，就命一员上将率领荆州的军队向宛县和洛阳进攻，将军亲自率领益州的军队出师秦川，天下谁能不箪食壶浆以迎接将军呢！果真像这样的话，那么您称霸的大业就可以成功，汉朝的皇室就可以复兴了。”先主说道：“讲的好。”从此，先主与诸葛亮的情谊一天比一天好，他自己觉得就像如鱼得水。

建安十三年，刘表去世，小儿子刘琮继位。曹操南征，刘琮派遣使者请求投降。先主驻屯于樊城，没有想到曹操会突然来到；及至到达宛城时，先主才知道，遂率领众人离去。等到了当阳，部众十余万人，车数千辆，每天行进才十余里。另外派遣关羽乘船而行，约定于江陵会面。有人对先主说：“应该快速行进。虽然拥有大队人马，但能披甲上阵打仗的很少，曹操的军队来到，用什么抵御他们？”先主说

道：“要想办成大事，应以人为本，如今别人归附于我，我怎能忍心抛弃他们！”曹操因江陵有军用器械和粮饷，担心先主占据，就丢弃辎重，以轻骑五千追赶先主，一日一夜行进了三百里，于当阳县的长坂赶上了先主。先主丢下妻子儿女，与诸葛亮、张飞等数十骑逃走。曹操全部俘获了他率领的民众，又急忙追赶先主。张飞据水断桥，横马按矛说道：“我就是张益德，可以前来决死！”曹军这才停止。先主从斜道直趋汉津，正巧与关羽的船队碰见；赵云亲自抱着先主的幼子后主，还带着先主的甘夫人，一起到达了济沔。诸葛亮说：“事情很危急了！我请求奉命向孙将军求救。”这时孙权驻军于柴桑，既佩服先主的大名，又喜欢诸葛亮的奇雅，当即派遣周瑜、程普率水军三万协助先主抗拒曹操，大破曹操军队于赤壁，焚烧了他们的船只。曹操领军北归。

先主以刘表长子江夏太守刘琦为荆州刺史。先主南征平定了荆州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全部投降。庐江雷绪率部曲数万口叩头归降。刘琦病死，先主领荆州牧，治于公安县。孙权将妹妹嫁给他，刘备夫妻恩爱，情意缠绵。先主任命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督领南三郡政事；以关羽为荡寇将军，领襄阳太守，住于江北；张飞为征虏将军，宜都太守。当初，先主失败东逃的时候，径直前往鄂县，没有自己的一块土地。关羽责怪说：“早早听从我打猎时说的话，就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先主说道：“你怎么知道这就不是福分呢？”及至得到荆州，又拥有了大批民众。

孙权派遣使者要求共同伐蜀，又说：“我非常愿意我们能够成为一家，诸葛孔明的母亲、兄长在吴地，可以让他们

合在一起。”主簿殷观说：“如果作为吴军的先驱而伐蜀地，那就大事去矣。现在只能赞成伐蜀的意见，不过可以推托说刚刚占据诸郡，还不能轻举妄动，对方肯定不会越过我们而去伐蜀。”先主于是回报孙权说：“刘璋为人不明智，得罪了您身边的人，希望将军高风亮节，对上匡正汉朝，对下辅佐宗室。假设一定要发动战争，刘备我不敢从命，我愿意披发退隐于山林。”孙权果然最后中止了伐蜀的计划。殷观被迁官为别驾。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刘璋派遣法正迎接先主，于是先主遂西入益州。

建安十九年，先主克平蜀地。蜀中富饶繁盛，先主置酒大会群臣，宴请三军。收取蜀地城中民众的金银，用以颁赐将士，以谷帛偿还民众金银的价钱。赐诸葛亮、法正、关羽、张飞金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万匹，其余各赏赐不一。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法正为扬武将军、蜀郡太守，关羽为督荆州事，张飞为巴西太守，马超为平西将军，对许靖则不拟任用。法正劝说刘备道：“有的人获有虚名而无其实，许靖就是这样的人。然而他的空名早已传播海内，如果不加任用，别人将会说您轻视士人。”这才将许靖任为长史。以庞羲为司马，李严为犍为太守，费观为巴郡太守。征召益州太守南郡人董和为掌军中郎将，巴郡太守汉嘉人王谋为别驾，广汉人彭蒙为治中。辟召零陵人刘巴为西曹掾，广汉长黄权为偏将军。于是诸葛亮成为先主的股肱之臣，法正成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成为爪牙，许靖、庞羲以及麋竺、简雍、孙乾、山阳人伊籍成为宾友。董和、李严、黄权，原本是刘璋所任用的官属；吴懿、费观，

原为刘璋的姻亲；彭篆，曾受到过刘璋的排斥；刘巴，素来为刘备所忌恨；他们都处于显要职位，得以才尽其能，有志之士，无不争相劝勉。

众僚属劝先主纳刘瑁的妻子为侧室，先主嫌她是同族。法正说：“要论起亲疏的话，你们这种关系哪里比得上晋文公与其叔晋怀公子圉的关系（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晋文公是子圉之叔，尚且娶其妻；主公与刘瑁仅为远房宗室，娶其妻有何不可）！”先主听从了这个意见。法正到蜀郡任职之后，睚眦之怨，一餐之惠，无不报复。有人对诸葛亮说：“法正在蜀郡过于放纵横行，将军应该报告主公。”诸葛亮说：“主公在公安县的时候，北面畏惧曹操的强大，东面害怕孙权的逼迫，内部顾虑孙夫人兴变于肘腋之下。法正迎接主公进入益州，于是腾飞翱翔，无人可以控制。为何要禁止法正使他不得遂行其志呢？”孙夫人才捷刚猛，具有诸位兄长的风范，侍婢有百人之多，全都持剑侍立。先主每次下车，内心常怀凛惧。法正劝先主将孙夫人归还东吴。

建安二十年，孙权派人通报先主，希望得到荆州。先主回报说：“我正在图谋凉州，等凉州平定，再将荆州交与你。”孙权发怒，派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先主东下公安，命令关羽南下益阳。正巧赶上曹操攻入汉中，张鲁逃走于巴西，黄权进言说道：“如果丧失汉中，那么三巴就将受到威胁，这是在割蜀人的股肱和臂膀。”于是先主与吴言和，将荆州分割：江夏、长沙、桂阳东属于吴；南郡、零陵、武陵西属于蜀。先主领军回到江州。以黄权为护军前往迎接张鲁，但张鲁已经北降曹操。黄权击破曹操所任命的三巴太守杜濩、朴胡、袁约等人。曹操留下征西将军夏

侯渊、益州刺史赵颙以及张郃镇守汉中，曹操东还。张郃屡次侵犯抢掠巴界，先主命令张飞等人进军宕渠的蒙头抵御张郃，相持了五十余日。张飞从他道邀击张郃，双方交战于阳石，于是大破张郃所部。张郃遗失战马，翻山越岭，独自率领麾下十余人从小道逃回南郑。

建安二十一年，先主返回成都。

建安二十二年，蜀郡太守法正进言：“曹操一举收降张鲁，平定汉中，却没有乘势图谋巴、蜀，而留下夏侯渊、张郃镇守汉中，自己迅速北还，并非他的智谋想不到，而是力量不足，将要内有忧患进行逼宫了。现在我估计夏侯渊、张郃的才略比不上我们的将帅，率领军队前往征讨，一定可以擒获他们。这是上天将他们赐予我们，时机不可丧失。”先主听从了这个意见，先主又向儒林校尉巴西人周群询问讨敌之策。周群回答说：“可以得到那里的土地，但得不到那里的民众；如果只出动偏师，必定不利。”先主于是实施进攻。诸葛亮居城留守，保证粮食和兵员的供应。

建安二十三年，先主下令紧急征发兵员。军师诸葛亮为此向从事犍为人杨洪提出询问。杨洪对答道：“汉中是蜀地的咽喉，是我们存亡的枢机，如果没有了汉中，那就等于没有了蜀地。这是家门之祸，男子应当参加战斗，女子应当参加运输，征发兵员还有何疑问！”诸葛亮鉴于法正随从刘备出征，向先主报告，请以杨洪代理蜀郡太守，后来就给予了正式任命。当初，杨洪为犍为太守李严的功曹，离开本郡数年，已经成为了蜀郡太守，而李严仍旧在原职；蜀郡人何祗为杨洪的门下书佐，离开了本郡数年，已经升为广汉太守，而杨洪仍旧任原官。因此西土人士都佩服诸葛亮能够延揽拔

用优秀人材。后来杨洪、何祗一起在诸葛亮门下会面，杨洪对何祗说：“你的马是如何奔驰的？”何祗回答说：“作为故吏我的马算不上奔驰，只是您的马没有前进罢了。”

建安二十四年，先主平定汉中，斩杀夏侯渊。张郃率领官吏和民众内迁。先主派遣部将吴兰、雷同进入武都，全部战败。开始实行举荐茂才。这时州后部司马张裕也懂得占卜术，由于漏泄密言，称先主所得蜀地，寅卯之间就会丧失，汉朝的凶年在庚子，所以被杀。曹操进爵为魏王，西征汉中，他听说了法正的策谋，说道：“我早就知道刘玄德办不成此事。”又说：“我差不多将奸雄收揽略尽，偏偏没有得到法正！”

群僚属上表请先主为汉中王、大司马。以许靖为太傅，法正为尚书令，零陵人赖恭为太常，南阳人黄柱为光禄勋，王谋为少府，武陵人廖立为侍中，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全都授给节钺。又以黄忠为后将军，赵云为翊军将军。其余各人都进封了官号。军师诸葛亮说：“黄忠名望本来不能与关羽、张飞、马超相提并论。现在张飞、马超就在跟前，亲眼看见了他的功劳，还比较容易明白您的旨意；关羽距离这里遥远，他听说了这个消息，恐怕一定不高兴。”先主说：“我自己向他解释。”这时关羽从江陵出发，于樊城包围了曹仁，刘备派遣前部司马犍为人费诗拜他为假节。关羽发怒说：“大丈夫无论如何也不能与老兵黄忠同列！”不肯受拜。费诗对他说：“过去萧何、曹参与刘邦是幼年旧友，陈平、韩信亡命后才归汉，论他们的职位韩信地位最高，但没有听说过萧何、曹参因此而生怨恨。现在大王以一时之功而尊崇汉升（黄忠字），难道内心对他的重

视能够与您相等吗？大王与您好比是两人一体，祸福与共。要让我说的话，您不宜计较官号的高下，爵禄的多少。”关羽当即拜受了旄节。当初，关羽听说马超来降，因为不是平素旧交，就写信给诸葛亮询问他的人材。诸葛亮知道关羽嫉妒别人位居自己之上，就回答说：“马超属于黥布、彭越之流的人才，是一世之杰，当与张飞并驱争先，犹如比不上你的美髯绝伦一样。”关羽读罢信十分欣喜，将信传示给宾客。关羽鬚髯很美，所以诸葛称他为“美髯”。关羽胳膊曾经中过流箭，每当遇到天阴就疼痛，医生说是箭锋有毒，必须开刀刮毒，病患才可解除。关羽当即伸出胳膊，让医生治疗。这时正巧关羽在会客，胳膊上鲜血流淌，盘子里血浆盈溢，然而关羽饮酒割肉，谈笑自若。

魏王派遣左将军于禁督七军三万人援救樊城，遇到汉水暴涨，全部为关羽所俘获。关羽又斩杀魏将庞德，威震北方。魏王甚至商议迁移许都以避其锐。孙权袭击江陵，蜀将傅士仁、南郡太守麋芳投降孙吴。关羽久攻樊城不下，魏右将军徐晃前来救援樊城，关羽退还，遂为孙权所杀。孙吴尽取荆州地盘，以刘璋为益州牧，驻扎于姊归。这一年，尚书令法正去世，谥号为翼侯。以尚书刘巴为尚书令。

建安二十五年春季正月，魏武王曹操去世，嗣王曹丕即位，改年号为延康。蜀国传闻汉帝被害，先主于是发丧，穿上孝服，追加谥号为孝愍皇帝。各地到处都在传言发现种种祥瑞。所以议郎阳泉亭侯刘豹、青衣侯向举、偏将军张裔、黄权、大司马属官殷纯、别驾赵笮，治中杨洪、从事祭酒何宗、议曹从事杜琼、劝学从事张爽、尹默、譙周等人上言：“河图洛书的符验，都经过孔子的甄别而给以记录。《洛书

甄耀度》说：‘赤三日德昌，九世会备，合为帝际。’《洛书宝号命》说：‘天度帝道备称皇’。又说：“周群的父亲未死之前，数次说西南方向有黄气，长数十丈，而且景云祥风都在北斗斗魁四星之下对应出现，与《河图》、《洛书》相合，必定会有天子出现。现今大王应运而生，与天神契合无二，希望您从速即位称帝，以此安宁海内。”先主没有允许。冬季，魏王曹丕即皇帝位，改年号黄初，汉献帝退位称为山阳公。

章武元年，即魏国的黄初二年。春季，太傅许靖、安汉将军麋竺、军师将军诸葛亮、太常赖恭、光禄勋黄柱、少府王谋等人劝先主继承汉代皇统，即位称帝号。先主不答应。诸葛亮进言说道：“过去吴汉、耿弇等人劝世祖即帝位，世祖辞让。耿纯进言道：‘天下英雄殷切仰望，希望能有所满足。如果不顺从大家的建议，士大夫就会各自归去寻找自己的主人，没有人再跟从您了。’世祖由此受到震动。现今曹氏篡夺汉朝，天下无主，大王起而继承汉代皇统，正是目前应该做的事情。士大夫们之所以随从大王久历艰难吃苦耐劳，亦如耿纯所言，希望能多少使自己的功劳得到封赏。”先主这才听从了他的建议。诸葛亮与博士许慈、议郎孟光选择良辰吉日，确定了有关的礼仪。费诗上疏说道：“殿下鉴于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所以才不远万里，寄居他乡，纠合士众，用以讨贼。如今大敌尚未克服，而自己首先称帝，恐怕招致别人疑惑。过去高祖与项羽约定，谁先击破秦朝谁就称王，及至攻入咸阳，俘获了子婴，还在相互推让，不肯称王；况且现今殿下尚未出门，便打算自立为帝。愚臣我实在认为殿下不应该采取此策。”朝廷将费诗降职为部永昌

从事。

夏季四月丙午日，先主即帝位，大赦天下，改元章武。以诸葛亮为丞相，授与假节，录尚书事；许靖为右司徒；张飞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进封西乡侯；马超为骠骑将军，领凉州刺史，封麋乡侯，北督临沮；偏将军吴懿为关中都督；进魏延为镇北将军；李严为辅汉将军，襄阳人马良为侍中，杨仪为尚书，蜀郡人何宗为鸿胪。设立汉朝宗庙，袷祭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五月辛巳日，册立皇后吴氏——吴懿之妹，是刘璋之兄刘瑁的妻子。立儿子刘禅为皇太子。六月，立儿子刘永为鲁王，刘理为梁王。

先主将要东征以为关羽报仇，命令张飞率领巴西兵万人，带至江州会师。张飞的帐下将张达、范强杀死了张飞，带着他的首级投奔孙吴。当初，张飞、关羽勇冠三军，俱称万人之敌。关羽能善待地位微贱之人，但在士大夫面前很傲慢；张飞很敬爱君子，然而不体恤地位微贱之人，二人都因此而导致惨败。先主经常告诫张飞说：“你刑杀过度，鞭撻军卒，还把他们放在自己的身边，这是取祸之道。”张飞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被杀。先主听说张飞军营的都督有上表，就说道：“唉，张飞死了！”命令丞相诸葛亮代理司隶校尉。

秋季七月，先主讨伐东吴。群臣大多数都进行谏阻，先主不采纳。广汉人秦宓上书陈述天时必无其利，先主发怒，将他拘捕投入监狱。孙权送来书信请和，先主不听。孙吴的将领陆议、李异、刘阿等人驻军于姊归，蜀汉的左右领军南郡人冯习、陈留人吴班自建平攻破李异等人，驻军于姊归。武陵的五溪蛮夷派遣使者请求刘备出兵。

章武二年春季正月，先主驻军于姊归，吴班、陈戒等水军屯驻于夷陵，形成夹长江东西两岸进击的态势。二月，将要进发时，黄权谏阻道：“吴人剽悍善战，而我水军顺流而下，进易退难。臣请求作为先头部队攻击敌寇，陛下应该在后面镇守。”先主不予听从，以黄权为镇北将军，督率江北的军队。先主连营而前，逐步推进，驻扎于夷道猇亭。派遣侍中马良经假山抚慰五溪蛮夷。

夏季六月，黄气出现，自姊归起，长十余里，宽十余丈。以后十多日，即与吴军交战，先主败绩，冯习以及将领张南全部战死。先主叹息道：“我打了败仗，这是天意啊！”弃船由步道返回鱼复。将军义阳人 彤担任殿后，兵众死亡殆尽，而傅彤胆气越发壮烈。吴军将领劝他投降，彤骂道：“吴狗，那里有汉朝将军投降的道理！”于是战死。从事祭酒程畿偏偏溯江而退，众人说道：“后面的追兵就要来到，应该放下船只轻装行进。”程畿说道：“我在军中还没有学习过被敌人逼迫逃走，何况是跟从天子呢！”也被敌人杀死。黄权因为是孤立无援的偏师，于是北降于魏国。李异、刘阿等人紧跟先主退却，屯驻于南山。先主改鱼复为永安。丞相诸葛亮听到失败的消息之后叹道：“法正如果还活着，那就能说服主上不让他东行；既使东行也肯定不致于颠危！”

八月，司徒许靖去世。这一年，骠骑将军马超也去世，临死前他上疏说：“臣下我宗门之内二百余口，被曹操几乎杀尽，唯有从弟马岱是我衰弱宗门之内传宗接代的根子，我郑重托付于陛下。”马岱官至平北将军。傅彤的儿子傅奂被拜官为左中郎将。

冬季十月，皇帝下诏命令丞相诸葛亮于成都营建祭祀天地的场所。孙权听说先主在白帝，很害怕，派遣使者请和。先主派遣太中大夫南阳人宗玮回复使命。十一月，先主卧病不起。十二月，汉嘉太守黄元举郡抗拒朝廷，因为他素来为诸葛亮所不喜欢，听说先主病情加剧，顾虑有后患。

三年春季正月，征召丞相诸葛亮于成都，命令他前来永安省视先主的病情。黄元焚烧临邛城，治中从事杨洪请求太子派遣将军陈谄、郑绰由青衣水进兵讨伐黄元，消灭了叛军。二月，诸葛亮到达永安。先主对他说：“你的才能十倍于曹丕，必定能安宁国家，最终完成大事。如果继位的嗣子可以辅佐，你就辅佐他；如果他不成器，你可以取而代之。”诸葛亮流着眼泪回答说：“臣愿意竭尽股肱之力，效以忠贞之节，最后付出以生命。”先主又下诏敕令太子说：“你与丞相共事，对待他就像对待父亲一样。”诸葛亮与尚书令李严一起接受了先主的寄托。

夏季四月，先主死于永安宫，时年六十三岁。诸葛亮上表后主说：“大行皇帝（皇帝刚死还没有谥号称为大行皇帝）仁高德重，抚育无疆。然而上天不予怜悯，于本月二十四日溘然而逝。臣妾们号啕痛哭，如丧考妣。顾念遗诏，要求丧事遵循太宗（汉文帝）的规定办理。文武百僚的哀悼，三日之后即可除去丧服，到下葬的时候再穿丧服。各郡国的郡守、国相、县令、县长以及丞、尉都是三日之后除去丧服。”五月，皇帝灵柩到达成都，谥号为昭烈皇帝。秋季八月，下葬于惠陵。

撰者评论说：汉末天下大乱，英雄豪杰同时起兵。像董卓、吕布、袁绍、袁术、韩遂、马腾、张杨、刘表之流，占

据的地盘跨州连郡，拥有的部众数以万计，他们在叱咤风云的时候，都自认为汉高祖的事业可以紧接着出现，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容易超过。魏武帝曹操具有英武大略，将群雄扫荡殆尽。在这个时候，先主名微人轻，然而他能够举兵起事，历任豫州牧、徐州牧两职，凭借荆楚之地，占据梁州、益州之地，继承了汉朝皇统，孙吴、曹魏与蜀汉一起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如果不是英才命世，谁能做到这些！然而对于曹氏代替汉朝，应该扶持信顺天道之人（意思是说刘备不该自称皇帝），以表明大公无私；至于交还官爵印玺，则为义士们所非议。及其临死之前将整个国家和辅佐太子的大事委托给诸葛亮，而毫不怀疑，陈寿先生认为这是“君臣都出于最大的公心，是古今最好的楷模”。

华阳国志卷七

刘后主志

后主讳禅，字公嗣，先主太子，甘夫人所生也。袭位时年十七。

建兴元年夏五月，后主即位，尊皇后吴氏曰皇太后。大赦，改元，——于魏黄初四年，吴黄武二年也。立皇后张氏，车骑将军飞女也。封丞相亮武乡侯；中〔都〕护（军）李严假节，加光禄勋，封都乡侯，督永安事；中军师、卫尉鲁国刘琰亦都乡侯；中护军赵云，江州都督费观，屯骑校尉、丞相长史王连，中部督襄阳向宠，及魏延、吴懿，皆封都亭侯；杨洪、王谋等关内侯。

南中诸郡并叛乱，亮以新遭大丧，未便加兵。遣尚书南阳邓芝固好于吴。吴主孙权曰：“吾诚愿与蜀和亲，但主幼国小，虑不自存。”芝对曰：“吴、蜀二国之地，吴有三江之阻，蜀有重险之固。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一时之杰。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峙。大王如臣服于魏，魏则上望大王入朝，其次求太子入侍；若其不从，则奉辞伐叛，蜀必顺流，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吴主大悦，与蜀和报，使聘岁通。芝后累往，权曰：“若灭魏之后，二主分治，不亦乐乎！”芝对曰：“灭魏之后，大王未深识天命者，战争方始耳。”权曰：“君之诚恳，乃至于此！”书与亮曰：“丁宏谗张，阴化不实。和合二国，惟有邓芝。”

二年，丞相亮开府，领益州牧，事无巨细，咸决于亮。

亮乃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究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乎封域之内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劝戒明也。辟尚书郎蒋琬及广汉李邵、巴西马勋为掾，南阳宗预为主簿，皆德举也；秦宓为别驾，犍为五梁为功曹，梓潼杜微为主簿，皆州俊彦也。而江夏费祎、南郡董允、郭攸之始为侍郎，赞扬日月。

吴遣中郎将张温来聘，报邓芝也。将返命，百官饯焉。惟秦宓未往，亮累催之。温问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学士也。”及至，温问宓曰：“君学乎？”答曰：“五尺童子皆学，何况小人！”温曰：“天有头乎？”[宓曰：“有之”。温曰：]“在何方也？”宓曰：“《诗》云，‘乃眷西顾’，知其在西。”又曰：“天有耳乎？”宓曰：“《诗》不云乎：‘鹤鸣九皋，声闻于天。’若（无其）[其无]耳，何以听之？”又曰：“天有足乎？”曰：“《诗》不云乎：‘天步艰难，之子不犹。’若其无足，何以步之？”又曰：“天有姓乎？”曰：“姓刘。”“何以知之？”曰：“其子姓刘。”又曰：“日生于东乎？”曰：“虽生于东，终没于西。”答问如响之应声，温大敬服。宓亦寻迁右中郎将、长水校尉、大司农。

三年春，长水校尉廖立坐谤讪朝廷，（改）[废]徙汶山。立自荆州与庞统并见知，而性傲侮，后更冗散，怨望，故致黜废。三月，亮南征四郡，以弘农太守杨仪为参军从行，步兵校尉襄阳向朗为长史，统留府事。秋，南中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冬，亮还至汉阳，与魏降人李鸿相见，说新城太守孟达委仰于亮无已。亮方北图，欲招达为外援，

谓参军蒋琬、从事费诗曰：“归当有书与子度相闻。”诗曰：“孟达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后奉先帝，背叛，反覆之人，何足与书！”亮不答。诗数率意而言，故凌迟于世。十有二月，亮至。群官皆道迎，而亮命侍郎费祎参乘，祎官小年幼，众士于是莫不易观。

四年，永安都（护）〔督〕李严还督江州，城巴郡大城，以征西将军汝南陈到督永安，封亭侯。是岁，魏文帝崩，明帝立。

五年，魏太和元年也。春，丞相亮将北伐，上疏曰：“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咸追先帝之遇，欲报之陛下也。先帝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帅奖三军，北平中原，庶竭弩钝，攘除奸凶，克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于陛下。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陛下亦宜自谋，谘询善道，察纳雅言，不宜引喻失谊，以塞忠谏之路也。”又曰：“亲贤臣，远小人，先汉所以兴隆；昵小人，疏君子，后汉所以倾覆。侍中郭攸之、费祎、侍郎董允，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斟酌规益，进尽忠言，则其任也。宫省之事，悉以谘之，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也。”以尚书南阳陈震为（中）〔尚〕书令，治中张裔为留府长史，与参军蒋公琰知居府事。二月，亮出屯汉中，营沔北阳平、石马。以镇北将军魏延为司马。

六年春，丞相亮扬声由斜谷道取郿，使镇东将军赵云、中监军邓芝据箕谷为疑军。魏大将军曹真举众当之。亮身率

大众攻祁山。赏罚肃而号令明。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郃拒亮。亮使参军襄阳马谡、裨将军巴西王平及张休、李盛、黄袭等在前，违亮节度，为郃所破，平独敛众为殿。而云、芝则不利。亮拔，将西县千余家还汉中，戮谡及休、盛以谢众，夺袭兵，贬云秩，长史向朗以不时臧否免罢；超迁平参军，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统（军）五（年）[部]。亮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窃非惧，亲秉旄钺，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令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臣授任无方，《春秋》责帅，职臣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于是以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辟天水姜维为仓曹掾，加奉义将军，封当阳亭侯。亮书与长史张裔、参军蒋琬，称维曰：“姜伯约西州上士，马季长、李永南不如也。”

七年春，丞相亮遣护军陈式攻武都、阴平。魏雍州刺史郭淮出，将击式。亮自至建威，淮退，遂平二郡。后主诏策亮曰：“街亭之败，咎由马谡，而君引愆，深自抑损，重违君意，听顺所守。前年耀师，馘斩王双，今岁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氏羌，兴复二郡，威震凶暴，功勋赫然。复君丞相，君其无辞。”夏四月，吴主孙权称尊，遣卫尉陈震庆问。吴与蜀约分天下。冬，城汉、乐。

八年春，丞相亮以参军杨仪为长史，加绥（远）[军]将军，迁姜维护军、征西将军。秋，魏大将军司马宣王由西城，征西车骑将军张郃由子午，大司马曹真由斜谷，三道将攻汉中。丞相亮军成固，表进江州都（护）[督]李严骠骑将军，将二万人赴汉中。严初求以五郡为巴州，书告亮，言魏大臣陈群、司马懿并开府，亮乃加严中都护，以严子丰为

江州都督。大雨道绝，真等还。丞相亮以当西（北）征，因留严汉中，署留府事。严改名平。

丞相司马魏延、将军吴懿西入羌中，大破魏后将军费曜、雍州刺史郭淮于阳溪。延迁前军师、（镇）〔征〕西〔大〕将军，封南郑侯。懿左将军、高阳乡侯。徙鲁王永为甘陵王、梁王理为安平王，皆以鲁、梁在吴分故也。

九年春，丞相亮复出围祁山，始以木牛运。参军王平守南围。司马宣王拒亮，张郃拒平。亮虑粮运不继，设三策告都护李平曰：“上计断其后道，中计与之持久，下计还住黄土。”时宣王等粮亦尽。盛夏雨水，平恐漕运不给，书白亮宜振旅。夏六月，亮承平旨引退。张郃至青封交战，为亮所杀。秋八月，亮还汉中。平惧亮以运不辨见责，欲杀督运（领）岑述，惊问亮何故来还；又表后主，言亮“伪退”。亮怒，表废平为民，徙梓潼；夺平子丰兵，以为从事中郎，与长史蒋琬共知居府事。时费祎为司马也。

十年春，丞相亮休士劝农。车骑将军刘琰与军师魏延不和，还成都。秋，旱，亮练兵讲武。

十一年，魏青龙元年也，丞相亮治斜谷〔邸〕阁，运粮谷口。

十二年春，丞相亮以流马运，从斜谷道出武功，据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志不伸，乃分兵屯田，为久住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百姓安堵，军无私焉。秋八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还葬汉中定军山，冢足容棺，敛以时服。谥曰忠武侯。

（镇）〔征〕西大将军魏延与长史杨仪素不和。亮既恃延勇猛，又惜仪筹画，不能偏有所废，常恨恨之，为作

《甘戚论》，二子不感。延常举刃拟仪，仪涕泪交流。惟护军费祎和解中间，终亮之世，尽其器用。仪欲案亮成规，将丧引退，使延断后，姜维次之。延怒，举军先归南郑，各相表反。留府长史蒋琬、侍中董允保仪疑延，延（逆欲）〔欲逆〕击仪，仪遣平北将军马岱讨灭延。〔初〕，延自以武干，常求将数万别行，依韩信故事，亮不许，以亮为怯。及仪将退，使费祎造延，延曰：“公虽亡，吾见在，当率众击贼，岂可以一人亡废国家大事乎！”使祎报，仪不可，故欲讨仪。

仪帅诸军还成都。大赦。以吴懿为车骑将军，假节，督汉中事。初，亮密表后主，以仪性狷狭，“若臣不幸，可以蒋琬代臣”。于是以琬为尚书令，总统国事，以仪为中军师，司马费祎为后军师，征西姜维为右监军、辅汉将军，邓芝前军师、领兖州刺史，张翼前领军，并典军政。

廖立在汶山闻亮卒，垂泣曰：“吾终为左衽矣！”李平亦发病死。初，立、平为亮所废，安奄没齿，常冀亮当自补复，策后人不能，故感愤焉。

十三年，拜尚书令蒋琬为大将军，领益州刺史；以费祎为尚书令。时新丧元帅，远近危悚，琬超登大位，既无戚容，又无喜色，众望渐服。侍（郎）〔中〕董允兼虎贲中郎将，统宿卫兵。军师杨仪自以年宦在琬前，虽同为参军、长史，已常征伐勤苦，更处琬下，（书）〔殊〕怨望，谓费祎曰：“公亡际，吾当举众降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耶！”祎表其言，废徙汉嘉。仪又上书激切，遂行仪重辟。

吴以亮之卒也，增巴丘守万人，蜀亦益白帝军。右中郎宗预使吴，吴主曰：“东之与西，共为一家，何以益白帝守？”预对曰：“东增巴丘之戍，蜀益白帝之兵，俱事势宜

然，不足以相问也。”

十四年，夏四月，后主西巡至湔山，登坂观汶川之流。武都氏王符健请降，将军张尉迎之，过期不至，大将军琬忧之，牙门将巴西张嶷曰：“健求附款至，必无返滞。闻健弟狡，不能同功，各将乖离，是以稽耳。”健弟果叛就魏。健率四百家随尉，居广都县。

十五年，魏景初元年也。夏六月，皇后张氏薨，谥曰敬哀。是岁，车骑将军吴懿卒，以后典军、安汉将军王平领汉中太守，代懿督汉中事。懿从弟班，汉大将军何进官属吴匡之子也，名常亚懿，官至骠骑将军，持节，（乡）[绵竹]侯。时南郡辅匡（光）[元]弼、（零陵）刘邕南和，官亦至镇南将军；颍川袁琳、南郡高翔至大将军，琳征西将军。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张氏，敬哀皇后妹也。大赦，改元。立子璿为太子，瑶为安定王。以典学从事巴西谯周为太子家令，梓潼李譔为仆（射），皆名儒也。冬十二月，大将军琬出屯汉中，更拜王平以前护军署大将军府事，尚书仆射李福为前监军，领大将军司马。

（延熙）二年春三月，进大将军琬大司马，开府，辟治中从事犍为杨（义）[羲]为东曹掾。（义）[羲]性简，琬与言，时不应答，群吏以为慢。琬曰：“夫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从后言，古人所戒。（义）[羲]欲赞吾是耶，则非本心；欲反吾言也，则显吾之非，是以嘿然。此（义）[羲]之快也。”督农杨敏常毁琬：“作事愤愤，诚非[及]前人也。”或以白琬，琬曰：“吾信不如前人。”主者白，乞问：“愤愤”状。琬曰：“苟其不如，则愤愤矣，复何问也？”后敏坐事下狱，人以为必死，琬心无适莫。是以上下

辑睦，归仰于琬，蜀犹称治。辅汉将军姜维领大司马〔司马〕，（是岁）西征入羌中。〔是岁〕，魏明帝崩，齐王即位。

（延熙）三年，魏正始元年也。安南将军马忠率越嵩太守张疑平越嵩郡。

四年，冬十月，尚书令费祎至汉中，与大司马琬谘论事计，岁尽还。

五年，春正月，姜维还屯涪县。大司马琬以丞相亮数入秦川，不克，欲顺沔东下征三郡，朝臣咸以为不可。安南将军马忠自建宁还朝，因至汉中宣诏旨于琬，琬亦连疾动，辍计。迁忠镇南大将军，封彭乡〔亭〕侯。

六年，大司马琬上疏曰：“臣既暗弱，加婴疾疹，奉辞六年，规方无成，夙夜忧惨。今魏跨带九州，除之未易。如东西犄角，但当蚕食；然吴期二三，连不克果。辄与费祎、马忠议，以为凉州胡塞之要，宜以姜维为凉州刺史，衔持河右。今涪水陆四通，惟急是赴，东北之便，应之不难。”冬十月，琬还镇涪。以王平为镇北大将军，督汉中事；姜维镇西大将军、凉州刺史。十有一月，大赦。迁尚书令费祎大将军，录尚书事；就迁江州都督邓芝车骑将军。

七年闰月，魏大将军曹爽、征西将军夏侯玄征蜀。王平白与护军零陵刘敏距兴势围。以大司马琬疾病，假大将军祎节，率军自成都赴汉中。旌旗启路，马人擐甲，羽檄交驰。严鼓将发，光禄大夫义阳来敏求共围棋。祎留意博奕，色守自若。敏曰：“聊试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辨贼者也。”比至，爽等退。命镇南将军马忠平尚书事。夏四月，安平王卒，子胤嗣。秋九月，祎还。

大司马琬以病故，让州职于费祎、董允。于是祎加大将

军，领益州刺史，允加辅国将军，守尚书令。允立朝，正色处中，上则匡主，下帅群司，于时蜀人以诸葛亮、蒋、费及允为“四相”，一号“四英”。宦人黄皓，便僻佞慧，畏允，不敢为非。后主欲采择，允曰：“妃后之数，不可过十二。”允尝与典军义阳胡济、大将军祗共期游宴，命驾将出。郎中襄阳董恢造允修敬，自以官卑年少，求去。允曰：“本所以出者，欲与同好游谈耳。君以自屈，方展阔积，舍此就彼，非所谓也。”命解驂止驾。允之下士接物，皆此类也，君子以为有周公之德。

八年秋，皇太后吴氏薨，谥曰“穆”。冬，十有一月，大将军祗行军汉中。

九年，夏六月，祗还成都。秋，大赦。司农孟光众责祗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之所宜有也。今主上贤仁，百寮称职，有何旦夕之急？数施非常之恩，以惠奸轨之恶，上犯天时，下违人理，岂具瞻之高美，所望于明德哉！”祗但顾谢焉。初，丞相亮时，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备矣，曾不语赦也。’若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故亮时军旅屡兴，赦不妄下也。自亮没后，兹制遂亏。

蜀初阙三司之 以待天下贤人。其卿士皆勋德融茂；太常杜琼学通行修，卫尉陈震忠悃笃粹，孟光亮直著闻，皆良干也。但光好指撻利病，大长秋南阳许慈普记性，光禄来敏举措不慎，失（势）[执]事者指，当世美名不及特进太常广汉譚承、光禄勋河东裴隼也。其朝臣：尚书巴西（司学）

[马齐]、义阳胡博、仆射巴西姚弋、侍中汝南陈祗，并讚事业。以故丞相长史向朗为左将军。朗自去长史，优游无事，乃鸠合于经籍，开门诱士，讲论古义，不预世务。是以上自执事，下及童冠，莫不宗敬焉。

冬，十有一月，大司马琬卒，谥曰恭侯。（中）[尚]书令董允亦卒。超迁蜀郡太守南阳吕乂为尚书令，进姜维为卫将军，与大将军祗并录尚书事。维出陇西，与魏将郭淮、夏侯霸战，剋之。

十年，凉州胡王白虎文、治无戴等率众降，卫将军维徙之繁县。汶山平康夷反，维复讨平之。过见廖立，意气自若。维还，假节。

十一年，镇北将军王平卒。以中监军胡济为骠骑将军，假节，领兖州刺史，代平督汉中事。平始出军武，不大知书，性警朗有思理，与马忠并垂事绩。平同郡勾扶亦果壮，亚平，官至左将军，封宕渠侯。后张翼与襄阳廖化并为大将，故时人为语曰：“前有何、勾，后有张、廖。”平本养外家何氏，后复姓。夏五月，大将军祗出屯汉中。

十二年，魏嘉平元年也，魏诛大将军曹爽，右将军夏侯霸来降，渊子也，拜车骑将军。四月，大赦。秋，卫将军维出雍州，不克，将军勾安、李韶降魏。

十三年，卫将军维复出西平，不克而还。

十五年，吴主孙权薨，子亮立，来告赴，如古义也。立子琮为西河王。命大将军祗开府。尚书令吕乂卒，以侍中陈祗守尚书令，加镇军将军。

十六年，春正月朔，魏降人郭脩因贺会手刃杀大将军费祗于汉寿，谥曰敬侯。祗当国[功]名略与蒋琬比，而任

业相继，虽典戎于外，庆赏刑威，咸咨于己。承诸葛之成规，因循不革，故能邦家和壹。自祗歿后，阉宦秉权。卫将军维自负才兼文武，加练西方风俗，谓自陇以西，可制而有，祗常裁制；至是无惮，屡出师旅，功绩不立，政刑失错矣。四月，维将数万攻南安，魏雍州刺史陈泰救之，维粮尽，还。

十七年，魏正元元年也。春，卫将军维督中外军事。大赦。夏六月，维复出陇西，魏狄道长李简举县降。维围襄武，魏大将徐质救之。维拔狄道、河（间）〔关〕、临洮三县民入蜀，居于绵竹及繁。是岁，魏帝齐王废，高贵乡公即祚。

十八年春，卫将军维复议出征，征西大将军张翼廷争，以国小不宜黷武，维不听。夏，率车骑将军夏侯霸及翼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经于洮西，经众死数万。经退保狄道城。翼曰：“可矣，不宜进，或毁此成功，为蛇画足。”维必进。魏征西将军陈泰救狄道，维退驻钟题。

十九年，魏甘露元年也。春，进卫将军姜维为大将军。秋八月，维复出天水，至上邽。镇西大将军胡济失期不至，大为魏将邓艾所破，死者众。士庶由是怨维，而陇以西亦无宁岁。冬，维还，谢过引负，求自贬削，于是以维为后将军，行大将军事。立子琬为新平王。大赦。

二十年，春，大赦。魏征东大将军诸葛诞以淮南叛，连吴，魏分关中兵东下。后将军姜维复从骆谷出长城，军芒水，与魏大将司马望、邓艾相持。

景耀元年，维以诞破，退还成都，复拜大将军。史官言景星见，大赦，改元。宦人黄皓与尚书令陈祗相表里，始豫

政，皓自黄门丞至今年为奉车（骑）〔都〕尉，中常侍。姜维虽班在祗右，权任不如，蜀人无不追思董允者。时兵车久驾，百姓疲弊，太中大夫譙周著《仇国论》，言“可为文王，难为汉祖”，人莫察焉。征北大将军宗预自永安征拜镇（南）〔军〕将军，领兖州刺史；以襄阳罗宪为（镇）〔领〕军，督永安事。吴大臣废其主亮，立孙休，来告难，如同盟也。大将军维议，以为汉中错守诸围，适可御敌，不获大利，不若退据汉、乐二城，积谷坚壁，听敌入平，且重关镇守以御（大）〔之〕。敌攻关不克，野无散谷，千里悬粮，自然疲退，此殄敌之术也。于是督汉中胡济却守汉寿，监军王含守乐城，护军蒋（舒）〔斌〕守汉城。又于西安、建威、武卫、石门、武城、建昌、临远皆立围守。

二年，夏六月，立子谡为北地王，恂为新兴王，虔为上党王。以征西张翼为左车骑将军，领冀州刺史；广武督廖化为右车骑将军，领并州刺史。时南郡阎宇为右（卫）大将军。秋八月丙子，（领中护军）〔镇军将军〕陈祗卒，谥曰忠侯。祗在朝，上希主指，下接阉宦，后主甚善焉。以仆射南乡侯董厥为尚书令。

三年，魏景初元年也。秋九月，追谥故前将军关羽曰壮缪侯，车骑将军张飞曰桓侯，骠骑将军马超曰威侯，军师庞统曰靖侯，后将军黄忠曰刚侯。是岁，魏帝高贵乡公卒，常道乡公即帝位。

四年春三月，追谥故镇军〔将军〕赵云曰顺平侯。冬十月，大赦。拜丞相亮子武乡侯瞻中都护、卫将军；迁董厥辅国大将军，与瞻辅政；以侍中义阳樊建守尚书令。自瞻、厥用事，黄皓秉权，无能正矫者，惟建特不与皓和好往来。

而秘书令河南郗正与皓比屋周旋，皓从微至著，既不憎正，又不爱之，官不过六百石，常免于忧患。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卒。大将军维恶皓之恣擅，启后主欲杀之。后主曰：“皓，趋走小臣耳。往者董允切齿，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维本羁旅自托，而功效无称，见皓枝附叶连，惧于失言，逊辞而出。后主敕皓诣维陈谢，维（诱）〔说〕皓求沓中种麦，以避内逼。皓承白后主。秋，维出侯和，为魏将邓艾所破，还驻沓中。皓协比閹宇，欲废维树宇，故维惧，不敢还。

六年春，魏相国晋文王命征（南）〔西〕将军邓艾、镇西将军钟会、雍州刺史诸葛绪、益州刺史师纂五道伐蜀。大将军姜维表后主，求遣左、右车骑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及阴平桥头。黄皓信巫鬼，谓敌不来，启后主寝其事，群臣不知。

夏，艾将入沓中，会将向骆谷，蜀方闻之。遣张翼、董厥为阳安关外助，廖化为维援继。大赦。改元炎兴。比至阴平，闻诸葛绪向建威，故待月余。维为邓艾所摧，还阴平。

钟会围乐城，遣别将攻关。（分）〔守〕将蒋舒开门降，都督傅佷奋战死。冬，会以乐城不下，径长驱而前。

翼、厥之至汉寿也，维、化舍阴平还保剑阁拒会。会不能剋，粮运悬远，议欲还。而邓艾由阴平景谷傍入。后主又遣都护诸葛瞻督诸军拒艾，至（汉）涪，不进。尚书郎黄崇，权子也，劝瞻速行固险，无令敌得入坪，言至流涕。瞻不从。前锋已破，艾径至涪，瞻退保绵竹。艾书诱瞻曰：“若降者，必表封琅琊王。”瞻怒，杀艾使。战于绵竹，瞻军败绩，瞻临阵死。崇及羽林督李球、尚书张遵皆必死没

命。瞻长子尚叹曰：“父子荷恩，不早斩黄皓，以致败国殄民，用生何为！”乃驱马赴魏军而死。

百姓闻艾入坪，惊迸山野。后主会群臣议，欲南入七郡，或欲奔吴。光禄大夫谯周劝降魏，魏必裂土封后主。后主从之，遣侍中张绍、驸马都尉邓良赍玺绶奉笺诣艾降。北地王谡恚愤，杀妻子而后自杀。

艾至成都，后主舆棹面缚，衔璧迎之。艾亲释其缚，受其璧，焚其棹，承制拜骠骑将军，使止其宫。执黄皓，将杀之，受贿而赦之。诸围守皆奉后主敕令乃下。姜维未知后主降，谓且固城；素与执政者不平，欲使其知卫敌之难，而后逞志；乃回由巴西，出郫、五城。会被后主手令，乃投戈释甲，诣钟会降于涪。军士莫不奋激，以刃斫石。

明年春正月，会构艾，槛车见征。会图异计，奇维雄勇，还其节盖本兵，谓长史杜预曰：“姜伯约比中州名士，夏侯太初、诸葛公休不如也。”邓艾亦谓蜀人曰：“姜维，雄儿也！”会、维（则出）〔出则〕同车，坐〔则〕同席。将至成都，自称益州牧以叛。恃维为爪牙，欲遣维为将军伐中国。维既失策，又知会志广，教会诛北来诸将；诸将既死，徐欲杀会，尽坑魏兵，还复蜀祚。密书通后主曰：“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魏太后崩，会命〔诸〕将发丧，因欲诛之。诸将半入，而南安太守胡烈等知其谋，烧成都东门以袭杀会及维、张翼、后主太子璿等。军众抄掠，数日乃定。

三月，后主举家东迁洛阳。丁亥，封安乐县公，食邑万户，赐绢万匹，奴婢百人，他物称此。弟兄子孙为（郡）都尉、侯者五十余人。以谯周全国济民，封城阳亭侯。秘书

令郤正舍妻子随侍后主，相导威仪，封关内侯。于是尚书令樊建、殿中督张通、侍中张绍亦封侯。刘氏凡得蜀五十年，正称尊号四十（二）〔三〕年。

蜀郡太守王崇论后主曰：“昔世祖内资神武之大才，外拔四（屯）〔七〕之奇将，犹勤而获济，然乃登天衢，车不辍驾，坐不安席。非渊明弘鉴，则中兴之业何容易哉！后主庸常之君，虽有一亮之经纬，内无胥附之谋，外无爪牙之将，焉可包括天下也！”又曰：“邓艾以疲兵二万溢出江油，姜维举十万之师案道南归，艾为成禽；禽艾已讫，复还拒会，则蜀之存亡未可量也。乃回道之巴，远至五城，使艾轻进，径及成都。兵分家灭，己自招之。然以钟会之知略，称为子房，姜维陷之，莫至剋捷，筹策相应，优劣惜哉！”愚以为维徒能谋一会，不虑穷兵十万，难为制御，美意播越矣。

譔曰：“诸葛亮虽资英霸之能，而主非中兴之器，欲以区区之蜀，假已废之命，北吞强魏，抗衡上国，不亦难哉！似宋襄求霸者乎！然亮政修民理，威武外振；爱迄琬、祎，遵修弗革，摄乎大国之间，以弱为强，犹可自保。姜维才非亮匹，志继洪轨，民嫌其劳，家国亦丧矣。

【译文】

后主名禅，字公嗣，先主的太子，甘夫人所生。继帝位时年十七岁。

建兴元年夏天五月，后主即位尊吴皇后为皇太后。大赦，更改纪年，这一年是魏黄初四年，吴黄武二年。立车骑将军张飞的女儿张氏为皇后。封丞相诸葛亮为武乡侯；中都护李严假节，加官光禄勋，封都乡侯，督管永安事务；中军

师、卫尉鲁国刘琰也被封为都乡侯；中护军赵云，江州都督费观，屯骑校尉、丞相长史王连，中部督襄阳向宠，及魏延、吴懿，都被封为都亭侯；杨洪、王谋等被封为关内侯。

南中诸郡并起叛乱，诸葛亮因为刘备刚刚去世，不便于兵。派遣尚书南阳邓芝和吴国通好。吴主孙权说：“我真诚愿意和蜀国友好，但是贵国国主年幼，国力弱小，恐怕不能自保。”邓芝回答说：“吴、蜀两国，吴国有三江的天然屏障，蜀国有险要的地理形势。大王您是盖世的英雄，诸葛亮是当代的豪杰。兼取两国的优势，共同结为唇亡齿寒的关系，这样，我们进就可以统一天下，退也可以保持三国鼎立的局面。大王您如果向魏国臣服的话，那么魏国要求大王入魏朝拜，最低要求也要太子入魏作人质；如果您不服从魏国，那么魏就以讨伐叛逆为借口进攻吴国，蜀国必然顺流而下，见有可乘之机进取吴国。这样，江南的土地不再是大王您所有了。”吴主非常高兴，与蜀国和好，吴蜀两国的通使每年不断。邓芝后来屡次前往吴国，孙权说：“如果灭掉魏国之后，吴蜀两主分而治之，不也是很快乐吗！”邓芝回答说：“灭掉魏国之后，大王您还没有深刻认识到天命所归的话，那么战争才刚刚开始。”孙权说：“您的忠诚恳切，竟到了这种地步！”给诸葛亮的信中说：“丁宏为人浮夸，阴化虚而不实。使吴蜀两国友好联合的人，只有邓芝。”

建兴二年，丞相诸葛亮开建府署，兼任益州牧，政事不论大小，都由诸葛亮决定。诸葛亮于是安抚百姓，示之以法度，简省官职，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制度；凡是竭尽忠诚提出有益建议的人，即使是仇人也必定奖赏，凡是违犯法度懈怠误事的人，即使是亲属也必定惩罚，认罪服法真心悔过的

人，即使罪重也必定宽释，花言巧语掩盖事实的人，即使罪轻也必定严惩；做好事不因为微小而不受到奖赏，做坏事不因为它不大而不贬斥；各种政事都办得精明干练，事事都能究其根本，按照名称考察它的实际内容，虚伪的人不被录用。结果在蜀汉境内，使大家都敬畏且爱戴他，刑法政令虽严厉而没有人怨恨他，是因为他用心公正、劝戒严明。任命尚书郎蒋琬及广汉李邵、巴西马勋作为掾，南阳宗预为主簿，这些人都是因为品德高尚而被举荐；秦宓为别驾，犍为五梁为功曹，梓潼杜微为主簿，他们都是益州有才华的人。而江夏费祎、南郡董允、郭攸之开始为侍郎，辅佐皇帝。

吴国派遣中郎将张温来蜀国访问，是对邓芝访吴的回访。张温将返回复命时，蜀国百官为他饯行。只有秦宓没有到，诸葛亮派人几次催促他。张温问道：“秦宓是什么人？”诸葛亮说：“他是蜀国的学士。”等秦宓到后，张温问秦宓：“您读过书吗？”宓回答说：“连五尺小童都读书，何况小人！”张温问道：“天有头吗？”[宓答道：“有”。张温问：]“在哪里呢？”宓答道：“《诗》上说，‘乃眷西顾’，由此知道它在西方。”张温又问：“天有耳朵吗？”宓答道：“《诗》上不是说：‘鹤鸣九皋，声闻于天。’假若它没有耳朵，怎么能够听见呢？”张温又问：“天有脚吗？”回答说：“《诗》上不是说：‘天步艰难，之子不犹。’假若它没有脚，它怎么能走呢？”张温又问：“天有姓吗？”回答说：“姓刘。”“怎么知道的？”宓回答说：“天子姓刘。”又问：“太阳从东方升起吗？”回答说：“虽从东方升起，但最终在西方落下。”回答如回音应声而出，张温深深折服。秦宓不久也升迁为右中郎将、长水校尉、大司农。

建兴三年春天，长水校尉廖立因为毁谤朝廷而被定罪，被流放到汶山郡。廖立自荆州和庞统一起被刘备赏识，但他生性高傲轻慢，后来改为闲散之官，他常恨恨不平，为此被流放。三月，诸葛亮征讨南方四郡，弘农太守杨仪作为参军跟随军队出征，步兵校尉襄阳向朗作为长史，统领留府的事务。秋天，南中被平定，军需物资都出自这些地方，国家因此富饶。冬天，诸葛亮回到汉阳，与从魏国投降的李鸿相见，李鸿说新城太守孟达十分仰慕诸葛亮。诸葛亮正想北伐，打算招降孟达为外援，对参军蒋琬、从事费诗说：“回去应当给子度写一封信。”费诗说：“孟达这小子，从前侍奉振威将军时就不忠心，后来侍奉先帝，又背叛，这样反复之人，怎值得给他写信！”诸葛亮没有回答。费诗多次草率而言，所以最终在蜀国失去权势。十二月，诸葛亮到达成都。群官都列道欢迎，而诸葛亮任命侍郎费祋为陪乘，费祋虽然官位轻，年纪幼，但群官没有一个人敢小看他。

建兴四年，永安都督李严回来督管江州，筑巴郡大城，征西将军汝南陈到督管永安，封为亭侯。这一年，魏文帝去世，明帝立。

建兴五年，正是魏太和元年。这一年春天，丞相诸葛亮打算北伐，上疏后主说：“现在天下三足鼎立，蜀国人力疲乏，物力不足，这实在是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然而侍卫的大臣在国内毫不松懈，忠诚的志士在外舍生忘死，奋不顾身，都是为了追念先帝的知遇之恩，想在陛下身上报答啊。先帝知道臣下办事谨慎，所以临终时把光复汉室的大事托付给臣下。臣接受使命以来，日夜忧愁叹息。所以五月渡过泸水，深入不长草木的荒凉之地。现在南方已经平定，军备充

足，应当奖励全军，向北平定中原，竭尽臣下驽钝的力量，铲除奸邪的贼人，兴复汉室，把国都迁回到过去汉王朝的都城。这是臣下用来报答先帝而忠于陛下的职责啊。希望陛下把讨伐奸贼、兴复汉室的重任托付给臣下；如果不见成效，就治臣下的罪过，以告慰先帝在天之灵。陛下也应该自己考虑谋画，征询治理国家的好办法，明辨和采纳正确的意见，不应引喻失当，以致阻塞忠臣进谏之路。”又说：“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先汉所以兴盛昌隆的原因；亲昵小人，疏远君子，这是后汉所以倾覆衰落的原因。侍中郭攸之、费祋、侍郎董允，先帝把他们选拔出来留给陛下，对政事的斟酌增减，向陛下进献忠言，这是他们的责任。宫中的事情，都可以拿来征询他们的意见，一定能弥补疏失缺漏，会有很大的收获。”尚书南阳陈震为尚书令，治中张裔为留府长史，与参军蒋公琰主管居府的事务。二月，诸葛亮屯兵汉中，驻扎在沔水北岸阳平、石马。镇北将军魏延为司马。

建兴六年春天，丞相诸葛亮扬言说要从斜谷道夺取郿，派镇东将军赵云、中监军邓芝据守箕谷作为疑军。魏国大将军曹真率众抵御他们。诸葛亮亲自率大军进攻祁山。赏罚严肃，号令严明。天水、南安、安定三郡背叛魏国响应诸葛亮，关中地区大为震动。魏明帝亲自西征，镇守长安，命令张郃抵御诸葛亮。诸葛亮派参军襄阳马谡、裨将军巴西王平及张休、李盛、黄袭等作前军，这些人违背了诸葛亮的作战布署，被张郃打得大败，唯独王平接收失散的士兵殿后。而赵云、邓芝也不利。诸葛亮撤退，迁徙西县一千余家返回汉中，杀了马谡及张休、李盛，来向大家认错，削夺黄袭兵权，赵云被降职，长史向朗因为不及时制止而被免职；越级

升迁王平为参军、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统领五部。诸葛亮上疏后主说：“臣下才力不足，却身居要职，亲自执掌军权，指挥全军，却不能按章严明法纪，致使他们临战而惧，以致发生了街亭违背命令的缺漏，箕谷缺乏戒备的失误，这都是臣下的罪过。臣下用人不当，《春秋》上讲责任在主帅，臣下理应承担责任。请求降我三级，以惩罚罪过。”于是诸葛亮做了右将军，代行丞相的事务。任天水姜维为仓曹掾，加官奉义将军，封当阳亭侯。诸葛亮给长史张裔、参军蒋琬写信，称赞道：“姜维真是西州地区的优秀人才，马季长、李永南等都不及他。”

建兴七年春天，丞相诸葛亮派遣护军陈式攻打武都、阴平二郡。魏国雍州刺史郭淮出击，打算攻打陈式。诸葛亮亲自到建威，郭淮退却，于是平定了二郡。后主下诏策给诸葛亮说：“街亭之败，责任在马谡，而您却承担了责任，深深地自责并且贬职，我不愿过分违反您的意愿，顺从了您的意见。去年大军出征，斩杀了王双，今年出征，郭淮逃走，招降了部分氏族人和羌族人，收复了武都、阴平二郡，神威震慑了凶暴的敌人，功勋十分显赫。请您恢复丞相的职位，您不要再推辞了。”夏天四月，吴主孙权称帝，蜀国派遣卫尉陈震庆祝。吴国与蜀国约定共分天下。冬天，筑汉城、乐城。

建兴八年春天，丞相诸葛亮任命参军杨仪为长史，加封绥军将军，升迁姜维护军、征西将军。秋天，魏国大将军司马宣王从西城、征西车骑将军张郃从子午、大司马曹真从斜谷三路攻打汉中。丞相诸葛亮率军在成固严阵以待，上表后主提拔江州都督李严为骠骑将军，率二万人进入汉中。李严

最初要求把五郡归为巴州，写信告诉诸葛亮，说魏国大臣陈群、司马懿并起开建府署，诸葛亮于是加封李严中都护，任命李严之子李丰为江州都督。大雨把道路冲毁，曹真等人不得不回去。丞相诸葛亮想要北征，于是把李严留在汉中，署理留府事务。李严改名为李平。

丞相司马魏延、将军吴懿向西进入羌中，在阳溪把魏后将军费曜、雍州刺史郭淮打得大败。魏延升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加封为南郑侯。吴懿为左将军、高阳乡侯。迁徙鲁王永为甘陵王、梁王理为安平王，这都是因鲁、梁之地属于吴国的缘故。

建兴九年春天，丞相亮再次出兵围攻祁山，开始用木牛运军需。参军王平守卫南围。司马宣王抵抗诸葛亮，张郃抵抗李平。诸葛亮考虑到粮草运输可能接济不上，设计三策告诉都护李平说：“上计是断绝他们的后路，中计是与他们进行持久战，下计是回到黄土。”当时宣王等粮草也已用尽。盛夏大雨，李平唯恐漕运供应不上，写信告诉诸葛亮应该班师。夏天六月，诸葛亮接受李平的意见撤退。张郃到青封时和诸葛亮交战，被诸葛亮所杀。秋天八月，诸葛亮回到汉中。李平害怕诸葛亮因为督运没有完成而被指责，想杀掉督领岑述，吃惊地问诸葛亮为什么回来；又上表后主，说诸葛亮“假装撤退”。诸葛亮非常生气，上表后主废李平为平民，流放到梓潼；削夺李平之子李丰的兵权，任命他为从事中郎，与长史蒋琬共同主管居府的事务。当时费祎是司马。

建兴十年春天，丞相诸葛亮休养兵士，鼓励农桑。车骑将军刘琰与军师魏延不和睦，回到成都。秋天，大旱，诸葛亮练兵讲武。

建兴十一年，正是魏青龙元年，丞相亮治理斜谷阁的道路，运粮到谷口。

建兴十二年春，丞相诸葛亮用流马运军需，从斜谷道出武功，据守五丈原，和司马宣王在渭水南岸对峙。诸葛亮常常担心粮草供应不上，使自己的宏图大志不能实现，于是分派部分军队实行屯田，作为长久居住的根基。这些耕作的士兵杂居在渭水之滨的居民之间，与百姓相安无事，这是因为军队无私的缘故。秋天八月，诸葛亮患重病，死在军中，当时年纪五十四岁。将尸体运回埋葬在汉中的定军山，坟墓仅容下棺材，入敛时身着平时的衣服。谥号为忠武侯。

征西大将军魏延与长史杨仪向来不和。诸葛亮既依仗魏延的勇猛，又珍惜杨仪的筹谋策画，不能有所偏袒有所废弃，常恨二人不能团结共事，为此作了《甘戚论》，二人没有被感动。魏延常举刀比划着要杀掉杨仪，杨仪则痛苦流涕，只有护军费祎在二人中间进行和解，在诸葛亮去世以前，二人充分发挥各自的才能。诸葛亮去世后，杨仪打算按照诸葛亮的遗嘱，护送灵柩退却，使魏延断后，姜维次之。魏延非常生气，率军先回到南郑，二人各自上表说对方想谋反。留府长史蒋琬、侍中董允担保杨仪而怀疑魏延，魏延想预先攻击杨仪，杨仪派遣平北将军马岱征讨消灭魏延。起初，魏延自以为勇武强干，常请求自己带兵数万人，与诸葛亮分道而行，依照当年韩信的先例，诸葛亮不答应，魏延以为诸葛亮胆怯。等到杨仪将要撤退时，他派费祎到魏延那里摸摸意向，魏延说：“丞相虽然死了，还有我活着呢，我应当率领军队进攻敌人，怎么可以因为一人之死而耽误国家大事呢！”让费祎向杨仪报告，杨仪认为不可，因此魏延想征

讨杨仪

杨仪率领诸军回到成都。大赦。任命吴懿为车骑将军，假节，督管汉中事务。当初，诸葛亮秘密上表启奏后主，以为杨仪性情狷急狭隘，“如果有一天臣不在了，蒋琬可以代替臣处理国家大事”。于是任命蒋琬为尚书令，总理国家事务，任命杨仪为中军师，司马费祎为后军师，征西将军姜维为右监军、辅汉将军，邓芝为前军师，兼兖州刺史，张翼为前领军，兼主管军政。

廖立在汶山听说诸葛亮去世了，流着泪说：“我这辈子都要当蛮人了！”李平也生病死去。当初，廖立、李平被诸葛亮废掉后安于流放的生活，以至于死，常常希望诸葛亮本人能恢复他们的旧职，估计别人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感到愤懑。

建兴十三年，拜尚书令蒋琬为大将军，兼益州刺史；费祎为尚书令。当时元帅诸葛亮刚刚去世，全国上下人心惶恐，蒋琬越级登上大位，既无悲伤的表情，又不喜形于色，众人逐渐信服他。侍中董允兼虎贲中郎将，统领宿卫兵。军师杨仪自以为年龄资历都在蒋琬之上，虽然同为参军、长史，但自己常随军出征，劳顿困苦，却位居琬蒋之下，非常怨恨，对费祎说：“当初丞相去世的时候，我要是带着军队投降曹魏就好了，哪里象今日这样落魄呢！”费祎上表告发了他这些话，蜀国把他废为平民流放到汉嘉郡。杨仪又上书，言语激烈，于是把杨仪处死。

吴国因为诸葛亮去世，增加巴丘的守兵万人，蜀国也增加白帝的守军。右中郎宗预出使吴国，吴主说：“吴与蜀共为一家，为什么要增加白帝的守军呢？”宗预回答说：“贵

国增加巴丘的戍卫，蜀国才增加白帝的戍兵，形势应当这样，不值得您问。”

建兴十四年，夏天四月，后主向西出巡到湔山，登上山坡看汶川之水。武都氏王苻健请求投降于蜀，将军张尉迎接他，时间到了而苻健还没有到，大将军蒋琬对此很忧虑，牙门将巴西张嶷说：“苻健请求归附，态度诚恳，一定不会有其他变化。我听说苻健的弟弟狡猾诡诈，不能共同建立功业，可能背离叛变，因此苻健拖延停留几天罢了。”苻健的弟弟果然背叛投靠了魏国。苻健率四百家随尉，居住在广都县。

建兴十五年，正是魏景初元年。夏天六月，张皇后去世，谥号为敬哀。这一年，中骑将军吴懿去世，后典军、安汉将军王平统领汉中太守，代替吴懿督管汉中事务。吴懿的从弟吴班，汉朝大将军何进的属下吴匡的儿子，名望在吴懿之下，官位到了骠骑将军，持节符，封为绵竹侯。当时南郡辅匡字元弼、零陵刘邕字南和，官位也到了镇南将军；颍川袁琳、南郡高翔官位到了大将军，袁琳为征西将军。

延熙元年春天正月，立敬哀皇后的妹妹张氏为皇后。大赦，更改纪年。立子刘璿为太子，刘瑶为安定王。任命典学从事巴西谯周作为太子的家令，梓潼李郾为仆射，他们都是当时的名儒。冬天十二月，大将军蒋琬出兵驻扎汉中，拜王平为前护军，署理大将军府事务，尚书仆射李福作为前监军，统领大将军司马。

延熙二年春天三月，进升大将军蒋琬为大司马，开建府署，任治中从事犍为杨羲为东曹掾。杨羲个性简朴，蒋琬与他说话，常常不回答，群臣都以为杨仪傲慢。蒋琬说：“每

个人的心是不相同的，心和外表是一样的；当面赞成而背地非议，这是古人所警戒的。杨羲想要赞同我的言论，并非他的本心；不同意我的言论，那么就表示我错了，因此他保持沉默。这正是杨羲的爽快呀。”督农杨敏常常抵毁蒋琬：“做事糊涂，实在比不上诸葛亮。”有人把这件事告诉蒋琬，蒋琬说：“我确实不如诸葛亮。”主管的人问蒋琬：“请告诉我你做什么事糊涂过”。蒋琬说：“如果我不如他，办事就糊涂，你有什么好问的呢？”后来杨敏因为坐罪而被投入监狱，别人以为他必死无疑，蒋琬心无偏见。因此蜀国上下和睦，都归功于蒋琬，蜀国还可称得上太平。辅汉将军姜维统领大司马的司马，这一年他率军向西征讨进入羌族地区。正是在这一年，魏明帝去世，齐王即位。

延熙三年，是魏正始元年。安南将军马忠率越太守张疑平定了越犛郡。

四年，冬天十月，尚书令费祎到汉中，与大司马蒋琬商议国事，岁末回朝。

五年，春天正月，姜维回兵驻扎涪县。大司马蒋琬因为丞相诸葛亮多次进入秦川，没有成功，于是打算顺着沔河东下征伐三郡，朝臣都以为行不通。安南将军马忠从建宁回朝，到汉中给蒋琬宣布圣旨，蒋琬也连患重病，便停止了计划。升迁马忠为镇南大将军，封彭亭侯。

六年，大司马蒋琬上疏后主说：“臣糊涂懦弱，加上患重病，奉皇帝诏令北伐六年，使拟定的计划不能实现，令我日夜忧虑不安。现今曹魏地跨九州，铲除它并非易事。如果吴蜀两国联合起来，使东西互为犄角，当可蚕食魏国；然而吴国三心二意，多次不能果断出兵。我就与费祎、马忠商

议，认为凉州乃边塞要地，应当让姜维为凉州刺史，控制河右地区。如今涪县水陆交通四通八达，是应急之地，汉中地区一旦有什么变故，很容易接应。”冬天十月，蒋琬回到涪县镇守。王平为镇北大将军，督管汉中事务；姜维为镇西大将军、凉州刺史。十一月，大赦。升迁尚书令费祎为大将军，总领尚书事务；就地升迁江州都督邓芝为车骑将军。

七年闰二月，魏国大将军曹爽、征西将军夏侯玄征伐蜀国。王平和护军零陵刘敏在兴势山抵抗。因为大司马蒋琬患重病，代理大将军费祎持节符，率军从成都赶赴汉中。战旗开路，人马披甲戴盔，告急军书往来传递。急鼓待发，光禄大夫义阳来敏请求和费祎下棋。费祎专心下棋，神态自若。来敏说：“我来这下棋只不过是试探一下您罢了。您确实是最合适的人选，必定能打退贼人。”等费祎到后，曹爽等人撤退。任命镇南将军马忠为平尚书事。夏天四月，安平王去世，其子胤继位。秋天九月，费祎回朝。

大司马蒋琬因为患病的缘故，把州职让给费祎、董允。于是费祎加封为大将军，兼领益州刺史，董允加封为辅国将军，守尚书令。董允在朝中，严辞厉色，处事公道，对上匡正主上过失，对下统帅群臣，当时蜀国人把诸葛亮、蒋琬、费祎及董允称为“四相”，又称“四英”。宦官黄皓，花言巧语，谄媚主上，害怕董允，不敢胡作非为。后主打算选妃，董允说：“后妃之数，不可以超过十二人。”董允曾与典军义阳胡济、大将军费祎一起约定游玩会宴，吩咐车驾将行。郎中襄阳董恢到董允这里造访拜见，他自以为官小年轻，要求回去。董允说：“我之所以想出去，打算和好友郊游谈心罢了。您亲自来这儿，要畅叙旧情，舍此就彼，这是

不合适的。”吩咐解下鞍马。董允礼贤下士，待人接物，都象这样，君子认为他有周公的品德。

八年秋，皇太后吴氏去世，谥号为：“穆”。冬天，十一月，大将军费祎到汉中巡察军队。

九年，夏天六月，费祎回到成都。秋天，大赦。司农孟光当众责备费祎说：“大赦是使恶人不受惩罚，法令不能推行的产物，这不是治世时代所应有的。如今主上贤德仁爱，百官称职，有什么迫在眉睫的危险呢？多次施行大赦，来助长奸邪之恶，上违天意，下违人世常理，这种做法，看起来高尚完美，这哪里是对您的期望呢？”费祎只好谢罪。当初，丞相诸葛亮在时，有人说“诸葛亮吝惜下赦书”，诸葛亮回答说：“太平治世应该用大德而不用小的恩惠来教化百姓，因此匡衡、吴汉不赞成大赦。先帝也说过‘我和陈元方、郑康成打交道，每次见面禀告我治乱的道理够完备的了，但不曾说过大赦。’象刘表、刘璋父子，年年赦免宽宥罪犯，这对治理天下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诸葛亮在世时多次兴兵出师，但不轻易下赦书。自从诸葛亮去世后，这一制度逐渐废弃。

蜀国刚建立时空缺三司之位以待天下贤人。朝中高官都是功勋品德兼备；太常杜琼学问好品行高，卫尉陈震忠诚醇厚，孟光以刚正秉直著称，这些都是良将。但孟光喜好指摘利病，大长秋南阳许慈普记性（此处有脱文），光禄来敏举止言语不谨慎，失势于当权者，当世美名赶不上特进太常广汉譚承、光禄勋河东裴隼。朝臣有：尚书巴西马齐、义阳胡博、仆射巴西姚伋、侍中汝南陈祗，共同辅佐大业。任命已去世的诸葛亮的长史向朗作为左将军。向朗自从辞去长史，

悠闲无事，就搜集古籍经典，开门迎接宾客，教导士人，讲论古今大义，不干预朝政。因此上到当权者，下到儿童青年，没有不尊敬他的。

冬天，十一月，大司马蒋琬去世，谥号恭侯。尚书令董允也去世了。越级升迁蜀郡太守南阳吕壹为尚书令，提升姜维为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一起统领尚书事务。姜维出兵陇西，与魏将郭淮、夏侯霸交战，战胜。

十年，凉州胡王白虎文、治无戴等率众投降蜀国，卫将军姜维迁徙他们到繁县。汶山平康地区的少数民族反叛，姜维又讨伐平定了它。姜维路过汶山看望廖立，廖立神态自若。姜维回来，假节。

十一年，镇北将军王平去世。中监军胡济为骠骑将军，假节，统领兖州刺史，代王平督管汉中事务。王平出身于军队，不太有学问，为人性格机敏豁朗且有思理，和马忠事绩一起流传。王平同郡人勾扶也果敢健壮，功名爵位低于王平，官升到左将军，封为宕渠侯。后来张翼与襄阳廖化一起成为大将，所以当时的人有这样的话：“前有何、勾，后有张、廖。”王平本来寄养在何氏外祖父家，后恢复王姓。夏天五月，大将军费祎出兵汉中。

十二年，正是魏嘉平元年，魏国诛杀了大将军曹爽，右将军夏侯霸来蜀国投降，他是夏侯渊之子，拜为车骑将军。四月，大赦。秋天，卫将军姜维出兵雍州，没有攻克，将军勾安、李韶投降魏国。

十三年，卫将军姜维再次出兵西平，不克而还。

十五年，吴主孙权去世，其子孙亮立，吴国派人送来讣告，遵从古代的作法。孙亮立其子琮为西河王。命大将军费

祗开建府署。尚书令吕𢈀去世，侍中陈祗统领尚书令，加官镇军将军。

十六年，春天正月初一，魏国降人郭脩在汉寿岁末庆贺会上用短刀杀了大将军费祗。赠谥号为敬侯。费祗当时的功名和蒋琬不相上下，而继任蒋琬的事业以来，虽然在外领兵，但朝廷的赏赐和刑罚，都要向自己报告。承袭诸葛亮时的规章制度，延续它不废弃，所以能使国家安定，家庭和睦。自从费祗去世后，宦官掌权。卫将军姜维自恃文功武略，并且熟悉西方风俗，认为自陇以西，可归自己控制，费祗常限制他；自从费祗去世后，便肆无忌惮多次出征，不能建功立业，而且政令刑法失误。四月，姜维率数万士兵进攻南安，魏国雍州刺史陈泰援救南安，姜维粮草用尽，退兵而还。

十七年，正是魏正元元年。春天，卫将军姜维任中外军事都督。大赦。夏天六月，姜维再次出兵陇西，魏国狄道县长李简带全县投降。姜维围攻襄武，魏国大将徐质来援救。姜维攻克，狄道、河关、临洮将三县人民迁入蜀地，居住在绵竹和繁。这一年，魏帝齐王废黜，曹髦即位。

十八年春，卫将军姜维又打算出兵征伐，征西大将军张翼在朝廷力争，认为小国不应该穷兵黩武。姜维不听劝告。夏天，姜维率领车骑将军夏侯霸及张翼兵出狄道，在洮西大败魏国雍州刺史王经，王经兵将死伤数万。王经退守保卫狄道城。张翼说：“可以了，不应该再进攻了，否则葬送此次成功，可谓画蛇添足。”姜维一定要进攻。魏国征西将军陈泰援救狄道，姜维退守驻扎钟题。

十九年，正是魏甘露元年。春天，进卫将军姜维为大将

军。秋天八月，姜维再次出兵天水，到上邽。镇西大将军胡济过期未到，被魏将邓艾打得大败，死伤很多。官兵于是都抱怨姜维，而陇西也无宁日。冬天，姜维回来，引咎自责，请求贬职，于是姜维为后将军，代行大将军事务。立子刘璿为新平王。

二十年，春天，大赦。魏国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在淮南发动叛乱，联合吴国，魏国从关中兵中分出部分军队东下。后将军姜维又从骆谷出兵长城，驻军芒水，和魏国大将司马望、邓艾相对峙。

景耀元年，姜维因为诸葛诞大败，退还成都，又拜为大将军。史官说景星出现，大赦，更改纪年。宦官黄皓和尚书令陈祗互为表里，开始干预朝政，黄皓从黄门丞至当年为奉车都尉，中常侍。姜维虽然权位比陈祗高，但他的权力实不如陈祗，蜀国人没有不追思董允的。当时长久征战，百姓疲乏困顿，太中大夫譙周著作《仇国论》，说姜维“可为文王，难为汉祖”，没有人觉察出来。征北大将军宗预在永安被拜为镇军将军，统领兖州刺史；任命襄阳罗宪为领军，督管永安事务。吴国大臣废黜他们的君主孙亮，立孙休，吴国派人来告难，和原来结成同盟一样。大将军姜维提议，认为交错驻守汉中外围，只适合御敌，不能获得大的胜利，不如退守占据汉、乐二城，积累粮食实行坚壁清野，听任敌人进入平川，并且派重兵镇守关口以抵御敌人。敌人攻打不下关口，田野没有粮食，要从千里之外的地方运来，自然疲惫撤退，而这正是歼灭敌人的方法。于是命令汉中都督胡济退到汉寿防守，监军王含防守乐城，护军蒋斌防守汉城。又在西安、建威、武卫、石门、武城、建昌、临远都设立围守。

二年，夏天六月，立刘禅之子谡为北地王，恂为新兴王，虔为上党王。征西张翼为左车骑将军，统领冀州刺史；广武督廖化为右车骑将军，统领并州刺史。当时南郡阎宇为右大将军。秋八月丙子，镇军将军陈祗去世，谥号为忠侯。陈祗在朝中，对上了迎合主子的意思，在下联合宦宦，后主很是宠爱。仆射南乡侯董厥为尚书令。

三年，是魏景初元年。秋天九月，追谥已故前将军关羽为壮缪侯，车骑将军张飞为桓侯，骠骑将军马超为威侯，军师庞统为靖侯，后将军黄忠为刚侯。这一年，魏帝曹髦去世，常道乡公曹奂即位。

四年春天三月，追谥已故镇军将军赵云为顺平侯。冬天十月，大赦。拜丞相诸葛亮之子武乡侯诸葛瞻为中都护、卫将军；升迁董厥为辅国大将军，和诸葛瞻共同辅政；侍中义阳樊建统领尚书令。自从瞻、厥当政，黄皓掌权，没有人能矫正，只有樊建不与黄皓友好往来。而秘书令河南郤正与黄皓交往周旋，黄皓从官微到贵极，既不憎恨郤正，又不喜欢他，郤正官不过六百石，但常常免于忧患。

五年春天正月，西河王刘琮去世。大将军姜维厌恶黄皓恣意妄为，擅自专权，启禀后主要杀掉他。后主曰：“黄皓，只不过是供我趋使的小人罢了。过去董允对他切齿痛恨，我常常为此恼怒，您何必介意呢！”姜维本是以客居的身份在蜀国任职，也没有什么功劳，他见黄皓依枝附叶，害怕自己失言，就说了几句恭顺的话，然后退出。后主让黄皓到姜维那里当面道歉，姜维请黄皓求主上让他到沓中屯田种麦，用来躲避朝内奸臣对自己的迫害。黄皓禀承后主。秋天，姜维出兵侯和，被魏国大将邓艾打败，回驻沓中。黄皓

与阎宇相勾结，打算废除姜维立阎宇，所以姜维害怕，不敢返回成都。

六年春天，魏国相国司马昭命令征西将军邓艾、镇西将军钟会、雍州刺史诸葛绪、益州刺史师纂分五路讨伐蜀国。大将军姜维上表后主，请求派遣左、右车骑张翼、廖化督统帅各路兵马，分别保卫阳安关口及阴平桥头。黄皓相信神鬼巫术，认为敌人不会来侵犯，就启奏后主不要照姜维的意见去做，群臣都不知内情。

夏天，邓艾将攻打沓中，钟会将进攻骆谷，蜀国才听说这件事。派遣张翼、董厥为阳安关外援，廖化为姜维支援部队。大赦。更改年号为炎兴。等他们赶到阴平，听说诸葛绪向建威出兵，所以等了一个多月。姜维被邓艾摧败，回到阴平。

钟会围攻乐城，派遣别的将领攻阳安关。守将蒋舒打开城门投降，都督傅佥奋战而死。冬天，钟会因为攻不下乐城，便长驱向前。

张翼、董厥刚到汉寿，姜维、廖化舍弃阴平退守剑阁抵抗钟会。钟会不能攻克剑阁，粮草不能及时运来，打算退回。而邓艾通过阴平的景谷道从侧面进入。后主又派遣都护诸葛瞻统帅各路大军抵抗邓艾，到涪地，逗留不进。尚书郎黄崇，是黄权之子，劝告瞻迅速占据险要之地，不要让敌人得到进入平原的机会，说得痛哭流涕。诸葛瞻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前锋已经攻破，邓艾径直到涪，诸葛瞻退守绵竹。邓艾给诸葛瞻的劝降书上说：“您若投降，我一定上表主上封您为琅琊王。”诸葛瞻非常生气，杀了邓艾的信使。两军在绵竹交战，诸葛瞻军大败，诸葛瞻临阵战死。黄崇及羽林督

李球、尚书张遵等全都战死。诸葛瞻的长子诸葛尚叹息说：“我们父子二人承受国家的恩惠，没有早日除掉黄皓，以致祸国殃民，活着有什么意思呢！”于是驱车冲入魏国军队而死。

蜀国百姓听说邓艾进入平原，惊呼声传遍山野。后主召集群臣商议，打算南下逃入七郡，或者打算投奔吴国。光禄大夫谯周劝告后主投降魏国，魏国一定割地封后主。后主听从了他的意见，派遣侍中张绍、驸马都尉邓良抱着玉玺绶带，带着后主的信札到邓艾那里投降。北地王刘谌非常愤怒，杀死妻子和儿子，然后自杀。

邓艾到成都，后主用车载棺材，缚手于背，口衔璧玉迎接他。邓艾亲自为他解开绳子，接受璧玉，焚烧了棺木，秉承魏国皇帝的意旨，拜后主为骠骑将军，让他住在皇宫里。逮捕黄皓，将要杀死他，因黄皓贿赂而被赦免。诸围的守兵都奉后主的命令撤退。姜维不知后主投降，自认为后主固守都城；他向来和掌权者不和，打算让他知道防守敌人的困难，然后解恨；于是从巴西返回，出兵郾、五城。不久接到后主的命令，就放下武器脱掉盔甲，在涪县钟会军前投降。将士们个个义愤填膺，拔刀砍石以发泄愤怒。

第二年春天正月，钟会诬陷邓艾，用囚车押往朝廷。钟会想背叛魏国，奇异姜维的英勇，还给他符节、伞盖及兵士，对长史杜预说：“姜伯约可与中州名士相比，夏侯玄、诸葛诞等都不如他。”邓艾也对蜀人说：“姜维，真正的英雄！”钟会、姜维出则同车，坐则同席。快到成都，钟会自称益州牧背叛魏国。钟会想依靠姜维为爪牙，想派遣姜维为前将军讨伐中原。姜维自知身不由己，又了解到钟会的野心

很大，他教唆钟会诛杀魏国的兵将；诸将被杀死以后，姜维想杀掉钟会，全部活埋了魏国兵士，想恢复蜀汉。给后主写的密信中说：“希望陛下忍耐数日的耻辱，臣打算使蜀政权转危为安，使蜀国重见天日。”魏太后去世，钟会命令诸将发丧，姜维想趁机杀了他。魏国兵将一半进入，而南安太守胡烈等知道姜维的阴谋，烧了成都东门突袭杀死钟会及姜维、张翼、后主太子刘璿等。士兵烧杀抢掠，数日才安定下来。

三月，后主带领全家向东迁往洛阳。丁亥年，魏主封后主刘禅为安乐县公，食邑万户，赐绢万匹，奴婢百人，还有其他物品。刘禅的弟兄子孙五十多人被封为郡尉及侯。谯周因为保全国家有功，被封为城阳亭侯。秘书令郤正舍弃妻子儿子跟随侍奉后主，指导后主言行举止得体，被封为关内侯。尚书令樊建、殿中督张通、侍中张绍也被封侯。刘氏得蜀国共五十年，称帝号四十三年。

蜀郡太守王崇议论后主说：“从前世祖刘秀自身英明威武，还提拔重用二十八位有才能的将领，是自身的勤劳加上别人的帮助，然后才登上帝位，而后车不歇驾，坐不安席。若非他深明弘鉴，那么中兴的大业如何容易实现呢？后主本是平常之人，虽有诸葛亮这样一位重臣谋画经营，但是国内没有众多的谋士，在外没有替他卖命的将领，怎么能够一统天下呢？”又说：“如果邓艾率二万疲兵出兵江油，姜维带十万大军案道南归，邓艾必然被擒；已经擒拿了邓艾，姜维再来抵抗钟会，那么蜀国的存亡就难以猜度了。但姜维回到巴西，最远到五城，这样就使邓艾轻易攻取，直接到成都。兵分家灭，这是他自取灭亡。然而凭着钟会的足智多谋，被

称为张良，但姜维用计构陷他，钟会没有发现并加以制止，而作出相应的筹画。由此可见姜维的智谋优于钟会，但他终于失败，甚为可惜！”我以为姜维只能谋画对付一个钟会，而不能设计牵制陷入困境的十万魏兵，没能抵抗住，使他的宏大志向落空。

撰者评论说：“诸葛亮虽然具有一统霸业的才能，然而主上不是中兴之才，想凭着小小的蜀国，借着已废的天命，想向北并吞强大的魏国，和吴国抗衡，不是很困难吗！这不好象当初的宋襄公希求霸业一样吗！然而诸葛亮整顿政治安抚百姓，使蜀国的威名远播；等到蒋琬、费祎时候，一遵诸葛亮的成算没有改革，周旋于大国之间，可以说是以弱为强，还可以自保。姜维的才干不能与诸葛亮相比，但他却承继了诸葛亮的宏大志向，但百姓厌倦了战事的劳苦，国家也就灭亡了。

华阳国志卷八

大同志

古者国无大小，必有记事之史，表成著败，以明惩劝。稽之前式，州部宜然。自刘氏祚替而金德当阳，天下文明不及曩世，逮以多故。族祖武平府君、汉嘉杜府君并作《蜀后志》，书其大同，及其丧乱。然逮在李氏，未相条贯，又其始末，或有不详。第璩往在蜀桀沐艰难，备谙诸（故）事，〔故〕更叙次，显挺年号，上以彰明德，下以（治）〔志〕违乱，庶几万分有益国史之广识焉。

魏咸熙元年，蜀破之明年也，以东郡袁邵为益州刺史，陇西太守安平牵弘为蜀郡，金城太守天水杨欣为犍为太守。后主既东迁，内移蜀大臣宗预、廖化及诸葛显等并三万家于东及关中，复二十年田租。董厥、樊建并为相国参军。冬，分州，置梁州。遣厥、建兼散骑常侍，使蜀慰劳。

晋泰始元年春，刺史袁邵以治城将被征。故蜀侍郎蜀郡常忌诣相国府陈邵抚恤有方，远国初附，当以渐导化，不宜改易州将，失遐外心。相国听留，辟忌为舍人。冬十〔二〕月，晋武帝践祚。

二年春，武帝弘纳梁、益，引援方彦，用故黄金督蜀郡柳隐为西河，巴郡文立为济阴太守，常忌河内县令。

四年，故中军士王富有罪逃匿，密结亡命刑徒，得数百人，自称诸葛都护，起临邛，转侵江原。江原方略吏李高、阎术缚富送州，刺史童策斩之。初，诸葛瞻与邓艾战于绵竹也，时身死失丧，或言生走深逃。瞻亲兵言富貌似瞻，故富

假之也。

五年，散骑常侍文立表复假故蜀大臣名勋后五百家不豫厮剧，皆依故官号为降。

六年，分益州南中建宁、云南、永昌、兴古四郡为宁州。

七年，汶山守兵吕臣等杀其督将以叛，族灭之。初，蜀以汶山（西五）郡北逼阴平、武都，故于险要置守，自汶江、龙鹤、冉駹、白马、匡用五围，皆置修屯牙门。晋初以御夷徼，因仍其守。

八年，三蜀地生毛如白毫，三夕长七、八寸，生数里。

十年，汶山白马胡恣纵，掠诸种。夏，刺史皇甫晏表出讨之。别驾从事王绍等固谏，不从。典学从事蜀郡何旅谏曰：“昔周宣王六月北伐者，猘狁孔炽，忧及诸夏故也。今胡夷相残，戎虏之常，未为大患；而盛夏出军，水潦将降，必有疾疫。宜须秋冬，图之未晚。”晏不听，遂西行。军城比人，麇入营中，军占以为不祥，晏不悟。胡康水子烧香言军出必败，晏以为沮众，斩之。夏五月，军至都安，屯观坂上。旅复谏曰：“今所安营地名观坂，自上观下，反上之象，[其]征不吉。昔汉祖悟柏人以免难，岑彭恶彭亡而不去，遂陷于祸。宜移营他所。”晏不纳其言。夜，所将中州兵蔡雄、宣班、张仪等以汶山道险，心畏胡之强，晏愎谏干时，众庶所怨，遂引牙门张弘、督张衡等反，杀晏。众夜乱，不知所为。惟兵曹从事犍为杨仓弯弓力战，射百余发，且詈雄；众击之，矢尽见杀。从事广汉王绍亦赴之死。初，晏未出，蜀中传相告曰：“井中有人。”学士靳普言：“客星入东井，东井、益州之分野，忧刺（史戒）客（人）[入]”

耳。又有猛风，是逆风。其曰《观》卦用事，若军西行，护观坂门，人向天井，益可虑也。”故旅勤谏云。卒如其言。弘等遂诬表晏欲率己共反，故杀之，求以免罪。其众抄掠百姓。广汉主簿李毅白太守弘农王濬：宜急救益州祸乱，保晏无恶，必为弘等所枉害。濬从之。而晏主簿蜀郡何攀以母丧在家，闻乱，释纓经诣洛，诉晏忠孝，而弘等恶逆，事得分明。诏书因以濬为益州刺史，加轻车将军。斩弘等，益州平。

咸宁三年春，刺史濬诛犍为民陈瑞。瑞初以鬼道惑民，其道始用酒一斗、鱼一头，不奉他神，贵鲜洁。其死丧产乳者不百日不得至道治。其为师者曰“祭酒”。父母妻子之丧不得抚殡入吊及问乳病者。〔后〕转奢靡，作朱衣、素带、朱帻、进贤冠。瑞自称“天师”，徒众以千百数。濬闻，以为不孝，诛瑞及祭酒袁旌等，焚其传舍。益州民有奉瑞道者、见官二千石长吏巴郡太守犍为唐定等，皆免官或除名。蜀中山川神祠皆种松柏，濬以为非礼，皆废坏烧除，取其松柏为舟船，惟不毁禹王祠及汉武帝祠。又禁民作巫祀。于是蜀无淫祀之俗，教化大行，有木连理、嘉禾、黄龙、甘露之祥。

三月，被诏罢屯田兵，大作舟船，为伐吴调。别驾何攀以为佃兵但五、六百人，无所辨，宜召诸休兵，借诸郡武吏，并万余人造作，岁终可成。濬从之。攀又建议：裁船入山，动数百里，艰难。蜀民冢墓多种松柏，宜什四市取，入山者少。濬令攀典舟船器仗。冬十月，遣攀使诣洛表可征伐状，因使至襄阳与征南将军羊祜、荆州刺史宋廷论进取计。

四年春，汉中（都）〔郡〕吏袭祚等谋杀太守姜宗以

叛。宗觉，坚守。祚等烧南郑市及平民屋，族诛。刺史濬当迁大司农，至汉寿，重遣参军李毅诣洛，与何攀并表求伐吴。

五年，诏书拜濬龙骧将军，假节，监梁、益二州军事。除何攀郎中，参军事。以典军从事张任、赵明、李高、徐兆为牙门，姚显、郤坚为督。冬当大举。秋，攀使在洛，安东将军王浑表孙皓欲北侵，请兵，朝议征，（却）〔欲〕须六年。攀因表可因今取之，策皓必不自送。帝乃许焉。

冬，十有二月，濬因自成都帅水陆军及梁州三水胡七万人伐吴。临发，斩牙门将李延，所爱侍将也，以争骑斩，众莫不肃。至江州，诏书进濬平东将军，都督二州，巴东监军唐彬及平南军皆受指授。别遣参军李毅将军由涪陵入取武陵，会巴陵。

太康元年春三月，吴平。攀、毅以下功封各有差。以淮南胡黑为益州刺史，濬迁辅国将军。初，濬将征，问靳普：“今行何如？”普对曰：“客星伏南斗中，而太白、岁星在西方，占曰：‘东方之国破’。必如志矣。”普学术，不贪荣贵，卒于布衣。

三年，更以梁、益州为轻（车）〔州〕，刺史乘传奏事。以蜀多羌夷，置西夷府，以平吴军司张牧为校尉，持节统兵。州别立治西夷、治蜀，各置长史、司马。

五年，罢宁州，诸郡还益州，置南夷校尉，持节如西夷，皆举秀才、廉良。

八年，武帝子成都王颖受封，以蜀郡、广汉、犍为、汶山十万户为王国，易蜀郡太守号为成都内史。

元康六年，复以梁、益州为重州。迁益州刺史栗凯为梁

州，加材官将军；扬烈将军赵廞为益州刺史，加折冲将军。关中氐及马兰羌反，寇天水、略阳、扶风、始平、武都、阴平。发梁州及东羌、镇西讨之，不克。益州遣牙门马玄、尹方救援之，以鹿车运成都米给军粮。

八年，廞至州，虽崇简约，而性实奢泰。略阳、天水六郡民李特及弟庠、阎式、赵肃、何巨、李远等，及氐叟、青叟数万家，以郡土连年军荒，就谷入汉川。诏书不听入蜀，益州敕关禁之。而户曹李苾开关放入蜀，布散梁州及三蜀界。

汶山兴乐县黄石、北地卢水胡成豚坚、安角、成明石等与广柔、平康文降、刘紫利羌有仇，遂与螭桐羌郅逢等数千骑劫县令，求助讨紫利。太守杨郃挾杀豚坚，而降其余类，余类遂叛，杀长吏。冬，西夷校尉西平麴炳表出军，遣牙门将孙眺为督护，万人征之。战于常安，大为胡所破。

九年，炳以败军征还（晋）。夏，用江夏太守陈总为代。胡退散。

永康元年，诏征刺史廞为大长秋；迁成都内史中山耿滕为益州刺史、折冲将军，因廞所佩服。初，廞以晋政衰而赵星黄，占曰“星黄者王”，阴怀异计：蜀土四塞，可以自安。乃倾仓赈施流民，以收众心。以李特弟庠卫六郡人，勇壮，厚恤遇之。流民恃此，专为劫盗，蜀民患之。滕数密表：“流民刚戾，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饶，宜移还其本土；不者，与东三郡隘地。观其情态，渐不可长，将移秦雍之祸于梁益矣。”又言：“仓库虚竭，无以应锋镝之急，必益圣朝西顾之忧。”由是廞恶滕。州被诏书，已遣文武士千余人迎滕。滕以廞未出州，故在郡。廞募庠党罗安、王利等

劫滕，大败，于广汉宣化亭杀传诏者。滕议欲入州城，功曹陈恂谏曰：“今州郡并治兵，怨构日深，入城必有大祸。不如安住少城，檄诸县合村保以备秦氏；陈西夷行至，且观其变。不尔，可退住犍为，西渡江原，以防非常。”滕不从。冬十有二月，滕入城，登西门。庲遣亲近代茂取滕，茂告之而去。庲又遣兵讨滕。滕军败绩，自投少城上。吏左雄负滕子奇依民宋宁藏。庲购千金，宁不出。庲寻败，得免。郡吏皆窜走，惟陈恂面缚诣庲，请滕死丧，庲义而不杀也。恂与户曹掾常敞共备棺冢葬之。

庲又遣军逆陈总。总至江阳，闻庲有异志。主簿赵模进曰：“今州郡不协，必生大变，惟当速行。府是兵要，助顺讨逆，莫有动者也。”总更缘道迟留，至南安鱼涪津，以与庲军遇。模白总：“散财货募士卒距战，若克州军，则州可得；不克，顺流而退，必无害也。”总不能，更曰：“赵益州忿耿侯，故杀之，与吾无嫌，何为如此？”模曰：“今州起事，必当立威，虽不战，无益也。”言至垂涕。总不听。众弛，总逃草中，模衣总服格战。庲兵杀模，见非总，乃搜索总，杀之。

庲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以武阳令蜀郡杜淑、别驾张粲、巴西张龟、西夷司马龚尼、江原令犍为费远等为左右长史、司马、参军，徙犍为太守李庠为威寇将军，召临邛令涪陵许弇为牙门将。召诸王官，莫敢不往。又以广汉太守张征、汶山太守杨郃、成都令费立为军祭酒。时庠与兄〔特〕，弟流、骧，妹婿李含，天水任回、上官晶，扶风李攀、始平费他，氏符成、隗伯、董胜等四千骑在北门，庲使庠断北道。庠素东羌良将，晓军陈，不用麾志，举矛为行

伍。庾劝称大号汉。庾部下放搅，庾等忌之，遂于会所斩庾及其兄子弘等十余人；虑特等为变，又命为督将，安慰其军，还特庾丧。其夜，特、流彻众散归绵竹。庾遣故阴平令张衡、升迁费恕就绥纳，皆为特所杀。许弇求为巴东监军，杜淑、张粲逆不许，弇怒，于州阁下手刃杀淑、粲，[淑、粲左右]即亦杀弇。二子，庾腹心也。

永宁元年春正月，庾遣万余人断北道，次绵竹，以长史费远为继，前军宿石亭。特等相合得七百余人，夜袭之，因放火杀庾军略尽，进[攻]成都。城中惶惧，中郎常美与费远、李苾、张征等夜斩关委庾走，文武散尽。庾独与妻子乘小船顺水至广都，为下人朱竺所杀（哀）。庾字和叔，本巴西安汉人也，祖世随张鲁内移，家赵。赵王伦器之。历长安令，天门、武陵太守，来临州。长子曷在洛，亦见诛。特、流至成都，杀西夷护军姜发及龚尼、（相）[成]都令袁洽，因大抄掠；遣牙门王角、李基诣洛表状。

初，梁州刺史罗尚闻庾反，表庾非雄才，又蜀人不愿为乱，必无同者，事终无成，败亡可计日而俟。惠帝因拜尚平西将军，假节，领护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给卫节兵一千，梁州兵二千，又配上庸都尉义[歆]部千五百人，合四千五百人。迁梓潼太守乐陵徐俭为蜀郡、扬烈将军，陇西辛冉为广汉太守。罗尚又表请牙门将王敦兵，[凡]七千余人入蜀。

特等闻尚来，甚惧，使弟骧奉迎。特厚进宝物，尚以骧为骑督。特、流奉牛酒劳尚于绵竹。王敦说尚曰：“特等陇上塞盗劫贼，宜军无后患也，会所杀之。”辛冉本赵王伦所用，非资次，召当还，欲讨庾以自新，亦言之。尚不纳。又

冉谓特曰：“故人相逢，不吉当凶。”特自猜惧。

三月，尚至州治。汶山羌反于都安之天拭山，遣王敦讨之。杀数千人，大没女弱为生口。敦单马驰，为羌所杀。

御史冯该、张昌摄秦、雍州从事，督移还流民，徙者万余家。而特兄辅素留乡里，托言迎家。（即）〔既〕至蜀，因谓特曰：“中国乱，不足还。”遣天水阎式累诣尚，求弛领校，权停至秋，并进货赂予尚、该，许之。及秋，又求至冬。辛冉、李苾以为不可，必欲移之。式为别驾杜弢说逼移利害，弢亦欲宽进民一年。辛冉、李苾以为不可，尚从之。弢致秀才板出，还家，知计谋不行故也。时有白虹，头在井里，尾在东山，拖太城上。治中从事巴西马休问阎式曰：“此何祥也？”式曰：“占言下有万尸气，甚迫于城，非佳应，天孽可违乎！平西若能宽进民，灾自消矣。”冉、苾又白尚：“流民前廐乱际，多所枉没，宜因移，设关以夺取。”秋七月，尚移书梓潼，所在抱关。八月，关皆城。阎式曰：“无寇而城，仇必保之，蜀将乱矣！”九月，遣军军绵竹，扬言种麦，实备越逸。冉又购特、流首百匹。特、驤悉更其购云：“能送六郡大姓阎、赵、任、杨、李、上官及氏叟梁、窦、符、隗、董、费等首，百匹。”流民本无还意，大惊骇，趣特。

冬十月，特、流乃保赤祖，为二营。特称镇北、益州，流镇东，皆大将军，兄辅骠骑，弟驤骁骑，特长子荡镇军，少子雄前军，李含西夷校尉，含子国、离及任回、上官晶、李攀、费他皆将军。以天水任臧、上官惇、杨褒、杨发、杨歆、王达、麴珪、阴平李远、武都李博、略阳夕斌等参佐，而阎式、何巨、赵肃亦为宾从，其余皆有官号。辛冉遣护军

曾元攻之，为特所杀，尚督护田佐、牙门刘并助冉，复败。进围广汉。尚复遣犍为太守李苾、长史费远助冉，不能克。冉托罪于绵竹令南郡岐苞，斩之，而溃围走德阳。特等得广汉，诈为表奏，称引梁统推举窦融故事以自贵。尚书檄告谕阎式，式答曰：“辛冉倾巧，杜景狂发，曾元小竖，田佐血气不治，李叔平才经廊庙，无将帅之气，讨羸乏羌，谓可长尔。式前为节下及杜景文论留徙之宜。人怀桑梓，孰不愿之？但往初至，随谷佣赁，一室五分，复值雨潦，乞须冬熟。而不见听，必穷鹿抵虎。但恐绳之太过，进民不肯延颈受刃，其忧在后。即听式言，宽使治严，不过去九月尽集，十月坐进道，令达乡里，何有如此也！雅听未察，恤彼过言。今辛冉奴亡，叔平长遁，支分势解，事渐及己，所谓不寤曲突远薪，而有焦烂之客也。”尚率其民尽渡郫水以南，（尚）阻长围，自都安至犍为七百里捍特。特等保广汉。

太安元年春，尚牙门夏匡攻李特于立石，失利。征西遣督护衙博西征讨特，博次梓潼。晋复拜前广汉太守张征广汉太守，据德阳。尚遣督护巴西张龟督四十牙门，军繁城。博方遣参军蒙绍诱特降，尚贻博书曰：“昔年得李流笈，降心款款；由时威帖，得还为寇。闻特委诚于下吏，而流、骧七、八千人来寇日至，奸凶之态，诡譎不测，不可不重以持之也。”博不从，故为特所破于阳沔。梓潼太守张演委仓库走巴西，巴西郡丞毛植、五官襄班举郡降特。衙博才兼文武，征西大将军河间王深器之。初为阴平太守，为从事巴郡毛扶所免，怨梁州人。及西征，征西（许雄以）〔许以梁州〕。阳沔之役，寇尚未至，闻鹤鸣便退。博欲委罪梁州，托以自不供给。梁州治中表之，博以是得罪。晋乃更用许雄

为梁州刺史。

八月，特破德阳，流次成都北（上）[土]，李骧在毗桥。尚遣将张兴伪降于骧，觐士众虚实，还，以告尚。尚遣叟兵袭骧，破之。流、骧并众攻尚军，[尚]军失利，丧其器甲。梁州刺史许雄数遣军讨特，特备险，不得进。征西乃遣监军刘沈将西征，以中国有事，不果。而南夷校尉李毅遣叟兵助尚，军数挫，特势日盛。

二年春正月朔，特攻尚水上军。特从叠底渡、党徒从赤水渡入郫及水西南。缘江守军皆散走，太守徐俭逼降。尚保太城，特营少城，而流军江西之检上。蜀民先已结村保，特分人就主之。雄书谏特收质任，无得分散猛锐；流亦谏之。特怒曰：“大事以定，但当安民，何缘疑动？”而劫害不止。尚从事蜀郡任叡说尚曰：“特既凶逆，侵暴百姓，又分人众，散在诸村，怠沕无备，殆天亡特之秋也。可告诸村，密克战日，内外击之，破特必矣。”尚从之，（从）[夜]缒出叡，使宣旨告诸村，期二月十日同时讨特。手书隐语曰：“在彼杨水”。叡先诣特降，究观虚实。特问城中，叡曰：“米谷已欲尽，但有货帛耳。”因求省家，特与启信。诸村悉从叡。叡还报尚，如期出军讨特。诸村亦起，大杀特众。[特众]破退。追及于繁之官桑，斩特及兄辅、[李]远等。李流敛余众还赤祖。尚乘胜，但施游军征荡。传特首洛阳，焚其尸。李雄以李离为梓潼太守，众还赤祖，推流为大将军、大都督、[益州牧]。而荆州刺史宋岱水军三万助尚，次垫江，前锋建平太守孙阜破特德阳守将蹇硕、太守任臧，径至涪。

三月，尚遣督护张龟、何冲、左汜等军繁城；而绵竹

降，涪陵民药绅、杜阿应尚。尚又遣督护常深军毗桥，为流、骧御。荡、雄攻绅。深破骧，杀李攀，弟恭复为主。左汜、黄闾逼攻（特）北营，营中氐、羌因符成、隗伯、石定叛应汜、闾，攻荡、雄。荡母罗擐甲略陈，伯手刃罗，伤目，壮气益烈。又时成、伯战于内，汜、闾攻其外，自晨至日中，营垂欲破。会流破深，荡、雄破绅还，适与汜、闾会，大破之，成、伯将其党突出诣尚。荡策马追退军，为叟长矛所樁死。罗、雄秘不发丧，以安众心。

流以特、荡死，而岱、阜并至，恐惧。李含劝流降，流从之。雄与骧谏之，不纳，遣子世及含子胡质于阜。李离闻父、舅将降，自梓潼还，欲谏不及。雄与离谋袭阜，曰：“若功成事济，当为人主，要三年一更。”雄曰：“与君计虽定，老子不从，若何？”离曰：“当制之。若不可，便行大事。虽君叔，势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复何言？”雄乃说六郡人士，激以尚之自侵，惧以共残蜀民之祸，陈〔以袭〕阜可富贵之秋。得以破阜，阜军死者甚众。而岱病亡，荆州军退。转攻尚。流惭其短，军事任雄。雄数破尚军，〔尚〕保太城。

夏四月，尚杀隐士刘敞，故州牧刘璋曾孙也。隐居白鹿山，高尚皓首，未尝屈志，亦不预世事。尚信袄言杀之。杀之日，雷震人，大雨，城中出水。

五月，李流降于孙阜，遣子为质。〔李雄以为〕不可，乃举兵与李离袭阜。阜军败绩。宋岱病卒垫江，州军退。雄逼攻尚，尚保太城中。

六月，雄从帛羊颍渡，攻杀汶山太守陈（图）〔崑〕，据郫城。秋七月朔，雄入郫城，流尽移营据之。三蜀民流

进，南入东下，野无烟火，卤掠无处，亦寻饥饿；唯涪陵民千余家在江西，依青城山处士范贤自守。平西参军涪陵徐輿求为汶山太守，抚帅江西民，与官犄角讨雄。尚不许。輿怨之，求使江西，因叛降雄。雄以为安西将军，[说贤]给其军粮，雄得以振。

九月，流病死，雄复称大将军、都督、州牧。尚数攻郫，雄使武都朴泰谕尚曰：“李骧与雄以饥饿孤危，日斗争相咎，骧欲将民江西食谷。若潜军来，我为内应，可得也。”尚以为然，大与金宝。泰曰：“今事故未立效，后取不晚也。”又求遣人自随覘伺，尚从之。泰要发火，遣隗伯诸军攻郫。骧使道设伏，[泰]以长梯上伯军，伯军见火起，皆争缘梯。雄因放兵击之，大破尚军。雄径追退[军]，夜至城下，称万岁，曰：“已得郫城矣！”入少城，尚乃觉，保太城。骧别攻犍为，断尚运道，获太守武陵龚恢。恢往为天水西县令，任回为吏。回问曰：“识故吏不？”恢曰：“识汝耳。”郡吏星散，惟功曹杨涣侍卫，回谓曰：“卿义人也，吾力恐不能救，龚君不能免也，卿宜早去。”涣曰：“背主求生，何如守义而死！”遂并见杀。以李溥为犍为太守。雄生获伯，知其伤，死创也；伯女为梁双妻，为己用，故不杀。

闰十二月，尚粮运不继，而被攻急，夜退，由牛鞞水东下，留牙门张罗持城。终夜，比雄觉，去以远。仓卒失节钺，罗持从后，得之，并获资应。雄得成都。

梁州刺史许雄以讨贼不进，槛车征诣诏狱，惟护军与汉国太守杜孟治、都战帅赵汶、荆州太守梓潼守汉中。

永兴元年春正月，尚至江阳。军司辛宝诣洛表状，诏书

权统巴东、巴郡、涪陵三郡，供其军赋。冬，尚移屯巴郡，遣军掠蜀中，斩雄从祖冉，获骧妻咎、子寿兄弟。十二月，雄太尉李离伐汉中，杀战帅赵汶。

永嘉元年春，尚施置关戍，至汉安、樊道。时益州民流移在荆、湘州及越嶲、牂柯，尚（书）〔表〕置郡县，就民所在；又施〔置〕诸村参军。

三月，关中流民邓定、旬氏等掠汉中，〔据〕冬辰势以叛。巴西太守张燕帅牙门武肇、汉国郡丞宣定遣兵围之，氏求救于李雄。夏五月，雄遣李离、李云、李璜、李凤入汉中救定。杜孟治闻离至，命燕释围保州城。初，燕攻定，定众饥饿，伪降，送金一器与燕，燕纳之。居七日，氏至，定还冬辰势；燕进围之，不听孟治言。离至，先攻肇营，营破；次攻定，又破之。燕惧战，将百骑走，离等大破州军。牙门蔡松退告孟治曰：“州军已破，贼众，不可待也。”孟治怖。护军欲城守，谓孟治曰：“贼来虽众，客气之常。李区区有东南之逼，必不分宿兵于外，不过迎拔定、氏耳。”孟治曰：“不然。雄冒称帝王，纵横天下，以遣重众，必取汉中。虽有牢城，士民破胆，不可与待寇也。”乃开门退走。护军北还。孟治入大桑谷，民数千家，车数千两，一夜行才数十里。而梓潼荆子以父与孟治有隙，合子弟追之，及于谷口。孟治弃子走，荆子获之，及吏民千余家。惟汉国功曹毋建荷担杖曰：“吾虽不肖，一国大夫，国亡不能存，终不属贼也。”饿死谷中。积十余日，离等引还。汉中民句方、白落率吏民还守南郑。

二年，诏书录尚讨特功，加散骑常侍、都督二州，进爵夷陵侯。长子宇以佩奉车都尉，拜次子延寿骑都尉。梁州以

[为] 雄所破坏，晋更以皇甫商为梁州。商不能之官，更用顺阳内史江夏张光为刺史，治新城。汉中民逼李凤寇掠，东走荆沔。

三年冬，天水荀琦、张金苟、略阳罗叢杀雄太尉李离，降尚。雄太傅骧、李云、李璜攻叢，为所破，杀云、璜，雄从弟也，为[司徒]、司空。十有二月，琦等送离母子于尚，尚斩之，分其室。

四年，天水文石杀雄太宰李国，以巴西降尚，梓潼、巴西还属。初，巴西譙登诣镇南请兵，镇南无兵，表为扬烈将军、梓潼内史，义募三巴蜀汉民为兵，克复州郡。先征宕渠，杀雄巴西太守马脱，(还) [进] 住涪。折冲将军张罗进据犍为之合水。巴蜀为语曰：“譙登治涪城，文石在巴西，张罗守合水，巴氏那得前！”

秋七月，尚薨于巴郡。尚字敬之，一名仲，字敬真，襄阳人也。历尚书丞、郎，武陵、汝南太守，徙梁州，临州。诏书除长沙太守(下邳) 皮素(泰昆) 为益州刺史，兼西夷校尉、杨烈将军，领义募人及平西(将) 军，当进治三关。时李骧急攻譙登，素次巴东，敕平西将(军) 张顺、杨显救登。尚子宇恚恨(加) 登，粮运不给，素至涪，欲治执事，执事怀惧。冬，十有二月，素至巴郡，降人天水赵攀、阎兰等夜杀素。素字泰混，下邳人也。建平都尉暴重杀宇及攀，巴郡乱，不果救登。三府官属上巴东监军、冠军将军南阳韩松为刺史、校尉，治巴东。

五年春正月，李骧破涪城，获登，巴西、梓潼复为雄有。荆、湘有乱，氐苻成、隗文作乱宜都，西上巴东。雄众攻焚道，走犍为太守魏纪，杀江阳太守姚袭。

二月，氏隗文等反于巴东，暴重讨之，未下。重杀刺史韩松。松字公治，南阳人，魏大司徒暨孙也。〔重〕自领三府事。

三月，三府文武与巴东太守、吏共囚重及妻子于宜都，杀之；共表巴郡太守张罗（字景治）行三府事。罗治枳。自讨隗文于宫圻，破降之。旬月复叛，劫巴郡太守黄龁，托以为主。龁穷急，〔欲〕自杀，主簿杨预谏曰：“文之宿恶，江川所知，拘劫明府，谁不危心，虚假之名，孰当信之？可使张将军知其丹诚，何遽如此？”龁曰：“贼已（道断）〔断道〕，何缘得令景治知之？”预乃作龁书，遣弟逃氏诣罗。罗曰：“子宣宣诚，吾自明之耳。”隗文闻，怒，囚龁执预，问遣信状。龁曰：“不遣也。”文乃考预一日夜，预不言。文欲杀龁，预死杖下，文义之，赦龁。罗遣军讨之，破还。罗自讨之，败绩，身死。罗字景治，河南梁人也。（巴中无复余种矣）文驱略吏民西上降雄，〔巴中无复余种矣〕。〔雄〕将任回获犍为太守魏纪。三府文武共表平西司马王异行三府事，又领巴郡太守。梁州刺史张光复治汉中。

六年，龙骧将军、江阳太守（犍为）张启与广汉罗琦共杀异。异字彦明，蜀人也。启复行三府事，罗琦行巴郡太守。启病亡。启字进明，犍为人，蜀车骑将军张翼孙也。三府文武复共表涪陵太守义阳向沈行西夷校尉，〔率〕吏民南入涪陵。

建兴元年春，沈卒。涪陵多疫病。蜀郡太守江阳程融、宜都太守犍为杨芬、西夷司马巴郡常歆、都安令蜀郡常仓弘等，共推汶山太守涪陵兰维为西夷校尉。时中原既乱，江东有事，救援无所顾望，融等共率吏民北出枳，欲下巴东，遂

为雄将李恭、费黑所破获。

五月，梁州刺史张光讨王如党涪陵李运、巴西王建于盘蛇便作山，疑其欲叛也。运、建走保枸山，光遣军攻破，杀之。建女婿杨虎保黄金山以叛，讨之。虎夜弃营还趋厄水，去州城四十里住。光遣其子孟苙讨之，迭有胜负。光求助于武都氏王杨茂搜，虎亦求救于茂搜。初，茂搜子难敌遣养子适贾梁州，私买良人子一人，光怒，鞭杀之。难敌以是怨光，曰：“使君初来，大荒之后，兵民之命，仰我氏活，氏有小罪，不能赏也？”阴谋讨光。会光、虎求救。秋八月，茂搜遣难敌将骑入汉中，外言助光，内实应虎。至州城下，光以牛酒飨劳，遣与孟苙共讨虎。孟苙自处前，难敌继后。与虎战久，难敌从后击孟苙，大破，生禽孟苙，杀之。

九月，光恚死，州人共推始平太守胡子序领州。冬十月，虎与氏急攻州城，子序不能守，委城退走。氏、虎得州城，发光冢，焚其尸丧。难敌得光鼓吹妓乐，自号刺史。虎领吏民入蜀。汉中民张咸等讨难敌，难敌退还，咸复入蜀。于是三州没为雄矣。

蜀自太康至于太安，频怪异。成都北乡有人尝见女子僻入草中，往视，[见]物如人，有身形头目口，无手足，能动摇，不能言。广汉有马生角，长大各半寸；又有驴，无皮毛，袒肉，饮食数日死。繁、什邡、郫、江原生草，高七、八尺，茎叶赤，子青如牛角，内史耿滕以为朱草，表美于成都王。元康三年正月中，欽一夜有火光，地仍震。童谣曰：“郫城坚，盎底穿，郫中细子李特细。”又曰：“江桥头，阙下市，成都北门十八子。”及尚在巴郡也，又曰：“巴郡葛，当下美。”（巴郡）皮素之西上也，又曰：“有客有客，来侵

门陌，其气欲索。”

武平府君云：“谯周言：‘（巴）[己]没三十年后，当有异人入蜀，蜀由之亡。’”蜀亡之岁，去周三十三年。又曰：“宋岱不死，则孙阜不（交）[反]，（市）[币]三旬之间，流、雄之首悬于辕门。”愚以为宋岱方进，阜见得质，（及）[反]更（摧）[摧]败；设岱生在，无所保据矣。杜弢自湘中与柳监军书曰：“前诸人不能宽李特一年，又不以徐土权为汶山太守，而屯故如此。〔所〕谓失之毫厘，差以万里。”斯言有似。然必以不杜渐为恨者：流民初西，当承诏书闭关不入；其次易代赵廞，选宜内遣；平西绵竹之会，听王敦之计，少可以宁。毫厘之觉，非彼之谓也。

譔曰：先王规方万国，必兼亲尊贤能而任宗盟者，盖内藩王室、外御叛侮。故元牧有连率之职，奉贡无失职之愆。爰及汉氏，部州必卿佐之才，郡守皆台鼎之望。是以王尊、王（褒）[襄]著名前世，第五伦、蔡茂径登三司。斯作远之准格，不凌之令范也。自大同后，能言之士无不以西土张旷为忧，求王皇宗，树贤建德。于时莫察，视险若夷，缺垣不防，任非其器，启戎长寇，遂覆三州。《诗》所谓“四国无正，不用其良”也。

【译文】

古代的时候，国家无论大小，必定有记事的史官，记载成功著录失败，用以表明惩戒和劝勉。稽考前代的法式，州部也应该如此。自从刘氏衰替而晋朝建立，天下文化学术比不上以前的时代，这是因为天下动乱多事的缘故。我的族祖武平府君（指常宽）、汉嘉杜府君（即杜龚）都著有《蜀后志》，记载有大同及其丧乱的情况。然而下至李氏成汉，内

容不太系统条贯，再说其中的始末，也有的不太详细。我常璩以前在蜀的时候虽然栉风沐雨，备历艰难，但是谙熟各种典章和史事，所以重新撰述史事，标明晋朝年号，上以彰明道德，下以记载治乱，希望以此有益于国史的增广见闻，哪怕是起到几万分之一的作用也好。

魏咸熙元年，即蜀汉破亡的第二年，任命东郡人袁邵为益州刺史，陇西太守安平人牵弘为蜀郡太守，金城太守天水人杨欣为犍为太守。后主东迁后，内移蜀汉大臣宗预、廖化及诸葛显等共三万家于东部以及关中地区，免除二十年的田租。董厥、樊建并为相国司马昭的参军。冬季，分益州，设置梁州。派遣董厥、樊建兼官散骑常侍，出使蜀地，进行慰劳。

晋泰始元年春季，刺史袁邵因修治城池未报告朝廷，将被征回。故蜀汉侍郎蜀郡人常忌前往相国府陈述袁邵抚恤有方，远国初附，应当逐渐导化，不宜改换州将，使远方之人失望。相国司马昭听从他的建议，辟召常忌为舍人。冬季十二月，晋武帝即帝位。

二年春季，晋武帝广纳梁、益人士，任用地方上的优秀人材，任用故黄金督蜀郡人柳隐为西河太守，巴郡文立人为济阴太守，常忌为河内县令。

四年，故中军士王富畏罪潜逃，秘密勾结亡命刑徒，有数百人之多，自称是诸葛都护，在临邛起事，转侵江原。江原方略吏李高、閼术将王富缚送至州，刺史童策将他斩首。当初，诸葛瞻与邓艾交战于绵竹，作战身亡，但未见尸首，有人便说诸葛瞻活着远逃他乡。诸葛瞻的亲兵说王富的相貌酷似诸葛瞻，所以王富假冒诸葛瞻起事。

五年，散骑常侍文立上表，给予故蜀大臣名勋后人五百家免役及优待，不使他们从事繁重的劳役，都依据以前的官号品级排序。

六年，分益州南中建宁、云南、永昌、兴古四郡为宁州。

七年，汶山守兵吕臣等人杀死督将叛乱，被灭族。当初，蜀国因汶山郡北与阴平、武都逼近，于是在险要处设置守卫，自汶江、龙鹤、冉駹、白马、匡用五围，都修置军屯、军营。晋初为边境防御夷人，仍沿用这些设置。

八年，三蜀一带地面生出如白毛一类的东西（硝一类的盐碱物质，遇水溶解后，结晶成纤维状），三个晚上就长到七八寸长，绵延达数里。

十年，汶山的白马胡人恣意放纵，掳掠各少数民族。夏季，刺史皇甫晏上表要求出军讨伐。别驾从事王绍等人强烈劝阻，不听从。典学从事蜀郡人何旅劝阻说：“当年周宣王夏季六月北伐，是因为猋狁十分强盛，威胁京城的缘故。如今胡夷相互残杀，这是戎虏常见之事，不会构成大患；况且盛夏出军，天降暴雨，必有疾疫流行。宜于秋冬季节出兵，那时再图谋他们也不算晚。”皇甫晏不听，于是西行。军城比人，麇入营中，军中掌占卜者认为不祥，皇甫晏觉察不到。胡人康水子烧香说军出必败，皇甫晏认为这是沮丧军众士气，将他斩首。夏季五月，军至都安，驻屯在观坂。何旅又谏阻说：“现在下营的地名叫观坂，自上观下，是反上的兆象，这样的出征不祥。当年汉高祖过柏人县，突然悟到‘柏人’不祥而免于灾难。岑彭厌恶彭亡的地名而不离开，于是被刺客刺死于彭亡。我们应该移营于它处。”皇甫晏不

采纳他的话。当夜，他所率领的中州兵蔡雄、宣班、张仪等人因汶山道路艰险，畏惧胡人强盛，而皇甫晏刚愎自用，为将士所怨愤，遂带领牙门张弘、督张衡等人谋反，杀死皇甫晏。这一夜众军大乱，不知所为。只有兵曹从事犍为人杨仓奋力相战，弯弓射箭百余发，且怒骂蔡雄；众人向他进攻，杨仓矢尽被杀。从事广汉人王绍也一同战死。当初，皇甫晏尚未出兵时，蜀中有传言相告说：“井中有人。”学士靳普解释说：“客星进入东井，东井是益州的分野，我担心有刺客进入。又有猛风，这是逆风。《观》卦的占词说如果有军西行，护观坂门，人向天井，越发可虑。”所以何旅恳切相劝。最终果如其言。张弘等人上表，诬告皇甫晏欲率领自己一起谋反，所以将他杀死，请求皇帝免罪。张弘的军队抢掠骚扰百姓。广汉主簿李毅对太守弘农王濬说：应该急救益州祸乱，我敢担保皇甫晏并没有作恶，必定是为张弘等所冤杀。王濬听从了这个意见。皇甫晏的主簿蜀郡人何攀因母丧在家，听说变乱的消息，脱去丧服赶赴洛阳，向朝廷诉说皇甫晏是忠臣孝子，而张弘等是恶逆之人，真相于是大白。皇帝于是颁布诏书，任命王濬为益州刺史，加轻车将军。王濬斩杀张弘等人，益州叛乱得以平定。

咸宁三年春，刺史王濬杀死犍为民陈瑞。陈瑞起初以鬼道迷惑群众，鬼道开始时的方法是用酒一斗、鱼一头，不供奉他神，特别看重新鲜和清洁。家有死丧及妇女生孩子，不过百日不得进入道教设坛祭神的场所。主持者称为“祭酒”。遇到父母妻子去世，不允许抚殡入吊，也不得探问产妇及生病者。以后逐渐转向奢靡，制作朱衣、素带、朱帻、进贤冠。陈瑞自称“天师”，信徒达数千人。王濬听说后，

认为这是不孝，将陈瑞及其祭酒袁旌等人斩首，焚烧了道徒的客舍。益州信奉陈瑞鬼道的百姓以及现官二千石长吏巴郡太守犍为人唐定等人，都被免官或除名。蜀中山川神祠都种植松柏，王濬认为不合乎礼仪制度，全部毁坏烧除，用松柏制成舟船，惟独不毁禹王祠及汉武帝祠。又禁止民众进行祀巫。从此蜀地没有了淫祀的风俗，教化大行，出现了树木连理、嘉禾、黄龙、甘露等瑞祥的景象。

三月，按照诏书规定，停罢军事屯田，大量制作舟船，为伐吴做准备。别驾何攀认为佃兵仅五、六百人，不能完成任务，宜召集轮休在家的州兵，借用各郡的武吏，共万余人进行造作，年底可以完成。王濬听从了这个意见。何攀又建议：裁船入山，路途数百里，费时费力。而蜀地民众冢墓大多种有松柏，官府应该收买十分之四，这样入山者可以减少。王濬下令何攀掌管舟船器仗。冬季十月，派遣何攀出使到洛阳上表报告可以出兵征伐的情况，并顺便至襄阳与征南将军羊祜、荆州刺史宋廷讨论军事进攻的计略。

四年春季，汉中郡吏袭祚等人谋杀太守姜宗叛乱。姜宗察觉了他们的行动，进行坚守。袭祚等人放火烧毁南郑的市场以及平民的房屋，全族被杀。刺史王濬当迁官为大司农，至汉寿时，再次派遣参军李毅赴洛阳，与何攀一起上表请求征伐吴国。

五年，皇帝颁布诏书，授予王濬龙骧将军的官职，授与假节，监理梁、益二州军事。任命何攀为郎中，参与军事谋划。任命典军从事张任、赵明、李高、徐兆为牙门，姚显、郤坚为督。冬季当大举发兵。而秋季何攀还在洛阳出使，安东将军王浑上表说孙皓计划北侵，请求出兵，朝廷讨论征讨

事，欲等待到六年（即次年）再说。何攀因此上表可趁势进行攻取，推测孙皓必不敢自己来送死。皇帝乃许可。

冬季十二月，王濬自成都督率水陆军及梁州三水胡七万人伐吴。临出发前，牙门将李延因争骑被斩，李延是王濬钟爱的侍将，众人莫不肃然。到达江州时，皇帝下诏进王濬为平东将军，都督二州军事，巴东监军唐彬及平南军都受他的指挥。另外又派遣参军李毅率军由涪陵入取武陵，会师于巴陵。

太康元年春季三月，吴国平定。何攀、李毅以下因功受封的各有等差。以淮南人胡璆为益州刺史，王濬迁官为辅国将军。当初，王濬将要出征时，向靳普问道：“此行结果如何？”靳普回答说：“客星伏于南斗之中，而太白星、岁星位于西方，占卜的结果是：‘东方之国将要破灭’。将军此行必能如愿以偿。”靳普善长数术，不贪图荣华富贵，死的时候还是一个平民。

三年，将梁州、益州更改为轻州，刺史乘传车至京都奏事。因蜀地羌夷很多，设置西夷府，以平吴军司张牧为校尉，持节统兵。西夷校尉治西夷，益州刺史治蜀，各置衙署，各有长史、司马等僚属。

五年，撤销宁州建置，诸郡还属益州，设置南夷校尉，持节统兵如同西夷校尉府，都可以举荐秀才、廉良。

八年，晋武帝子成都王司马颖受封，以蜀郡、广汉郡、犍为郡、汶山郡的十万户作为王国，将蜀郡太守改称为成都内史。

元康六年，又将梁、益州改为重州。迁益州刺史栗凯为梁州，加官材官将军；扬烈将军赵廋为益州刺史，加官折冲

将军。关中氐人及马兰羌人谋反，进寇天水、略阳、扶风、始平、武都、阴平等地。朝廷派遣梁州刺史及东羌校尉、镇西将军率兵征讨，没有攻克。益州遣牙门马玄、尹方前往救援，自成都以鹿车运米供给军队粮食。

八年，赵廞到达益州，他虽然崇尚简约，而本性实际是崇尚奢侈。略阳、天水六郡之民李特和其弟李庠、阎式、赵肃、何巨、李远等人，以及氐叟、青叟数万家，因家乡连年兵荒马乱，前往汉川就食。朝廷不许入蜀，益州下令各个关口禁止进入。但是户曹李苾却开关放入蜀中，流民于是散布于梁州及三蜀地界。

汶山兴乐县的黄石、北地卢水胡成豚坚、安角、成明石等人与广柔、平康文降、刘紫利羌有仇，于是与犍为羌郅逢等数千骑劫持县令，请求帮助讨伐刘紫利。太守杨邠挾杀成豚坚，招降他的余众，他的余众于是叛乱，杀害长吏。冬季，西夷校尉西平人麴炳上表请求出军，派遣牙门将孙眺为督护，以万人进行征讨。战于常安，被胡人打得大败。

九年，麴炳以败军被召还。夏季，任用江夏太守陈总取代麴炳。胡人退散。

永康元年，皇帝下诏征召刺史赵廞为大长秋；迁成都内史中山人耿滕为益州刺史、折冲将军，仍旧使用赵廞佩带的印绶。当初，赵廞以晋政衰落而赵星呈现黄色，占卜的卜辞说是“星体为黄色者当王”，于是暗中怀有异心：蜀地四面闭塞，可以安然自保。于是倾仓赈施流民，以收买人心。李特之弟李庠卫是六郡人，勇猛强壮，赵廞待之优厚。流民恃此无恐，专做盗窃抢劫之事，蜀民苦不堪言。耿滕多次秘密上表：“流民刚强戆直，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容，宜将

流民移还其本土；不然的话，可将东部三郡险隘之地给与们。观察他们的情况，现状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他们将要把秦雍之祸转移到梁益地区了。”又说：“仓库虚竭，无足以应付战争的急需，必定要加重圣朝的西顾之忧。”赵廞因此而厌恶耿滕。益州接到诏书，已派遣文武士千余人迎接耿滕。耿滕因赵廞尚未出州，所以仍留在郡中。赵廞募集李庠的党徒罗安、王利等人劫持耿滕，结果大败，便于广汉宣化亭杀死传达诏令者。耿滕准备进入州城，功曹陈恂劝阻说：“现今州郡一起领兵交战，怨恨日深，入城必有大祸。不如安住少城，传檄诸县合并村保以备秦氏；西夷校尉陈总就要来到，再观察一下他的情况。否则，可以退住犍为，西渡江原，以防非常之变。”耿滕不从。冬季十二月，耿滕进入城中，登上西门。赵廞派遣亲信代茂去杀耿滕，代茂将情况告诉了耿滕，随后离去。赵廞又遣兵讨伐耿滕。耿滕军队战败，自投少城之上而死。吏左雄背着耿滕的儿子耿奇藏在百姓宋宁的家中。赵廞悬赏千金求购耿奇，宋宁没有交出。赵不久失败，耿奇得以免祸。郡吏们全都四散逃走，惟独陈恂自缚双手来到赵廞处，请求收殓耿滕的尸体，赵廞义而不杀。陈恂与户曹掾常敞一起备好棺木将耿滕埋葬。

赵廞又派遣军队迎接陈总。陈总到达江阳，听说赵廞有异志。主簿赵模进言说：“现今州郡不和谐，必定生出大变，理当速行。西夷校尉府是军事枢要，助顺讨逆，没有人敢擅自行动。”陈总则故意在路上迟留缓进，到达南安鱼涪津，以期与赵廞的军队相遇。赵模告诉陈总说：“应该散放财货，招募士兵，准备与赵廞交战，若能攻克州军，则益州可得；不能攻克，就顺流而退，必定无害。”陈总不能接受

这个建议，反而说：“赵益州是生耿侯的气，所以杀了他，赵廋与我没有嫌隙，为何要这么做？”赵模说道：“现今赵益州刚刚起事，必定要通过杀你来建立威仪，你即使不想与他交战，也没有用处。”言谈之间，声泪俱下。但陈总不加听从。陈总军队松弛涣散，陈总逃至草丛隐藏，赵模身穿陈总的衣服与敌兵搏斗。赵廋的兵士杀死赵模，发现不是陈总，于是搜寻陈总，将他杀死。

赵廋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以武阳令蜀郡人杜淑、别驾张粲、巴西人张龟、西夷司马龚尼、江原令犍为人费远等人为左右长史、司马、参军，将犍为太守李庠迁官为威寇将军，征召临邛令涪陵人许弇为牙门将。又征召成都王国的属官，莫敢不往。又以广汉太守张征、汶山太守杨郃、成都令费立为军祭酒。这时李庠与兄李特，弟李流、李骧，妹婿李含，天水人任回、上官晶，扶风人李攀、始平人费他，氏人符成、隗伯、董胜等四千骑正在北门，赵廋派李庠断绝北道。李庠素来为东羌校尉府的军将，通晓军阵战法，不用旌旗，举矛即可指挥行伍。李庠劝赵廋称帝，立国号为汉。李庠的部下放搅，赵廋等对此很忌恨，遂于会面的场所斩杀李庠及其兄子李弘等十余人；他担心李特等人生变，又任命李特为督将，安慰其军，将李庠的尸体交还李特安葬。当夜，李特、李流撤众散归绵竹。赵派遣故阴平令张衡、升迁人费恕前往安抚接纳，都被李特杀死。许弇要求担任巴东监军一职，杜淑、张粲故意作对不允许弇，许弇发怒，于州阁之下亲手杀死杜淑、张粲，杜淑、张粲随从也杀死了许弇。杜淑、张粲二人都是赵廋的心腹。

永宁元年春季正月，赵廋派遣万余人断绝北道，驻扎于

绵竹，以长史费远为后续，前军宿于石亭。李特集合七百余
人，夜袭赵廋军队，放火烧营，将赵廋军队杀死略尽，接着
进攻成都。城中惊慌恐惧，中郎常美与费远、李苾、张征等
人深夜斩关而走，丢下赵廋不管，文武官属一时散尽。赵廋
独自与妻子乘小船顺水而至广都，被下人朱竺杀死。赵廋字
和叔，本来是巴西安汉人，他的先祖随张鲁内移，安家于赵
地。赵王司马伦很器重他，历任长安令，天门郡和武陵郡太
守，最后来到益州。他的长子赵曷在洛阳，也被杀。李特、
李流到达成都，杀死西夷护军姜发及龚尼、成都令袁洽，趁
机大肆抄掠；并派遣牙门王角、李基前往洛阳上表报告
情况。

当初，梁州刺史罗尚听说赵廋谋反，上表进言说赵廋并
非雄才，再者蜀人不愿为乱，必定无人追随，事终无成，败
亡指日可待。惠帝于是拜罗尚为平西将军，授与假节，领护
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给予卫节兵一千，梁州兵二千，又配
上庸都尉义歆的部兵一千五百人，总共四千五百人。迁梓潼
太守乐陵人徐俭为蜀郡太守、扬烈将军，陇西人辛冉为广汉
太守。罗尚又上表请求督牙门将王敦所部兵，总共有七千余
人随他入蜀。

李特听说罗尚到来，十分恐惧，派出其弟李骧奉迎。李
特厚进宝物，罗尚任命李骧为骑督。李特、李流于绵竹进奉
牛酒，慰劳罗尚。王敦劝说罗尚道：“李特等人乃是塞上的
盗劫贼，打仗交战应该不留后患，可在会面的场所杀掉
他。”辛冉本来是因为赵王伦的关系得到任用，并非依靠资
历，受到征召应当回去，他打算通过讨伐赵廋改换自身形
象，也谈了这个意见。罗尚没有采纳。辛冉又对李特说：

“故人相逢，不吉当凶。”李特自己既猜疑又害怕。

三月，罗尚到达州治。汶山羌在都安的天拭山反叛，罗尚派遣王敦征讨。杀死数千人，大量掳掠妇女老弱为俘虏。王敦单马进击，被羌人杀死。

御史冯该、张昌分别担任秦州和雍州的从事，督领移还的流民，迁徙的流民有一万余家。李特的兄长李辅一向居留乡里，假托迎家人还乡前往蜀地。到蜀后，对李特说：“中原地区战乱，不足以还乡。”派遣天水人阎式多次到罗尚处，请求解除统领、检查流民的移还，暂停至秋季，并进送货物贿赂罗尚、冯该，他们答应了这个要求。及至秋季，又要求延至冬季。辛冉、李苾以为不可，要求必须移还。阎式为别驾杜弢陈说逼迫移还的利害，杜弢也主张宽限流民一年。辛冉、李苾认为不可，罗尚听从了辛冉、李苾的意见。杜弢将举荐自己为秀才的证书送还了罗尚，回到了家里，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主张得不到推行。这时天象出现有白虹，头在井宿，尾在东山，拖于太城之上。治中从事巴西人马休向阎式问道：“这是什么灾祥？”阎式说：“占辞说白虹之下有万尸气，迫城甚急，不是好兆头，天灾能违背吗？平西将军若能宽限流民移返，则灾祸自消。”辛冉、李又向罗尚报告说：“流民们在赵廋变乱之际，非法侵吞了很多财物，应该借移还之机，设置关卡加以夺取。”秋季七月，罗尚向梓潼移送文书，要求所在闭关。八月，各关全都筑起城墙。阎式说道：“无寇而城，仇必保之，蜀地将要动乱了！”九月，派遣军队驻扎于绵竹，扬言说是种麦，实际是防备逃跑。辛冉又以百匹绢悬赏李特、李流的首级。李特、李骧将其悬赏的赏格更改为：“能送上六郡大姓阎、赵、任、杨、李、上

官氏以及氏叟梁、奚、符、隗、董、费等氏的首级，赏赐百匹。”流民本来就没有移还的意愿，闻听此言极为惊骇，纷纷归附李特。

冬季十月，李特、李流据守赤祖，分为二营。李特称为镇北、益州，李流称为镇东，都是大将军之号，其兄李辅为骠骑将军，弟李骧为骁骑将军，李特长子李荡为镇军将军，少子李雄为前军将军，李含为西夷校尉，李含之子李国、李离以及任回、上官晶、李攀、费他都称号将军。以天水人任臧、上官惇、杨褒、杨发、杨珪、王达、麴歆，阴平人李远、武都人李博、略阳人夕斌等为参佐，阎式、何巨、赵肃也成为宾从，其余都有官号。辛冉派遣护军曾元前来攻打，为李特所杀，罗尚督护田佐、牙门刘并帮助辛冉作战，再次失败。李特进围广汉。罗尚又派遣犍为太守李苾、长史费远协助辛冉，也不能攻克。辛冉推罪于绵竹令南郡人岐苞，将他斩首，突破包围逃至德阳。李特等得到广汉，诈称已经向朝廷上表奏请，并称引梁统推举窦融的故事以提高自己的地位。罗尚写了一篇晓以利害的檄文给阎式，阎式回答说：“辛冉是奸巧，杜景是狂人，曾元是竖子，田佐无能之极，李叔平有治国之才，但无将帅气质，讨伐羸弱的羌人，可以说是胜任有余。我以前曾为您及杜景文谈过留下流民的事宜。人人怀有桑梓之情，谁不愿意回到家乡？但往昔初到这里的时候，只能是哪里有粮就到那里佣工，一家分散五方，又赶上雨潦不断，乞求等到冬熟以后。而不加以允许，非要逼我们走投无路起而反抗。只怕是绳之太过，奋起反抗的民众不肯伸出脖子受刑，真正的忧虑还在后边。如果听我的进言，从宽让他们治办行装，过不了九月份就可以全部集中，

十月份就可以安然上道，使他们回到乡里，哪里会有目前这种情况！好建议没有听察，错误的言论却听从。如今辛冉死亡，叔平长遁，支分势解，祸事渐及自身，这就是所谓不明白曲突远薪的道理，于是就有了焦头烂额之客。”罗尚率领所属民众全部渡过郫水，进至郫水以南，沿河筑起长围，自都安至犍为七百里，用以抵御李特。李特等人据守广汉。

太安元年春季，罗尚的牙门夏匡攻打李特于立石，失利。征西大将军派遣督护衙博西征讨伐李特，衙博驻扎于梓潼。晋朝又拜前广汉太守张征为广汉太守，据守德阳。罗尚派遣督护巴西人张龟督四十牙门，驻军繁城。衙博这时正派遣参军蒙绍诱降李特，罗尚给衙博写信说：“前些年得到过李流的信笺，投降之心很真诚；但那是在兵威之下的顺从，得到宽纵后仍然还是寇贼。我听说李特又向下吏蒙绍表示要投诚，可是李流、李骧七、八千人贼寇不断来到，奸凶之态，诡谲不测，不可不严加提防。”衙博不予听从，所以为李特击破于阳沔。梓潼太守张演丢下仓库逃至巴西，巴西郡丞毛植、五官掾襄班举郡投降李特。衙博兼具文才武略，深受征西大将军河间王的器重。初为阴平太守，后为从事巴郡毛扶所免，遂怨恨梁州人。及至西征，征西大将军许诺给他梁州刺史的官职。阳沔之役，贼寇尚未来到，他听到鹤鸣之声便退。衙博想要委罪于梁州，推托败因是由于梁州未能供给其军实。梁州治中表奏朝廷说明了情况，衙博因此而获罪。晋朝于是另外任用许雄为梁州刺史。

八月，李特攻破德阳，李流驻扎于成都北土，李骧在毗桥。罗尚派遣将领张兴伪降于李骧，侦察李骧士众的虚实，回来之后报告了罗尚。罗尚派遣叟兵袭击李骧，击破了李

驤。李流、李驤合力攻打罗尚军队，罗尚军失利，丧失了器械甲冑。梁州刺史许雄数次派遣军队讨伐李特，李特据险而守，许雄无法前进。征西大将军决定派遣监军刘沈将西征，但因中原有事，未能实现。南夷校尉李毅派遣叟兵协助罗尚，军队数次遭到挫折，李特的势力一天一天强盛。

二年春季正月朔日，李特攻打罗尚在郫水上的晋军。李特从盘底渡、党徒从赤水渡进入郫以及郫水西南。沿江守军全都逃散，太守徐俭被逼投降。罗尚据守太城，李特入据少城，李流驻军郫江江西的检上。蜀地的民众在此之先已经联村结成坞堡，李特分别派人进入坞堡加以控制。李雄写信给李特劝阻，认为应将州郡大姓的子弟收为人质，不要将其精锐兵力分散；李流也对此提出劝阻。李特发怒说：“大事已定，只需要安民，为何要使他们心生疑虑而骚动？”然而抢劫伤害百姓的事情并没有停止。罗尚的从事蜀郡人任叡向罗尚进言道：“李特逞凶之后，侵暴百姓，广分部众，散布各村，懈怠麻痹，毫无防备，大概这是上天灭亡李特之秋。可以传告各村，秘密确定战斗日期，内外夹击，击破李特肯定无疑。”罗尚听从了他的话，夜晚以绳索将任叡悬吊而下，让他将这个意思传告各村，定于二月十日同时讨击李特。并亲自写下暗语：“在彼杨水”。任叡首先到李特投降，探听虚实。李特讯问城中情况，任叡说道：“米谷就要吃光，只剩下财货布帛了。”他趁机要求返家省视，李特给了他通行证。各村全都听从任叡。任叡回去向罗尚报告，如期出军讨伐李特。各村也同时起兵，大杀李特部众。李特部众被击破而退。一直追至于繁的官桑才赶上，斩杀了李特及其兄长李辅、李远等人。李流收集余众回到赤祖。罗尚乘胜出击，

但只是派出游军征伐李荡。将李特首级传送到洛阳，焚烧了他的尸体。李雄以李离为梓潼太守，率众回到赤祖，推举李流为大将军、大都督、益州牧。荆州刺史宋岱率领水军三万援助罗尚，进至垫江时，前锋建平太守孙阜击破李特的德阳守将蹇硕和太守任臧，一直进至涪县。

三月，罗尚派遣督护张龟、何冲、左汜等驻军于繁城；这时绵竹投降，涪陵百姓药绅、杜阿起兵与罗尚呼应。罗尚又遣派督护常深驻军于毗桥，受到李流、李骧的抵御。李荡、李雄攻打药绅。常深击破李骧，杀死李攀，其弟李恭又成为首领。左汜、黄闾逼攻李特的北营，营中的氏、羌因符成、隗伯、石定叛变而响应左汜、黄闾，攻打李荡、李雄。李荡的母亲罗氏披甲巡视阵地，隗伯亲手持刀刺向罗氏，刺伤了她的眼睛，壮气益烈。又，此时符成、隗伯战于内，左汜、黄闾攻其外，从早晨战至中午，营垒眼看就要攻破。正在这时李流击破常深，李荡、李雄击破药绅回来，恰好与左汜、黄闾遭遇，大破左汜、黄闾所部，符成、隗伯率领党徒突围至罗尚处。李荡在策马追赶退军时，为氏叟长矛刺中而死。罗氏和李雄秘不发丧，以此安定众心。

李流因李特、李荡战死，而宋岱、孙阜又一块赶到，很恐惧。李含劝李流投降，李流听从了这个意见。李雄与李骧对此谏阻，李流不采纳，派遣儿子李世以及李含儿子李胡作为孙阜的人质。李离听说父亲和舅父将要投降，自梓潼返回，想要进谏已经来不及。李雄与李离密谋袭击孙阜，说道：“如果功成事济，就可以成为人主，我们约定三年一轮换。”李雄说：“与你虽然已经商定大计，如果老头子们不听从，怎么办？”李离说：“应当强制他们听从。如果实在

不行，那就干一桩大事（指杀掉）。虽然是君主和叔父，也是势不得已；我的老父亲任凭你处置，还问什么？”李雄于是劝说六郡人士，以罗尚欺凌自己来激愤众人，以一起参与残害蜀民之祸来使大家感到害怕，以袭击孙阜可以得到富贵的情况来向大家陈述。最终得以击破孙阜，孙阜军队死者甚众。而宋岱也因病死亡，荆州军退却。李雄又转攻罗尚。李流自惭其短，军事指挥权交给了李雄。李雄屡次击败罗尚军队，罗尚退保太城。

夏季四月，罗尚杀死隐士刘敞，他是故州牧刘璋的曾孙。刘敞隐居白鹿山，操守高尚，满头白发，未曾屈就自己的志向，也不过问世事。罗尚是听信妖言杀害他的。杀害他的那天，惊雷震人，大雨如注，城中出水。

五月，李流降于孙阜，派遣儿子为人质。李雄以为不可，就举兵与李离袭击孙阜。孙阜军队战败。宋岱病卒于垫江，荆州军退却。李雄逼攻罗尚，罗尚退保太城之中。

六月，李雄从帛羊颍渡江，攻杀汶山太守陈崱，占据郫城。秋季七月朔日，李雄进入郫城，李流移营全部入据城中。三蜀民及流人一起行动，南入宁州，东下荆州，但四野荒无人烟，抢掠无处，不久即陷于饥饿；唯有涪陵百姓千余家在郫江之西，依青城山道士范贤自守。平西参军涪陵人徐舆请求委任为汶山太守，统帅江西之民，与官军犄角讨伐李雄。罗尚不许。徐舆怨恨罗尚，要求出使郫江之西，于是叛降李雄。李雄任命他为安西将军，他劝说范贤供应李雄军粮，李雄得以复振。

九月，李流病死，李雄复称大将军、都督、州牧。罗尚数攻郫城，李雄派遣武都人朴泰欺骗罗尚说：“李骧与李雄

因为饥饿孤危，天天争斗，相互埋怨，李骧欲带领部下到郫江之西食谷。如果暗中派军前来，我从里面接应，可以得手。”罗尚信以为真，给与很多金宝。朴泰说：“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功，成功后再取也不为晚。”又请求派人来自己任意侦察，罗尚听从了这个意见。朴泰与他约定发火为号，派遣隗伯诸军攻打郫城。李骧派军于道中设伏，朴泰放置长梯让隗伯军队上城，隗伯军队看见火起，都争先恐后上梯。李雄于是发兵进击，大破罗尚军队。李雄紧紧追击退军，趁夜色直至城下，高呼万岁，说道：“已经得到郫城了！”进入了少城，罗尚才发觉，退保太城。李骧别攻犍为，切断了罗尚的运输通道，俘获了太守武陵人龚恢。龚恢从前是天水郡西县令，任回是他的属吏。任回问道：“认识以前的故吏吗？”龚恢说：“认识你。”郡吏们星散逃跑，只有功曹杨涣侍卫龚恢，任回对他说：“你是个义士，以我之力恐不能救你，龚君已经败亡，不能免祸，你应该早早离开。”杨涣说：“背叛主人而求生，还不如守义而死！”于是一同被杀。以李溥为犍为太守。李雄生擒了隗伯，知道他受的伤是致命伤；隗伯的女儿是梁双的妻子，为己所用，所以不杀她。

闰十二月，罗尚粮运不继，而受到的攻势越来越猛烈，趁夜退却，由牛鞞水东下，留下牙门张罗守城。黑夜过去，等李雄发觉，已经离开很远。罗尚因为仓卒，忘了带节钺，张罗带着节钺随后跟上，罗尚这才复得节钺，并获得物资供应。李雄得到了成都。

梁州刺史许雄因讨贼不肯前进，被装进囚车送往诏狱，只有以护军与汉中太守杜孟治、都战帅赵汶、荆州太守梓潼守卫汉中。

永兴元年春季正月，罗尚到达江阳。军司辛宝前往洛阳上表报告情况，诏书下令他权且统领巴东、巴郡、涪陵三郡，供应他军队的粮饷。冬季，罗尚移屯巴郡，派遣军队抢掠蜀中，斩杀李雄的随从祖冉，俘获李骧的妻子咎氏和儿子李寿兄弟。十二月，李雄的太尉李离讨伐汉中，杀死战帅赵汶。

永嘉元年春季，罗尚设置关戍，直至汉安、樊道。这时益州的百姓流移到了荆州、湘州及越嶲、牂柯一带，罗尚上表朝廷设置郡县，根据百姓所在的情况确定；又于各村堡设置了参军。

三月，关中流民邓定、旬氏等抢掠汉中，据守冬辰势进行叛乱。巴西太守张燕帅牙门武肇、汉中郡丞宣定遣兵包围他们，氏人求救于李雄。夏季五月，李雄派遣李离、李云、李璜、李凤进入汉中救援邓定。杜孟治听说李离来到，命令张燕释围保州城。当初，张燕攻打邓定，邓定部众饥饿，假装投降，送给张燕一件金器，张燕接受了金器。过了七日，氏人来到，邓定返回了冬辰势；张燕进围冬辰势，不听杜孟治的话。李离来到，先攻武肇的营垒，营垒被攻破；次攻宣定的营垒，也被攻破。张燕害怕再战，率领百骑逃跑，李离等大破州军。牙门蔡松退告杜孟治说：“州军已破，贼军势众，不能再等待了。”杜孟治很恐怖。护军欲守城，对孟治说：“贼众来势汹汹，此是客军常情。李离东南有罗尚之逼，必不分兵久留于外，不过是接应邓定、氏人罢了。”杜孟治说：“不是这样。李雄冒称帝王，纵横天下，派遣重兵前来，必是来取汉中。虽有牢固的城防，但士民已经破胆，不可在这里等待贼寇到来。”于是开门退走。护军北还。杜

孟治进入大桑谷，随行的百姓有数千家，车数千辆，一夜才行进数十里。梓潼人荆子因父亲与杜孟治有嫌隙，就纠合子弟追赶杜孟治，追到谷口的时候。杜孟治弃子逃走，荆子俘获了他的儿子以及吏民千余家。只有汉国功曹毋建扛着担杖说道：“我虽然没有能耐，但也是一国大夫，国亡不能生存，也最终不能落入贼人之手。”饿死在了谷中。过了十余日，李离等人率军返回。汉中百姓句方、白落率吏民还守南郑。

二年，皇帝下诏给罗尚记讨伐李特之功，加官散骑常侍、都督梁、益二州，进爵为夷陵侯。其长子罗宇已佩带奉车都尉的印绶，拜其次子罗延寿为骑都尉。梁州已经遭到李雄的破坏，晋朝另以皇甫商为梁州刺史。皇甫商无法到任履职，换任顺阳内史江夏人张光为刺史，治于新城。汉中民众为李凤寇掠所逼，东逃至荆沔一带。

三年冬季，天水人旬琦、张金苟、略阳人罗蒙杀死李雄的太尉李离，投降了罗尚。李雄的太傅李骧、李云、李璜攻打罗蒙，为罗蒙所击败，杀死了李云、李璜，李云、李璜是李雄的堂弟，分别为司徒、司空。十二月，旬琦等将李离的母亲和儿子送给了罗尚，罗尚斩杀了他们，瓜分了他的妻女、奴婢和家产。

四年，天水人文石杀死李雄的太宰李国，以巴西郡投降罗尚，梓潼、巴西二郡恢复了对益州的隶属关系。当初，巴西人谯登前往镇南将军处请兵，镇南无兵，上表请授谯登为扬烈将军、梓潼内史，他募集三巴蜀汉民众为兵，收复了州郡。首先征讨宕渠，杀死李雄的巴西太守马脱，进驻涪城。折冲将军张罗进据犍为的合水。巴蜀一带为此而形成了顺口

溜：“谯登治涪城，文石在巴西，张罗守合水，巴氏那得前！”

秋季七月，罗尚死于巴郡。罗尚字敬之，一名仲，字敬真，襄阳人。历任尚书丞、尚书郎，武陵、汝南太守，迁官梁州，最后来到益州任职。诏书任命长沙太守皮素为益州刺史，兼西夷校尉、扬烈将军，统领义募人和平西军，当进驻巴西阆中、涪城、合水三关。这时李骧正猛烈进攻谯登，皮素进至巴东，下令平西军的将领张顺、杨显前往救援谯登。罗尚的儿子罗宇忿恨谯登，粮食供给不给予保证，皮素到达涪城，欲惩治粮运的主管官吏，主管官吏心怀忧惧。冬季十二月，皮素到达巴郡，降人天水人赵攀、阎兰等趁夜杀死皮素。皮素字泰混，是下邳人。建平都尉暴重杀死罗宇以及赵攀，巴郡陷于混乱，最终未能救援谯登。平西将军府、益州刺史府、西夷校尉府三府的官属联合上表，推举巴东监军、冠军将军南阳人韩松为刺史、校尉，治于巴东。

五年春季正月，李骧攻破涪城，俘获谯登，巴西、梓潼再度为李雄所有。荆州、湘州发生变乱，氐人苻成、隗文作乱于宜都，西上巴东。李雄部众攻打犍道，赶跑了犍为太守魏纪，杀死了江阳太守姚袭。

二月，氐人隗文等人反叛于巴东，暴重前往讨伐，未能攻下。暴重杀死刺史韩松。韩松字公治，南阳人，是魏大司徒韩暨的孙子。暴重自己统领起三府的事务。

三月，三府的文武官属与巴东太守、兵吏一起将暴重及其妻子儿女囚禁于宜都，接着又杀死他们；共同上表推举巴郡太守张罗代理三府的事务。张罗治于枳。亲自率兵讨伐隗文于宫圻，击破并招降了他们。但他们旬月之间再次叛乱，

劫持巴郡太守黄龁，强迫他当名义上的首领。黄龁处境窘迫，想自杀而死，主簿杨预劝阻说：“隗文宿恶，为沿江一带所知，劫持胁迫你来任职，谁不危心，虚假之名，有谁相信你是真心？可以让张将军知道你的丹心赤诚，何必这样仓促自杀？”黄龁说：“贼人已经切断道路交通，有何办法能让张景治知道这个情况？”杨预于是替黄龁写信，派遣弟弟逃到氐人处再前往张罗处。张罗说：“子宣表白赤诚，我自然明白了。”隗文听说之后发怒，将黄龁、杨预二人拘捕，询问书信是如何送出的。黄龁说：“我没有往外送信。”隗文就连续拷问了杨预一天一夜，杨预不回答。隗文想要杀掉黄龁，而杨预死于刑杖之下，隗文认为他是个义士，就赦免了黄龁。张罗派遣军队讨伐隗文，被击败而还。张罗亲自前往讨伐，打了败仗，自身也战死了。张罗字景治，河南梁人。隗文驱掠吏民西上，投降了李雄，巴中地区不复再有余类了。李雄的部将任回俘获了犍为太守魏纪。三府的文武官属共同上表，推举平西司马王异代行三府的事务，并兼领巴郡太守。梁州刺史张光复移治于汉中。

六年，龙骧将军、江阳太守张启与广汉罗琦共杀王异。异字彦明，蜀人。张启又代行三府事务，罗琦代行巴郡太守一职。张启因病而亡。张启字进明，犍为人，是蜀汉车骑将军张翼的孙子。三府的文武官属又共同上表推举涪陵太守义阳人向沈代行西夷校尉一职，率领吏民向南进入涪陵。

建兴元年春季，向沈去世。涪陵瘟疫经常发生。蜀郡太守江阳人程融、宜都太守犍为人杨芬、西夷司马巴郡人常歆、都安令蜀郡人常仓弘等，共推汶山太守涪陵人兰维为西夷校尉。这时中原战乱，江东有事，救援无望，程融等人一

起率领吏民北出枳城，欲下巴东，结果为李雄部将李恭、费黑所破获。

五月，梁州刺史张光讨伐王如的党徒涪陵人李运、巴西人王建于盘蛇便作山，因为怀疑他们打算反叛。李运、王建走保枸山，张光派军攻破城垒，杀死了他们。王建的女婿杨虎据黄金山叛乱，张光讨伐他们。杨虎深夜弃营还趋厄水，距州城四十里处驻扎。张光派遣其子张孟莛进行讨伐，迭有胜负。张光向武都氏王杨茂搜求助，杨虎也求救于杨茂搜。当初，杨茂搜之子杨难敌派遣养子杨适在梁州经商，私买良人子一人，张光发怒，用鞭子将他抽打至死。杨难敌因此怨恨张光，说：“你初次来到，时当大荒之后，兵士百姓之命，靠我们氏人养活，而氏人有点小罪，却不能宽恕？”暗中谋划讨伐张光。这时正好碰上张光、杨虎前来求救。秋季八月，杨茂搜派遣杨难敌率领骑兵进入汉中，对外说是救助张光，对内实是接应杨虎。到达州城之下，张光以牛酒慰劳，派遣他们与张孟莛共同讨伐杨虎。张孟莛自己领兵在前，杨难敌继之于后。等张孟莛与杨虎交战良久，杨难敌从后袭击张孟莛，大破张军，生擒孟莛，将他杀死。

九月，张光忧忿而死，州人共推始平太守胡子序统领梁州。冬季十月，杨虎与氏人猛攻州城，子序无法守住，弃城退走。氏人、杨虎获得州城，挖开张光的坟墓，焚烧了他的尸体。杨难敌得到了张光仪仗队的鼓吹妓乐，自称为刺史。杨虎率领吏民进入蜀地后，汉中百姓张咸等人讨伐杨难敌，杨难敌退兵返回，一起再入蜀中。于是三州全部为李雄所覆没。

蜀自太康年间至于太安年间，频频出现怪异。成都北乡

有人曾见一个女子避入草丛之中，上前一看，见到一个如同人形的物体，有身体的形状和脑袋、眼睛、嘴巴，没有手和脚，能动弹，但不能说话。广汉有一匹马长出了角，长大各半寸；还有一头驴，没有皮毛，肉袒露在外，饮食数日之后便死。繁、什邡、郫、江原等地长出的草，高七八尺，茎叶均是赤色，草子青如牛角，内史耿滕以为是朱草，向成都王上表赞美。元康三年正月中，忽然一夜有火光，频繁发生地震。童谣有言道：“郫城坚，盎底穿，郫中细子李特细。”又说：“江桥头，阙下市，成都北门十八子。”及至罗尚在巴郡的时候，又说：“巴郡葛，当下美。”巴郡皮素西上的时候，又说：“有客有客，来侵门陌，其气欲索。”

武平府君（指常宽）说：“谯周说过：‘我死后三十年，当有异人进入蜀国，蜀国由此而灭亡。’”蜀国灭亡之岁，距谯周去世是三十二年。又说：“宋岱不死，则孙阜不会退兵，只要三十日，即可斩杀李流、李雄的首级以示众。”我认为当宋岱乘胜进军，杨阜得李流人质时，荆州军不能取胜，反而为李雄所败；假设宋岱仍然活着，荆州军也无处可据。杜弢自湘中给柳监军写信说：“以前诸位当政者不能宽限李特一年，又不任用徐土权为汶山太守，因而导致了如此的战乱多事。这就是所谓失之毫厘，差之万里。”他们的议论有相似之处。然而如果一定要找出没有做到防微杜渐而使人遗憾的话，那就是以下诸事：流民开始西进的时候，应当按照诏书的命令，关闭关卡，不准进入；其次是接替赵廞的人选应当由朝中派出，不当委任耿滕；平西将军的绵竹之会，如果听从王敦之计杀死李特，也许可以稍微安宁。毫厘之差，并非像杜弢所说的那样。

撰者评论说：先王规划制订天下万国制度的时候，必定是兼采尊重宗亲和重视贤能而任用宗室同盟，对内屏障王室、对外抵御叛侮。所以地方长官有连率的职掌，奉守朝贡而无失职的过失。降及汉代，州官必定是九卿之才，郡守全部是三公之望。因此王尊、王襄著名于前代，第五伦、蔡茂登上三司之位。这才是行稳致远的准则，长行不废的典范。自从天下大同以后，能言之士无不以西土辽阔空虚为忧，要求封以皇室宗亲为王，扶植贤能而建立德政。但当时无人察觉此意，视险若夷，缺垣不防，任非其器，启戎长寇，于是导致了三州的倾覆。这正是《诗经》所谓的“四国无正，不用其良”了。

华阳国志卷九

李特雄期寿势志

李特字玄休，略阳临渭人也。祖世本巴西宕渠賸民。种党劲勇，俗好鬼巫。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賸人敬信。值天下大乱，自巴西之宕渠移入汉中。魏武定汉中，（曾）祖父虎与杜〔濩〕朴胡、〔袁〕约、杨车、李黑等移于略阳，北土复号曰“巴人”。

特父慕为东羌猎将。特兄弟五人：长兄辅，字玄政；次特；特弟庠，字玄序；庠弟流，字玄通；流弟骧，字玄龙，皆锐骁有武干。特长子荡，字仲平，好学，有容观。少子雄，字仲儁。初，特妻罗氏〔妊雄〕，梦双虹自门升天，一虹中断。罗曰：“吾二儿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贵。”雄少时，辛冉相当贵。有刘化者，道术士也，言关陇民皆当南移，李氏子中，惟仲儁天姿奇异，终为人主。乡里人多善之。与叔父庠并以烈气闻，人多归之。

既克成都，众皆饥饿，骧乃将民入郾、（王）〔五〕城食谷、芋。雄遣信奉迎范贤，欲推戴之，贤不许，更劝雄自立。永兴元年冬十月，杨褒、杨珪共劝雄称王，雄遂称成都王。追尊曾祖虎曰巴郡公，祖父慕陇西王，父特景王，母曰〔王〕太后。追谥世父辅齐烈王，仲父庠梁武王，仲父流秦文王，兄荡广汉壮文公。以叔父骧为太傅，庶兄始为太保，外兄李国为太宰，国弟离为太尉，从弟云为司徒，璜为司空，阎式为尚书令，褒为仆射，发为侍中，珪为尚书，洪为益州刺史，徐舆镇南，王达军师，具置百官。下赦，建元

（大武）[建兴]。迎范贤为丞相。从弟置，流子也，以不陪列，诛之。贤既至，尊为[四时八节]天地太师，封西山侯，复其部曲，军征不预，租税皆入贤家。贤名长生，一名延久，又名九重，一曰支，字元，涪陵丹兴人也。

光熙元年，雄称皇帝，改元晏平。

永嘉三年，罗蒙、句琦等杀李离于梓潼。时阎式去雄依离，并见杀。骧攻不克，时李云、李璜皆战死。

明年，文硕杀李国。（以）巴西、梓潼为晋，平寇将军李凤在晋寿。梁州先以为雄所破，不守。而谯登在涪，平西参军向奋屯汉安之宜福，张罗屯平无逼雄。雄将张宝弟全在句琦中，雄遣宝反为奸，许以代离。宝素凶勇，先杀人而后奔梓潼，密结心腹。会罗尚遣使慰劳琦，琦等出送其使，宝从后闭城门，琦等奔巴西。雄得梓潼，拜宝为太尉。雄自攻奋，奋走。遣骧攻登。登初将骧子寿，欲以诱骧，被攻急，救援不至，还骧寿。

五年春，骧获登，遣李始督李凤攻巴西，杀文硕。[改元玉衡]。是岁，雄姨弟任小受张罗募，手刃雄头，雄几死。（改元玉衡）

是后，扶风邓（芝）[定]、杨虎等各率流民前后数千家入蜀。以凤为征北、梁州，任回镇南、南夷、宁州，李恭征东、南蛮、荆州，皆大将军、校尉、刺史。雄、骧勤恤百姓于内，凤、回、恭招流民于外，称有功。氏符成、隗文既降复叛，手伤雄母，及其来也，咸释其罪，厚加待纳，皆以为将。天水陈安举陇右来降，武都氏王杨茂搜奉贡称臣，杜弢自湘州使使求援，晋凉州刺史张骏遣信交好，汉嘉夷王冲[归]遣子入质。顷之，朱提（审）[雷]炤率民归降，建

宁爨量蒙险委诚。其余附者日月而至。雄乃虚己受人，宽和政役，远至迤安，年丰谷登。乃兴文教，立学官。其赋民，男丁一岁谷三斛，女丁一斛五斗，疾病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绵不过数两。事少役稀，民多富实，乃至闾门不闭，路无拾遗，狱无滞囚，刑不滥及。但为国威仪无则，官无秩禄，职署委积，班序无别，君子小人服章不殊；货贿公行，惩劝不明；行军无号令，用兵无部伍；其战，胜不相让，败不相救，攻城破邑，动以虏获为先，故纲纪莫称。

李凤在北，数有战降之功。时荡子稚屯晋寿，害其功。大兴元年，凤以巴西叛，骧讨之，久住梓潼不敢进。雄自至涪，骧遂斩凤，以寿代凤（以知州征事）〔为梁州、知北事〕。

二年，骧伐越嶲，又分伐朱提。三年，获太守、西夷校尉李钊。夏，进伐宁州，大败于螳螂，还。

初，氏王杨茂搜子难敌、坚头为刘曜所破，奔晋寿。晋寿守将李稚，荡第二子也，受其赂遗，不送成都。曜既引还，稚遣难敌兄弟还武都，遂即叛稚。稚悔失计，连白雄，求伐氏。雄许之。群臣多谏，雄不从，遣稚兄琰以侍中、中领军统稚攻难敌，由白水（道）〔入〕；（寿遣）〔遣寿〕与稚弟珩由阴平入，二道讨氏。难敌等先拒寿、珩，珩、寿不进；而琰、稚迺至下辨。以深入无继，大为氏所破，稚、琰皆死，死者千余人。雄深自咎责，以谢百姓。琰，荡之元子，有名望志尚，雄欲传以后嗣，甚痛惜之。

雄妻任无子，养琰弟班为子，雄自有庶子十五人。群臣上立嗣，雄曰：“孙仲谋割有江东，伯符兆基，子止侯爵，《国志》耻之。〔宋〕宣公舍子立弟，君子以为知人。吾将

弥缝《国志》之耻，以继宣公之美。”骧与司徒王达谏，以为不可，雄不从。永昌元年冬，立班为太子。骧泣曰：“乱始于是矣！”

泰宁元年，越嶲斯叟反，攻围任回及太守李谦，遣其征南费黑救之。

咸和元年夏，斯叟破。二年，谦移郡民于蜀。

三年冬，骧死，追赠相国，谥曰汉献王。寿以丧还，拜珣征北、梁州，代寿。以班行抚军将军，修晋寿军屯。

五年，拜寿都督中外诸军、大将军、中护军、西夷校尉，录尚书〔事〕，总统如骧。冬，寿率征南费黑、征东任邵伐巴东，至建平，监军毋丘奥退保宜都。

六年春，寿还，遣任邵屯巴。雄以子越为车骑，住广汉。秋，寿伐阴平。冬，城涪县。

七年秋，寿南征宁州，以费黑为司马，与邵攀等为前军，由南广入；又别遣任回子调由越嶲入。冬十月，寿、黑至朱提，朱提太守董炳固城。宁州刺史尹奉遣建宁太守霍彪、大姓爨深等助炳。时寿已围城，欲逆拒之，黑曰：“料城中食少，霍彪等虽至，赍粮不多，宜令人入城共消其谷，犹嫌其少，何缘拒之？”彪等皆入城。城久不下，寿欲急攻之。黑谏曰：“南〔中〕道险，俗好反乱，宜必待其诈勇已困，但当日月制之，全军取胜，以求有余。溷牢之物，何足汲汲也！”寿必欲战，果不利，乃悉以军事任黑。

八年春正月，炳、彪等出降，威震十三郡。三月，刺史尹奉举州委质，迁奉于蜀。寿领宁州。南（夷）〔中〕初平，威禁甚肃，后转凌掠民。秋建宁（州）民毛衍、罗屯等反，杀太守邵攀；牂柯太守谢恕举郡为晋，寿破之。

九年春，分宁州置交州，以霍彪为宁州、建宁爨深为交州刺史。封寿建宁王。张骏使参军傅颖、治中张淳遗雄书，劝去尊号，称藩于晋。雄引见，谓曰：“吾过为士大夫所推，然本无心于帝王也。贵州将令行河沙，常所希冀。进思共为晋室元功之臣，退思共为守藩之将，扫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晋室凌迟，德声不振，引领东望，有年月矣。会获来贶，情钧暗至，有何已已！”颖、淳以为然，使聘相继。巴郡尝告急，云有东军。雄曰：“吾常虑石勒跋扈，侵逼琅琊，以为耿耿，不图乃能举军，使人欣然。”雄之雅谈多如此类。三月，寿还。

夏六月癸亥，雄疾病卒，时年六十一。伪谥曰武帝，庙称太宗。凡自立三十〔一〕年。冬十二月丙寅，葬成都，墓号安都陵也。

班字世文，荡第四子也。少见养于雄，年十六，立为太子。好学爱士。每观书传，谓其师友天水文夔、陇西董融等曰：“吾见周（景）〔灵〕王太子晋、魏太子丕、吴太子孙登文章鉴识，超然卓绝，未尝不有惭色，何古人之难及乎！”进止周旋，勤于咨问。但性轻躁，失在田猎。

甲子，袭位。玠来奔丧，劝遣雄子越还江阳，而欲令期代己知北事。班以未葬，不许，遣玠还涪。冬十月癸亥，期、越杀班于临次，并杀班仲兄领军都，弟玠奔晋。期伪谥班曰戾太子，寿追谥曰哀皇帝。子幽、颢为期所杀。班兄弟五人皆兵死，四人无后。玠在晋历巴郡、襄阳、宜都太守，龙骧将军，永和三年，从征西于山阳战死也。

期字世运，雄第四子也。母冉贱，雄妻任养为子。少攻学问，有容观。雄时令诸子各募合部曲，多者才得数百人，

而期独得千余人。为安东将军。雄亡，越自江阳来赴丧，兄弟快快。既以班非雄所生，又虑珣不利己，与兄越密谋图班。太史令韩约上言：“宫室有阴谋兵气，戒在亲戚。”班不悟，遂因夜哭，越杀班，期自立。以越为相国，与寿并录尚书事。进寿大都督，徙封汉王，使讨珣于涪。封越建宁王。以仲兄霸为中领军、镇南，弟保镇西、西夷校尉、汶山太守，从（兄）〔父〕始征东，代越，皆大将军。珣走，即拜寿梁州、知北事。

咸（熙）〔康〕元年春正月，立妻阎氏为后，下赦，改元玉恒。秋，以司隶景骞为尚书令，征南费黑为司隶，班舅罗演为仆射。（舅）罗演与汉王相天水上官澹谋袭期，立班子幽。谋泄，杀〔演〕、澹，并诛班母罗、璠子璠、稚妻咎。

二年，忌从子载多才艺，托他事诛之，而霸、保皆暴病死。于是大臣自疑，骨肉不相亲。而期志益广，忽慢父时公卿，政刑失错。

四年夏四月，寿自涪还袭期，假以诛越、骞为言。越请散财募民格战，期谓寿不自薄，不许。既诛越、骞，初，废期为邛都县公；五月，乃杀期及诛李始等，杀兄弟十余人。期死时年二十四，谥曰幽（王）〔公〕。五年，徙其妻子于越巂，势又使人就越巂诛其子。

寿字武考，有干局，爱尚学义，志度少殊于诸子，雄奇之。自代父为将，志在功名，故东征南伐，每有效事。雄疾病，侍疾左右，左右侍臣造雄顾命，寄托于寿。

期之杀班也，李始初欲附寿，图共讨期，寿不敢。始怒，说期取寿。〔期〕惮李珣在北，欲藉寿讨之，故不许。

寿既受汉封，北伐并，告以去就利害，假道，故玠得由巴顺水东下吴。

寿虽代并镇涪，岁终当入朝觐，常自危嫌，辄造汉中守将张才急书，告方外寇警。咸康二年冬，北入汉中，破走司马勋。寿见期、越兄弟十余人年方壮大，而手下有强兵，惧不自全，数聘命高士巴西龚壮。壮虽不应，恐见害，不得已，数见寿。时岷山崩，江水竭，寿缘刘向之言而恶之，每谋壮以自安之术。壮之父及叔皆为特所杀，欲假手报讎，未有其由，因说：“立事何如舍小从大，以危易安，开国裂土，长为诸侯，名高桓文，勋流百代矣。”寿从之，阴与长史略阳罗恒、巴西（解）[鲜]思明共谋据成都，为晋称藩。会养弟攸从成都病还，死道中，乃阳言越药杀之。又诈造妹婿任调书，言期、越当废寿，以惑群下，群下信之。乃誓文武，许赏城中资财，得数千人，南攻成都。子势为开门内应，遂获期、越，诛其宗族十余人。兵入虏掠民家，奸淫雄公主及李氏诸妇，多所残害，数日乃定。

恒与思明及李奕、王利等劝寿称镇西将军、益州牧、成都王，以壮为长史，告下；又劝令送期于晋。任调与司马蔡兴、侍中李艳及张烈等劝寿自立。寿亦生心，遂背思明所陈之计，称汉皇帝，尊父骧曰献帝，母咎氏曰太后，下赦，改元汉兴。以恒为尚书令，思明为广汉太守，任调镇北、梁州、知[北事]、东羌校尉，李奕镇西、西夷校尉。更代诸郡及卿佐，皆用宿人及己参佐。省交州，以从子权为镇南、南夷、宁州。于是成都诸李子弟无复秉兵马形势者，雄时旧臣及六郡人皆斥废也。

秋七月，李奕从兄乾与大臣合谋，欲废寿。寿惧，使子

广与大臣盟，要为兄弟。进李闳为征东、荊州，移镇巴郡。

八月，天连阴雨，禾稼伤损，百姓饥疫。草莽臣龚壮上封事曰：“臣闻阴德必有阳报，故于公理狱，高门待封。伏惟献皇帝宽仁厚惠，宥罪甚众，灵德洪洽，诞钟陛下。陛下一天性忠笃，受遗建节，志齐周、霍，诚贯神明；而志绪违理，颠覆顾命，管、蔡既兴，谗谀滋蔓。大义灭亲，拨乱济危，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歃血盟众，举国称藩，天应人悦，白鱼登舟，霆震助威，烈风顺义，神诚允畅，日月光明。而论者未喻，权时定制。淫雨氾滥，垂向百日，禾稼伤损，加之饥疫，百姓愁望，或者天以监示陛下。又前日之举，止以救祸，陛下至心，本无大图；而今久不变，天下之人谁复分明知陛下本心者哉！且玄宫之讖难知，而盟誓顾违。一旦疆场有急，内外骚动，不可不深思长久之策，永为子孙之计也。愚谓宜遵前盟誓，结援吴会，以亲天子，彼必崇重，封国历世。虽降阶一等，永为灵德，宗庙相承，福祉无穷，君臣铭勋于上，生民宁息于下，通天下之高理，弘信慎之美义，垂拱南面，歌诗兴礼，上与彭、韦争美，下与齐、晋抗德，岂不休哉！论者或言二州人附晋必荣，六郡人事之不便。昔豫州入蜀，荆楚人贵；公孙述时，流民康济。及汉征蜀，残民太半；钟、邓之役，放兵大掠，谁复别楚、蜀者乎！论者或不达安固之基，惜其名位。在昔诸侯自有卿相、司徒、司空，宋、鲁皆然，及汉藩王，亦有丞相。今义归彼，但当崇重，岂当减削？昔刘氏郡守令长方仕州郡者，国亡主易故也。今日义举，主荣臣（赖）[显]，宁可同日而论也！论者又谓臣当为法正。陛下覆臣如天，养臣如地，恣臣所安；至于名荣，汉、晋不处，臣复何为当侔法正？论

者或言晋家必责质任，及征兵伐胡，何以应之？案晋不烦尺兵一国来附，威卷四海，广地万里，何任之责？胡之在北，亦此之忧。今平居有东北之虞，纵令征兵，但援汉川，犹差二门耳。臣托附深重，忘疲病之秽，实感殊遇，冀以微言，少补明时，常惧殒没，不写愚心，辜负恩顾。谨进恹恹，伏愿罪戮。”寿不悦，然拘前言，秘藏之。

九月，仆射任颜——雄妻弟也——谋反，诛，并杀雄子约等。

五年，春二月，晋将伐巴郡，获李闾。闾，恭子也。初，寿许自牛鞞以东土断与闾，执政者以为不可，乃止；复不益兵，故覆没。闾弟艳以是怨，故与朝右有隙。是时，寿疾病，恒、思明等复议奉晋计。寻巴郡破，寿以为附晋，晋当以兵威，故不能自断，遂辍计。三月，拜李奕镇东，代闾。

夏，建宁太守孟彦率州人缚宁州刺史霍彪于晋，举建宁为晋。遣右将军李位都讨之。时权在越嶲。秋，又遣尚书广汉李攄为御史，入南中。攄祖毅，晋故宁州刺史，以向与南人有旧，故遣之。攄从兄演自越嶲上书劝寿归正返本，释帝称王，寿怒，杀之。

车骑将军王韬为参军。

晋康帝建元元年，寿卒，势立，改元太和。太史令韩皓上言：“荧惑守心，乃宗庙不修之谴。”势乃更命祀成始祖、太宗，皆谓之汉。势之弟大将军广以势无子，求为太弟，势不许。马当、（解）[鲜]思明固请许之。势疑与广有谋，收当、思明斩之。广自杀。思明被收，叹曰：“国之不亡，以我数人在也，今其殆矣！”思明有智略，敢谏诤，马当素

得人心，及其死，士民无不哀之。

冬，李奕自晋寿举兵反，单骑突门，门者射杀，众溃。势大赦境内，改年嘉宁。势骄淫不恤国事，中外离心。蜀土无僚，至是始从山出，自巴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大为民患。加以饥馑，境内萧条。

三年春二月，桓温伐蜀，军至青衣。势大发兵，遣咎坚等将之，自山阳趣合水。诸将欲设伏江南以待晋兵，咎坚不从，引兵自江北鸳鸯碛渡向犍为。温自将步卒直指成都。咎坚至犍为，乃知与温异道，还自沙头津济。比至，温已军于成都之十里陌，坚众自溃。势悉众出，战于笮桥。中书监王嘏、散骑常侍常璩劝势降，乃夜开东门走。至葭萌，使散骑常侍王幼送降文于温。势至建康，封归义侯。

李氏自起事至亡，六世，四十七年，正僭号四十（三）〔二〕年。

蜀中亦有怪异。期时有狗豕交，木冬华。势时，涪陵民乐氏妇头上生角，长三寸，凡三截之。又有民马氏妇妊身而胁下生，其母无恙，儿亦长育。有马生驹，一头，二身相著，六耳，一牡一牝。又有天雨血于江南数亩许。李汉家舂米，自臼中跳出；遽敛于箕中，又跳出；写于簞中，又跳出。有猿居鸟巢，至城下。地仍震，又连生毛。其天谴不能详也。

譔曰：特、流乘衅险害，雄能推亡固存，遭皇极不建，遇其时与！期倡为祸阶，而寿、势终之，《诗》所谓“乱离瘼矣，爰其适归”者也。长老传谯周讖曰：“广汉城北有大贼，曰流曰特攻难得，岁在玄宫自相贼。”终如其记。先识预睹，何异古人乎！历观前世伪僭之徒，纵毒虐刘，未有如

兹。每惟殷人丘墟之叹，贾生《过秦》之论，亡国破家，其监不远矣。

【译文】

李特字玄休，是略阳郡临渭县人。祖家世代本是巴西郡宕渠县的賁人。这一族人强壮勇猛，有喜好鬼巫的习俗。汉代末年，张鲁占据汉中，用鬼道传教百姓，賁人都敬重信奉他。遇到天下大乱，賁人从巴西郡的宕渠迁到汉中。魏武帝曹操平定汉中，李特的祖父李虎与杜濩、朴胡、袁约、杨车、李黑等迁到略阳，北方又称他们为“巴人”。

李特的父亲李慕是东羌校尉属下管猎射的将官。李特兄弟五人：长兄李辅，字玄政；次是李特；李特的兄弟李庠，字玄序；李庠的兄弟李流，字玄通；李流的兄弟李骧，字玄龙，都精锐骁勇有军事才能。李特的长子李荡，字仲平，好学，容貌仪表不凡。小儿子李雄，字仲儁。当初，李特的妻子罗氏怀李雄时，梦见双虹从家门升到天上，一条虹中间断开。罗氏说：“我的两个儿子如果有一个先死，留下的必定显贵。”李雄年轻时，辛冉相当显贵。有个叫刘化的，是个道士，说关陇一带的百姓都该向南迁移，李氏的子辈中，只有仲儁天赋资质超然不俗，最终会成为君主。同乡的人大都赞赏李雄。他和叔父李庠都以刚正有气性闻名，人多归附他们。

攻克成都后，众人都很饥饿，李骧就率领百姓进入郫县、五城就食谷物、芋头。李雄派使者去迎奉范贤，想推举拥戴他，范贤没有答应，反而劝李雄自立为王。永兴元年冬十月，杨褒、杨珪共同劝说李雄称王，李雄于是称成都王。追加尊奉曾祖李虎为巴郡公，祖父李慕为陇西王，父亲李特

为景王，母亲为王太后。追加伯父李辅谥号为齐烈王，叔父李庠为梁武王，叔父李流为秦文王，兄长李荡为广汉壮文公。任用叔父李骧为太傅，庶兄李始为太保，表兄李国为太宰，李国的兄弟李离为太尉，堂弟李云为司徒，李璜为司空，阎式为尚书令，杨褒为仆射，杨发为侍中，杨珪为尚书，杨洪为益州刺史，徐璆为镇南将军，王达为军师，备置百官。颁布敕令，建年号为建兴。迎范贤为丞相。堂弟李置，是李流的儿子，因为不参加迎接范贤的队列，李雄诛杀了他。范贤到来后，李雄尊奉他为四时八节天地太师，封为西山侯，恢复他的私人军队，不参加军队的征兵，封地的租税都归范贤家所有。范贤名长生，一名延久，又名九重，又叫支，字元，是涪陵丹兴人。

光熙元年，李雄称皇帝，改年号为晏平。

永嘉三年，罗蒙、句琦等人在梓潼杀死李离。当时阎式离开李雄依附李离，一起被杀。李骧攻打罗蒙、句琦，没有取胜，当时李云、李璜都战死了。

第二年，文硕杀李国。巴西、梓潼二郡复归晋，平寇将军李凤驻扎在晋寿。梁州原先已被李雄攻破，不能防守。而谯登驻扎在涪县，平西参军向奋屯驻汉安的宜福，张罗屯驻平无逼近李雄。李雄的将领张宝之弟张全在句琦军中，李雄派张宝返回去作奸细，答应让他代替李离。张宝向来凶猛勇敢，先杀人然后投奔梓潼，秘密结交心腹。恰好遇上罗尚派使者慰劳句琦，句琦等人出城送罗尚的使者，张宝从后边关闭城门，句琦等人逃奔巴西郡。李雄得到梓潼，任命张宝为太尉。李雄亲自攻打向奋，向奋逃走。派李骧攻打谯登。谯登起初胁持李骧的儿子李寿，想用李寿引诱李骧，因被攻打

的紧急，救援军队又不到，只好把李寿还给李骧。

五年春天，李骧擒获谯登，派李始督率李凤攻打巴西郡，杀死文硕。改年号为玉衡。这年，李雄的妻弟任小阴受张罗的招募，用刀砍李雄的头，李雄几乎死去。

这以后，扶风人邓定、杨虎等各自率领流民先后有数千家迁入蜀地。李雄任命李凤为征北将军、梁州刺史，任回为镇南将军、南夷、宁州刺史，李恭为征东将军、南蛮、荊州刺史，都是大将军、校尉、刺史。李雄、李骧在朝内勤于国事，体恤百姓，李凤、任回、李恭在外招募流民，被称许有功劳。氐人苻成、隗文降后又反叛，亲手打伤了李雄的母亲，等到他们又来，都免除了他们的罪过，优厚地加以接待容纳，都任命为将领。天水人陈安率全陇右来降，武都王杨茂搜纳贡赋称臣，杜弢从湘州派使者来请求援助，晋凉州刺史张骏派使者来结交友好，汉嘉夷王冲归派儿子来作人质。不久，朱提人雷炤率领百姓归降，建宁人爨量冒着危险推诚相待。其他归顺的每日每月都有来到的。李雄于是虚心接纳来人，放宽赋税和劳役，从而使远方的人来归附，使近处的人得到安宁，年景丰收，五谷成熟。于是李雄兴办文化教育，设立学官。他统治下交赋税的百姓，成年男子一人一年交谷三斛，成年女子一人一年交谷一斛五斗，得病减交一半。他征收的户调，绢不超过数丈，绵不超过数两。战事劳役稀少，百姓大都富足殷实，以至里巷的门户都不关闭，路上没人捡拾遗物，监狱中没有滞留的囚犯，刑罚没有滥用。只是治国的礼仪没有细则，官员没有俸禄等级，官职衙署重叠堆积，班列次序没有分别，尊贵者和普通人服饰没有不同；贿赂公然盛行，惩罚和奖励不明；行军没有号令，用兵

没有部曲行伍；他们打仗，胜利互不谦让，失败互不援救，攻破城邑，动不动就把俘获放在首位，所以他的政治秩序不值得称道。

李凤在北部，屡次有胜战的功劳。当时李荡的儿子李稚屯驻在晋寿，嫉妒他的功劳。大兴元年，李凤凭借巴西郡反叛，李骧讨伐他，久驻梓潼不敢冒进。李雄亲自到了涪县，于是李骧斩杀了李凤，让李寿代替李凤作梁州刺史，主持北方事务。

二年，李骧讨伐越嵩，又分兵讨伐朱提。三年，擒获越嵩太守、西夷校尉李钊。夏天，进军讨伐宁州，在螳螂大败，引兵回师。

当初，氏王杨茂搜的儿子杨难敌、杨坚头被刘曜打败，投奔到晋寿。晋寿守将李稚，是李荡的第二个儿子，接受了他们的贿赂赠品，没有把他们送到成都。刘曜引兵回师后，李稚送杨难敌兄弟回到武都，他们就立即背叛了李稚。李稚后悔失策，连忙禀告李雄，请求讨伐氏人。李雄答应了他。大臣们大都劝谏，李雄没有听从，派李稚的兄长李瑄以侍中、中领军的身份统领李稚攻打杨难敌，从白水进军；派李寿与李稚的兄弟李珣从阴平进军，分兵两路讨伐氏人。杨难敌等人先抵御李寿、李珣，李珣、李寿不能前进；而李瑄、李稚迳直来到下辨。因深入敌部没有后继部队，被氏人打败，李稚、李瑄皆战死，死的共有一千多人。李雄深深自责，向百姓谢罪。李瑄，是李荡的嫡长子，有名望有志向，李雄想传位给他让他做继承人，对他的死李雄非常痛惜。

李雄的妻子任氏没有儿子，抚养李瑄的兄弟李班做养子，李雄自己还有庶出的儿子十五人。群臣上书劝立皇位继

承人，李雄说：“孙权割据江东，是孙策开创的基业，孙策的儿子只被封到侯爵，《国志》认为这是可耻的。宋宣公舍弃儿子而立兄弟，君子认为他有知人之贤。我要弥补《国志》之耻，来继承宋宣公的美德。”李骧和司徒王达劝谏，认为不可，李雄不肯听从。永昌元年冬天，立李班为太子。李骧哭着说：“祸乱从此开始了！”

泰宁元年，越嶲人斯叟反叛，围攻任回和太守李谦，李雄派他的征南将军费黑前去救援。

咸和元年夏，斯叟被打败。二年，李谦把郡民迁徙到蜀地。

三年冬，李骧去世，被追赠为相国，谥号汉献王。李寿因为丧事返回，任命李弈为征北将军、梁州刺史，代替李寿。任命李班代理抚军将军，修建晋寿军队的兵营。

五年，任命李寿统领朝廷内外各路军队，为大将军、中护军、西夷校尉，总领尚书事务，象李骧那样统揽国事。冬，李寿率领征南将军费黑、征东将军任邵讨伐巴东郡，到达建平，监军毋丘奥退兵回保宜都。

六年春，李寿回师，派任邵屯驻巴郡。李雄任命儿子李越为车骑将军，驻扎在广汉。秋，李寿讨伐阴平。冬，在涪县筑城。

七年秋，李寿南征宁州，派费黑作司马，与邵攀等人为前军，从南广进军；又另外派任回的儿子任调从越嶲进军。冬十月，李寿、费黑到达朱提，朱提太守董炳固守城中。宁州刺史尹奉派建宁太守霍彪、世家大族爨深等人帮助董炳。当时李寿已经包围朱提城，想迎拒他们进城，费黑说：“料想城中粮食少，霍彪等人即使到了，携带的粮食不会很多，

应该让他们入城一起消耗城中的粮食，尚且还嫌少呢，为什么拒阻他们？”霍彪等人进入城中。朱提城久围不下，李寿想急速攻下它。费黑劝谏说：“南中道路艰险，有好反叛作乱的习俗，应该坚持等到他们狡诈的勇气已经疲乏。只应每日每月控制他们，能保全敌军一军而取胜，以便求得胜利而有余。对待猪牛羊这样的畜牲，何必急着攻打呢！”李寿一定要开战，果然出师不利，于是把军事都委托给费黑。

八年春正月，董炳、霍彪等出城投降，李寿军队威镇宁州十三郡。三月，宁州刺史尹奉率全州投降，李寿把尹奉迁到蜀郡。李寿统领宁州。南中刚刚平时，禁令甚是严正，后来转而欺压侵掠百姓。秋，建宁百姓毛衍、罗屯等人反叛，杀死太守邵攀；牂柯太守谢恕率领全郡归附东晋，李寿打败了他。

九年春天，分宁州设置交州，任命霍彪为宁州刺史、建宁人爨深为交州刺史。封李寿为建宁王。张骏派参军傅颖、治中张淳送书信给李雄，劝他去掉帝号，向晋称臣。李雄接见了他们，对他们说：“我过去虽被士大夫拥立，但我本来没有想作帝王的心思。贵刺史统管凉州，常对我有所希望。进一步想，我们同是晋室大功之臣，退一步想，我们又同是守卫一方的大将，应该扫除战乱，让天下安宁。但是晋室衰败，仁德和声望不能振扬，我伸长脖子朝东仰望，已经有些时日了。正好得到贵刺史的书信，心情暗与我深深相合，这情意我怎么能够忘得了呢！”傅颖、张淳认为李雄说的对，两地派使者问候往来不断。巴郡曾经告急，说有晋军。李雄说：“我常常担心石勒骄横强暴，侵犯凌逼晋元帝，认为他心中会不安，没想到他还能起兵进攻巴郡，这真使人高

兴。”李雄高雅的谈论多如此类。三月，李寿还师。

夏六月癸亥，李雄重病而亡，时年六十一岁。僭用谥号为武帝，庙号称太宗。自立为帝三十一年。冬十二月丙寅，葬于成都，墓号安都陵。

李班字世文，是李荡的第四个儿子。小时候被李雄抚养，十六岁时，被立为太子。李班喜好学习爱慕士人。每次阅读史书传记，就对他的老师和朋友天水人文夔、陇西人董融等说：“我看见周灵王太子晋、魏太子丕、吴太子孙登这些人的文章和审察辨识人才的能力，真是超绝出众，未尝不感到惭愧，为什么古人就那样难以赶上呢！”李班进退举止，与人应酬，都勤于咨询请教。但他性情轻率浮躁，失误在田猎上。

咸和九年六月甲子，李班继位。李玠前来奔丧，劝李班差李雄的儿子李越回到江阳，而想让李期代替自己主持北方事务。李班因李雄还没有下葬，没有答应，差李玠回到涪县。冬十月癸亥，李期、李越在哭丧之所杀死李班，并杀死李班的三哥领军李都，李班的兄弟李玠投奔晋室。李期给李班僭加谥号为戾太子，李寿给李班追加谥号为哀皇帝。李班的儿子李幽、李颀被李期所杀。李班兄弟五人都死于兵器，四人没有后代。李玠在晋历任巴郡、襄阳、宜都太守，龙骧将军，永和三年，跟随东晋征西大将军桓温在山阳战死。

李期字世运，是李雄的第四个儿子。生母冉氏出身微贱，李期由李雄妻子任氏作为儿子抚养。少年时攻读学问，仪容不凡。李雄在位时命令儿子们各自征集军队，多的才得到几百人，而李期独自得到一千多人。封为安东将军。李雄去世，李越从江阳来奔丧，兄弟二人怏怏不乐。既因李班不

是李雄所生，又担心李班对自己不利，与兄长李越密商图取李班。太史令韩约上书说：“宫室中有阴谋弑杀的白气，警戒应在皇亲国戚。”李班没有醒悟，于是就在夜里哭丧时，李越杀死李班，李期自立为帝。任命李越为相国，与李寿一起掌管尚书事物。晋升李寿为大都督，改封汉王，派他到涪县讨伐李班。封李越为建宁王。任命二哥李霸为中领军、镇南将军，兄弟李保为镇西将军、西夷校尉、汶山太守，伯父李始为征东将军，代替李越，都是大将军。李班逃走，就拜李寿为梁州太守、主管北方事物。

咸康元年春正月，李期立妻子阎氏为皇后，颁布赦令，改年号为玉恒。秋天，任命司隶景骞为尚书令，征南将军费黑为司隶，李班的舅舅罗演为仆射。罗演与汉王相天水人上官澹密谋袭击李期，拥立李班的儿子李幽。密谋泄露，李期诛杀罗演、上官澹，一并杀死了李班的母亲罗氏、李琰的儿子李璠、李稚的妻子咎氏。

二年，李期嫉妒侄子李载多才多艺，借托他事杀了他，而李霸、李保都暴病而死。从此大臣们自相猜疑，骨肉之间不敢亲近。而李期的思想越来越悖乱，轻慢他父亲在位时的公卿，政令刑罚都出现失误。

四年夏四月，李寿从涪县回来袭击李期，以诛杀李越、景骞为借口。李越请求花钱招募百姓和李寿作战，李期认为李寿待自己不薄，没有答应。李寿诛杀李越、景骞后，开始，废李期为邛都县公；五月，就诛杀李期和李始等人，杀死李期兄弟十多人。李期死时二十四岁，谥号为幽公。五年，李寿把李期的妻子儿女迁到越嶲，李势又派人在越嶲杀死了李期的儿子。

李寿字武考，有才干和度量，喜爱崇尚学识，志向气度与同辈的兄弟渐渐不同，李雄认为他很不一样。李寿自从代替自己的父亲李骧作将军，志向就放在立功扬名上，所以他东征南伐，每次都有功劳。李雄病重，他在身边侍候，左右侍臣造了李雄的临终之命，想托付给李寿。

李期杀李班的时候，李始起初想依附李寿，谋划共同讨伐李期，李寿不敢。李始恼怒，劝说李期捕拿李寿。李期畏惧李班在北部，想借李寿讨伐他，所以没有答应。李寿接受了汉王的封号后，北伐李班，告诉李班离开或靠近的利害，借道给李班，所以李班能够从巴郡顺水东下到晋朝的吴郡去。

李寿虽然代替李班镇守涪县，但岁末应当入朝拜见李期，他常常感到危险和疑忌，就假造了汉中守将张才的紧急文书，上告李期境外有敌人入侵的警报。咸康二年冬，李寿向北进入汉中，打败晋守将司马勋，迫使司马勋逃走。李寿见李期、李越兄弟十多人年纪正在壮盛，而且手下又有强兵，害怕不能保全自己，屡次聘请高士巴西人龚壮。龚壮虽然没有答应，但害怕被害，不得已，数次去拜见李寿。当时岷山发生地震山崩，江水被堵塞而枯竭，李寿因刘向的说法而厌恶这件事，常与龚壮谋划使自己安全的办法。龚壮的父亲和叔叔都是被李特杀死的，他想借李寿之手报仇，一直没有机会，于是说：“建功立业不如舍弃小的顺从大的，用危险的换取安全的，建立藩国，分封土地，长久地做诸侯，就能名望高于齐桓公和晋文公，功勋流传百代。”李寿听从了他的建议，暗中和长史略阳人罗恒、巴西人鲜思明一起谋划占据成都，向东晋称臣。正碰上李寿的养弟李攸从成都病

回，死在路中，于是谎称李越用药杀了李攸。又伪造妹婿任调的书信，说李期、李越将要废弃李寿，以此来迷惑群臣，群臣相信了他。于是李寿向手下的文臣武将发誓，答应把城中的钱财赏赐给他们，得到数千人，南下攻打成都。李寿的儿子李势做内应打开城门，于是抓获了李期、李越，诛杀了他们的宗族十多人。李寿的士兵进入百姓家掠夺，奸淫李雄的公主和李氏的许多妇女，城中多处受到残害，数日后才安定下来。

罗恒与鲜思明及李奕、王利等人劝李寿称镇西将军、益州牧、成都王，任命龚壮为长史，谕告群臣；又劝李寿下令把李期送给晋朝。任调与司马蔡兴、侍中李艳及张烈等人劝李寿自立为帝。李寿也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于是李寿背离鲜思明所陈述的方略，称汉皇帝，追尊父亲李骧为献帝，母亲咎氏为皇太后，颁发赦令，改年号为汉兴。任命罗恒为尚书令，鲜思明为广汉太守，任调为镇北将军、梁州刺史、主持北部事务、东羌校尉，李奕为镇西将军、西夷校尉。更换各郡长官和辅政大臣，都用自己的故旧和部下。省减交州，任命侄子李权为镇南将军、南夷、宁州刺史。从此成都各李姓子弟中不再有掌握兵权占据优越地位的，李雄在位时的旧臣和六郡官员都被罢免废弃了。

秋七月，李奕的堂兄李乾与大臣合谋，想废李寿。李寿恐惧，派儿子李广与大臣盟誓，约为兄弟。晋升李闳为征东将军、荊州刺史，转镇巴郡。

八月，天连阴降雨，庄稼伤损，百姓遭受饥荒和瘟疫。在野之臣龚壮上密封的奏折说：“我听说积阴德必定会有阳世的报答，所以于公断案公正，筑高门以候封赏。我俯伏思

考献皇帝宽厚仁惠，饶恕过很多罪行，美德洪大广博，都集中在陛下身上。陛下您天性忠诚笃厚，接受遗命，树立节操，志向可比周公、霍光，真诚直通神明；而李期思想悖乱，败坏遗诏，像管叔、蔡叔那样的人兴起后，谗言和阿谀之辞就滋长蔓延。陛下大义灭亲，拨乱反正，救济危难，向上指着星辰，昭告天地，歃血盟誓，举全国向晋称藩，上天应允，百姓喜悦，白鱼登舟显吉兆，雷霆震动助威势，暴风呼啸顺正义，神明真诚和畅，日月光明。而反对降晋的人却不知道，您背弃盟誓而称帝，上天连降淫雨，泛滥成灾，已近百日，庄稼损伤，再加上饥荒和瘟疫，百姓愁苦怨恨，这或许是上天给陛下看的兆示吧。再说前日讨伐李期之举，只是为了解救灾祸，陛下的真心，本来没有大的图谋；而现在很久也不改变，天下的人谁又能够明白知道陛下的本心呢！而且所谓的玄宫预示难以了解，立下的盟誓反而违背。一旦边境告急，朝廷内外就会发生动乱，不可不深深思考一下长久的策略，好长久地为子孙后代打算呀！我认为应当遵守先前的盟誓，结交帮助晋朝，亲近天子，他们必定会推崇看重您，您和子孙就可以封国而历代为王。虽然由皇帝降为诸侯，却将永远成为美德，宗庙相继不断，福禄受用无穷，对上来说，您和大臣的功勋将会永远铭记史册，对下来说，百姓可以得到安宁和休息。通达天下的大道理，光大信顺的美德，垂衣拱手，南面称孤，歌咏《诗经》，复兴礼教，上可与大彭、豕韦这样的诸侯争美，下可与齐桓公、晋文公比较德行，难道不是美好的吗！反对降晋的人有的会说梁州益州的人依附晋室必会荣耀，而陇西六郡的人事奉晋室就不一定有好处。从前刘备入蜀，跟随他的荆楚人都显贵了；公孙述

时，流落入蜀的人得到安康和便利。等到吴汉征讨蜀国，残杀百姓大半；钟会、邓艾攻蜀，纵兵大肆抢掠，谁又能分别楚人和蜀人呢！反对降晋的人有的担心降晋后会得不到安全稳固的根基，舍不得他们的名分地位。在从前，诸侯自己都有卿相、司徒、司空，宋国、鲁国都是这样，到汉朝时的藩王，也有丞相。现在为道义归顺晋朝，只会受到推崇重用，哪里会受到削减呢？从前刘禅降晋后，原蜀汉郡守令长以上者才能在州郡作官，这是国家灭亡换了君主的缘故啊。现在归顺晋朝是正义的举动，定会主上荣耀臣子显贵，怎么能同日而语呢！反对降晋的人又说我会成为法正那样的明事刘璋暗投刘备的人。陛下庇护臣下如天，养育臣下如地，任由我挑选安身之处；至于名份荣耀，我在汉在晋都不想做官，又为什么和法正一样呢？反对降晋的人有的会说晋室必定要索取人质，等到晋室征召士兵讨伐后赵，用什么来应付呢？考察晋室，他们并不以尺兵和一国归附为麻烦，它的威力席卷天下，拥有广阔的万里土地，怎么会索要人质呢？后赵在北方，也忧虑这些。现在安居却有东北方面的忧患，即使晋室征召蜀兵伐胡，也只出兵援救汉中，犹胜于备胡防晋同时防守二门啊。我深受陛下重托，忘记疲乏病重之身，实在是感激您对我的特殊恩遇，希望用这微薄的言辞，稍稍裨补这圣明的世代，常常怕自己万一死掉，不能向您表达我的心意，辜负了您的恩德和照顾。我恭敬地进献我的诚恳之心，俯伏在地情愿接受罪诛。”李寿看后心中不快，然而受到先前誓言的约束，秘密地把它藏了起来。

九月，李雄的妻弟仆射任颜谋反，李寿诛杀了他，一并杀了李雄的儿子李约等人。

五年春二月，晋将讨伐巴郡，俘获李闳。李闳是李恭的儿子。当初，李寿答应从牛鞞以东的民户重新按他们现住之地确定户籍，统归李闳治理并征收赋役，执政大臣认为不能这样做，于是停止不再实行；又没增加军队，所以李闳全军覆没。李闳兄弟李艳因此怨恨，所以和朝廷贵臣有仇恨。这时，李寿病重，罗恒、鲜思明等人又商议奉事晋室的主张。不久巴郡被攻下，李寿认为归附晋室，晋就会以武力相威胁，所以自己不能决断，于是停止了降晋的谋划。三月，拜李奕为镇东将军，代替李闳。

夏，建宁太守孟彦率领本州人绑着宁州刺史霍彪降晋，整个建宁归属晋朝。李寿派右将军李位都讨伐孟彦。当时李权在越嶲。秋，又派尚书广汉人李攄为御史，进入南中。李攄的祖父李毅，是晋朝过去的宁州刺史，因此一向与南中人有交情，所以派他去。李攄的堂兄李演从越嶲上书劝说李寿回到正道，放弃帝位而称诸侯王，李寿大怒，杀了李演。

任命车骑将军王韬为参军。

晋康帝建元元年，李寿去世，李势称帝，改年号为太和。太史令韩皓上书说：“火星侵入心宿区久而不去，是没有整治宗庙的罪过。”于是，李势改命祭祀成始祖李特、太宗李雄，都称为汉。李势的兄弟大将军李广因为李势没有儿子，请求封为太弟，李势没有答应。马当、鲜思明坚决请求李势答应这件事。李势怀疑二人和李广有阴谋，就逮捕了马当、鲜思明并且杀了他们。李广自杀。鲜思明被逮捕，叹息说：“国家没有灭亡，是因为我们几个人在呀，现在大概危险了！”鲜思明有才智谋略，敢直言劝谏，马当一向得人心，等到他们死时，士人和百姓没有不悲伤的。

冬，李奕从晋寿起兵反叛，单骑冲击成都城门，守门士兵射杀了李奕，余众溃退而去。李势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嘉宁。李势骄纵淫荡，不顾念国事，朝廷内外离心。蜀地本来没有僚人，到这时才从山里出来，从巴郡到犍为、梓潼，布满山谷，成了老百姓很大的祸患。再加上饥荒，境内萧条冷落。

三年春二月，桓温进攻蜀地，大军到了青衣水。李势大规模地征调境内之兵，派咎坚等人率领，从山阳奔赴合水。众将想在江南设伏以待晋军，咎坚不肯听从，带兵从江北的鸳鸯碛渡江向犍为进军。桓温亲自率领步兵直指成都。咎坚到达犍为，才知道和桓温走的不同道，就返回来从沙头津渡江。等到他率军赶到，桓温已经在成都的十里陌驻军了，咎坚军自己就溃散了。李势把全部人马带出来，在笮桥和桓温交战。中书监王嘏、散骑常侍常璩劝说李势投降，于是李势乘夜打开成都东门逃走。逃到葭萌，派散骑常侍王幼给桓温送去降表。李势到了建康，被封为归义侯。

李氏从起事到灭亡，共历六世四十七年，正式僭称帝号四十二年。

蜀中也有怪异的事。李期在位时有狗和猪相交，树木冬天开花。李势在位时，涪陵百姓乐氏妇人头上长角，长三寸，曾经几次截断它。又有百姓马氏妇人怀孕而从腋下生出孩子，母亲平安无事，孩子也生长发育。有马生马驹，一个头，两个身子，身子连在一起，六个耳朵，一公一母。又有天降血在江南数亩土地上。李汉家舂米，米从臼中跳出来；赶紧收到簸箕里，又跳出来；放在竹席里，又跳了出来。有猿猴住在鸟窝里，一直到城下。地仍然在震动，又连生长

毛。那上天的责罚不能一一详述。

撰者评论说：李特、李流趁着西晋灭亡之机作恶为害，李雄能够推翻行亡道之国，巩固行存道之邦，他遇到西晋崩溃，大概是遇上了时运吧！李期带头制造祸端，而李寿、李势结束了它，这正是《诗经》所说的“社会动乱，人民痛苦，往何处去啊！”的时代。年岁大的人们传说着谯周的预言：“广汉城北有大盗，名叫李特、李流难攻打，岁星在玄宫时他们会自相残杀。”终于和他们记述的一样。能够预知预测将来发生的事，这和古人有什么不同！纵观前代那些伪僭之徒，他们肆意地残害劫杀，还没有像这样的。每当想到箕子感念殷墟的黍离之悲，贾谊《过秦》的议论，国破家亡，那教训恐怕不远了。

华阳国志卷十上

先贤士女总赞（上）

含和诞气，人伦资生，必有贤彦，为人经纪，宣德达教，博化笃俗。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品物焕炳，彝伦攸叙也。益、梁爰在前代，则夏勋配天，而彭祖体地。及至周世，韩服将命，蔓子忠坚。然显者犹鲜，岂国史简阙，（亦）[抑]将分以秦、楚，希预华同？自汉兴以来，迄乎魏、晋，多士克生，髦俊盖世，恺元之畴，感于帝思。于是玺书交驰于斜谷之南，束帛戈戈于梁、益之乡。或乃龙飞紫阁，允陟璇玑；亦有盘桓利居，经纶皓素。其耽怀道术，服膺六艺，弓车之招，旃旌之命，征名聘德，忠臣孝子，烈士贤女，高劭足以振玄风，贞淑可以方蘋蘩者，奕世载美。是以四方述作，来世志士莫不仰高轨以咨咏，宪洪猷而仪则，擅名八区，为世师表矣。故《耆旧》之篇，较美《史》、《汉》。而今志州部区别，未可总而言之。用敢撰约其善，为之述赞，因自注解，甄其洪伐，寻事释义，略可以知其前言往行矣。

【译文】

天地蕴藏着祥和之气，人类赖以为生，必有贤能俊才，为人经世济民，宣扬圣德，达到教化，并使教化广播，使风俗朴实。所以最上等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树立功业，再次是树立言论。万物明亮，纲常伦理才有秩序。益州、梁州追及到前代，大禹的功勋可与天地相比并，彭祖的长寿，可体验大地的永恒。及到周代，韩服领命，蔓子为国尽忠。然而

显贵的人还是太少，难道是国史简约省缺，亦或是将其分给秦国、楚国，他们很少参与华夏盟会？自从汉朝兴起以来，及到魏国、晋朝，很多怀才之士能够应运而生，他们英才盖世，都是“八恺八元”一类的俊杰，感激于帝皇的大恩。于是皇帝招聘士人的诏书交相奔驰于斜谷的南边，招聘人才所用的礼物堆积于梁州、益州之乡。有的就飞黄腾达于朝廷，登上宰相大位；也有的隐居不仕，修养纯洁的品德。他们潜心于道德学术，衷心信奉儒家的“六经”，闪闪弓车，猎猎旌旌，征召命令，礼聘贤能，忠臣孝子，烈士贤女，高才美德足以振扬高尚的风气，贞妇淑女可比《诗经》中蘋蘩的采集人，累世记载着他们的美名。因此，四方著述，后世志士没有谁不仰头高看众车而赞叹歌咏，[没有谁不]效法先贤们宏大的计划和宝贵的法则，享有好名声于天下，做世上的表率啊！所以陈寿的《益部耆旧传》，可以与《史记》、《汉书》比美。而《华阳国志》州部的区别，不可以总起来说它。因为敢简要撰写他们美好的言行，为他们论述、赞颂，根据各自的传略，写明他们的大功，依循事情，解释意义，就大略可以知道他们先前的言行了。

蜀郡士女

严平恬泊，皓然沈冥。严遵，字君平，成都人也。雅性澹泊，学业加妙，专精大《易》，耽于《老》、《庄》。常卜筮于市，假蓍龟以教。与人子卜，教以孝；与人弟卜，教以悌；与人臣卜，教以忠。于是风移俗易，上下兹和。日阅[数]人，得百钱，则闭肆下帘，授《老》、《庄》。著《指归》，为道书之宗。扬雄少师之，称其德。杜陵李强为益州刺史，谓雄曰：“吾真得君平矣。”雄曰：“君但可见，不能屈也。”强以为不然。至州，修礼交遵，遵见之，强服其清高而不敢屈也。叹曰：“扬子云真知人也！”年九十卒。雄称之为：“不慕夷即由矣”，“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虽随、和何以加诸！”

仲元抑抑，邦家仪形。李弘，字仲元，成都人。少读五经，不为章句。处陋巷，淬励金石之志，威仪容止，邦家师之。以德行为郡功曹，一月而去。子贲以见辱杀人，太守曰：“贤者之子必不杀人。”放之。贲自以枉，语家人。弘遣亡命。太守怒，让弘，弘对曰：“贲为杀人之贼，明府私弘枉法。君子不诱而诛也，石磔杀厚，《春秋》讥之；孔子称父子相隐，直在其中。弘实遣贲。”太守无以诘也。州命从事，常以公正谏争为志。扬子云称之为：李仲元为人也，“不屈其志，不累其身”，“不夷不惠，可否之间”；“见其貌者肃如也，观其行者穆如也，闻其言者愀如也”；“非正不言，非正不行，非正不听，吾先师之所畏”。

子云玄达，焕乎弘圣。扬雄，字子云，成都人也。少贫好道，家无担石之储、十金之费，而晏如也。好学，不为章

句。初慕司马相如绮丽之文，多作词赋。车骑将军王音，成帝叔舅也，召为门下史，荐待诏，上《甘泉》、《羽猎赋》，迁侍郎，给事黄门。雄既升秘阁，以为辞赋可尚，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武帝读《大人赋》，飘飘然有凌云之志，不足以讽谏，乃辍其业。以经莫大于《易》，故则而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故作《法言》；史莫善于《苍颉》，故作《训纂》；箴谏莫美于《虞箴》，故作《州箴》；赋莫弘于《离骚》，故反屈原而广之；典莫正于《尔雅》，故作《方言》。初与刘歆、王莽、董贤同官，并至三公，雄历三帝，独不易官，年七十一卒。自刘向父子、桓谭等深敬服之。其玄渊源懿，后世大儒张衡、崔子玉、宋仲子、王子雍皆为注解。吴郡陆公纪尤善于《玄》，称雄圣人。雄子神童乌，七岁预雄《玄》文，年九岁而卒。

林生清寂，莫得而名。林闾，字公孺，临邛人也。善古学。古者天子有辂车之使，自汉兴以来，刘向之徒但闻其官，不详其职，惟闾与严君平知之，曰：“此使考八方之风雅，通九州之异同，主海内之音韵，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风俗也。”扬雄闻而师之，因此作《方言》。闾隐遁，世莫闻也。汜乡忠贞，社稷是经。进贤为国，稽考典刑。爱莫助之，身殒朝倾。何武，字君公，郫人也。初以（对）[射]策甲科为郎，历扬、兖州刺史，司隶校尉，京兆尹，清河、楚、沛太守，廷尉，御史大夫。成帝初具三公，拜大司空，封汜乡侯。为人忠厚公正，推贤进士，在楚致两龚，在沛厚两唐，临司隶致（茂）[平]陵何并，居公位进辛庆忌，皆世名贤。临州郡虽无赫赫之名，及去，民思之。才虽不及丞相薛宣、翟方进，而正直过之。哀帝即位，以朱博、赵玄为

公卿，用事，免官。谏大夫鲍子都亟言讼之，丞相王嘉亦以为慨。帝复征武为御史大夫，徙前将军。时大司马新都侯王莽避帝外家丁、傅氏，逊位，亦以列侯见征。哀帝诏博举太常，莽从武求举，武以莽奸人之雄，不许。哀帝崩，王太后皇太后，莽姑也，即日引莽入，收大司马董贤印绶，诏举大司马。丞相孔光等逼王氏，皆举莽。武与左将军公孙禄谋曰：“莽（五）〔四〕父世朝，权倾人主，必危刘氏。”乃举禄，禄亦举武。太后不从，用莽为大司马。莽讽有司劾奏，皆免。武就国后，莽浸盛，遂为宰衡、安汉公。欲图篡汉，惮武与其叔红阳侯王立不从。元始三年，因吕宽、吴章事槛车征武，武自杀。众咸冤之。莽欲厌众心，谥武曰刺侯。子况嗣。平帝崩，莽因居摄，后僭（王）〔帝〕位。

叔文播教，变风为雅。道洽化迁，我实西鲁。张宽，字叔文，成都人也。蜀承秦后，质文刻野，太守文翁遣宽诣博士东受七经，还以教授，于是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化之。景帝嘉之，命天下郡国皆立文学，由翁唱其教，蜀为之始也。宽从武帝郊甘泉泰畤，过桥，见一女子裸浴川中，乳长七尺，曰：“知我者，帝后七车。”适得宽车。对曰：“天有星主祠祀，不齐洁，则作女令见。”帝感寤，以为扬州刺史。复别蛇莽之妖。世称云“七车张”。作《春秋章句》十五万言。

长卿彬彬，文为世矩。司马相如，字长卿，成都人也。游京师，善属文，著《子虚赋》而不自名。武帝见而善之，曰：“吾独不得与此人同世。”杨得意对曰：“臣邑子司马相如所作也。”召见相如。相如又作《上林赋》，帝悦，以为郎。又上《大人赋》以风谏；制《封禅书》，为汉辞宗。官

至中郎将。世之作辞赋者自扬雄之徒咸则之。

王渊艳丽，蔚若华圃。王褒，字子渊，资中人也。以高才文藻侍宣帝。初为王褒作《乐职》、《中和》颂，宣帝时，又上《甘泉》、《洞箫》赋。帝善之，令宫人诵之。为谏大夫，卒。

子山翰藻，遗篇有〔厚〕〔序〕。杨终，字子山，成都人也。年十三，已能作《雷赋》，通屈原《七谏》章。后坐太守徙边，作《孤愤》诗。明帝时，与班固、贾逵并为校书郎，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作《生民》诗，又上《符瑞》诗十五章，制《封禅书》，著〔外传〕〔《春秋外传》〕十二卷，《章句》十五万言，皆传于世者。

少迁猛毅，垂勋三邦。陈立，字少迁，临邛人也。成帝时，牂柯有乱，〔大〕将军王凤荐立为太守，克平祸乱。徙守巴郡，秩中二千石，治有尤异。又徙天水太守，为天下最，天子赐黄金四十斤。入为左〔曹〕、卫〔将军〕护军〔都尉〕。

世公赋政，祥瑞来同。王阜，字世公，成都人也。太守第五伦察举孝廉，为重泉令，有鸾鸟集于文学十余日。迁益州太守，神马出滇池河，甘露降，白鸟见，民怀之如父母。

猗欤文父，鬻发幼童。德澹会稽，道崇辟雍。张霸，字伯饶，谥曰文父，成都人也。年数岁，以知礼义，诸生孙林、刘固、段著等宗之，移家其宇下。启母求就师学，母怜其稚，对曰：“饶能。”故字伯饶也。为会稽太守，拨乱兴治，立文学，学徒以千数，风教大行，道路但闻诵声，百姓歌咏之。致达名士顾奉、公孙松、毕海、胡毋官、万虞先、王演、李根，皆至大位。在郡十年，以有道征，拜议郎，迁

侍中，遂授霸五更，尊礼于（文）〔太〕学。年老卒，葬河南。

少府委迟，作卿作师。赵典，字仲经，成都人（也），太尉戒（孙）〔子〕也。与颍川李膺等并号“八俊”。三为侍中，自乐禄俸施贫。方授国师，未拜，病卒。

何、杨研神，贯奥入微。何英，字叔俊，郫人也。杨由，字哀侯，成都人也。二子学通经纬。英著《汉德春秋》十五卷。孙汶，字景由，亦深学。初征，上日食盗贼起，有效。为谒者，京师旱，请雨，即澍。迁犍为属国。著《世务论》三十篇。卒。杨由为太守廉范文学，范称能治。由言当有贼发。顷之，广柔羌反，寇杀长姚超。乡人冷丰赍酒候之，值客，未内，由为知其多少。又言，人当致果，其色赤黄，果有送甘橘者。大将军窦宪从太守索《云气图》，由谏莫与，寻宪受诛。其明如此。著书十篇而卒。

司农明允，国宪是维。任昉，字文始，成都人也。初为叶令，治奸贼七十余人。迁梁相、尚书令，清身检下。大将军梁冀惮之，出为魏郡，徙平原，岁出租税百万。冀诛，复入为尚书令、司隶校尉，迁大司农，卒。弟愷，徐州刺史，亦有治名。昉父循，字伯度，为长沙太守，得其父，时为五官，事在精通也。

翁君美秀，牧（後）〔后〕寤机。何霸，字翁君，司空武兄也。为郡户曹。刺史王尊将之官，移诸郡不得遣迎（太守），唯霸白〔太守〕宜往，太守遣霸。尊大怒。霸对曰：“太守遣霸，非修敬也，以去京师久，迟知朝廷起居耳。”尊遽下车，持节对之。因奇霸容止，辟为别驾，举秀才，为属国、中郎将。弟显，颍川太守。兄弟五人皆有名。

伯骞推贤，求善如饥。柳宗，字伯骞，成都人也。初结九友共学，号“九子”。及为州郡右职，务在进贤。拔致求次方、张叔辽、王仲曾、殷智孙等，终至牧守。州里为谚曰：“得黄金一筭，不如为伯骞所识。”举茂才，为（阳夏太守）[美阳令]。

文侯颉卬，极位台衡。文侯赵戒，字志伯，少府典（祖）[父]也父定，以游侠称戒，顺、桓帝之世历司徒、太尉，登特进。屡居公辅，免忧患于无妄之世。告归于蜀，薨家。

太尉颉颃，志振颓纲。赵谦，字彦信，戒孙也。历位卿尹，初平元年为太尉。时董卓秉政，欲迁天子长安。谦与司空荀爽固谏，卓不听，以为车骑将军。奉大驾西幸，封洛亭侯，拜司隶校尉。忤卓指，免。讨白波贼有功，封[郾]侯，进司徒，免。拜尚书令、太仆。三年，薨，谥曰忠侯。

司徒继踵，颉颃权横。赵温，字子柔，谦弟。以侍中（与）同[舆]辇西迁，封江南亭侯。兄亡，初平四年拜司空，未期，进司徒，当世荣之。时车骑将军李傕与董承、张济等争权，数迁移天子，温以书切责于傕。天子闻，为寒心。寻曹公入，徙天子都许，政出诸侯，礼待温。居公位十五年。建安十三年薨。

犹操道柄，董、李是让。让，责也。董卓、李傕凶擅，谦、温干之。初，文侯与李固、胡广议立清河王蒜，而冀欲立蠡吾侯，赵戒胁而从之，使李固枉死。君子以为卓、傕之恶甚于梁冀，谦摩卓之牙，温弄傕之爪，虽逼权势，以道陈训，贤其祖远矣。

侍中授命，分节亦彰。常洽，字茂尼，江原人也。自荆州刺史迁京兆尹、侍中、长水校尉，以兵卫大驾西幸。傕等

作难，常侍卫天子左右，为傜所杀。

蛮夷猾扰，倡乱南疆。子恭要传，丑秽于攘。杨竦，字子恭，成都人也。（永）〔元〕初中，越嶲、永昌夷反，残破郡县，众十（万余）〔余万〕。刺史张乔以竦勇猛，授从事，任平南中。竦先以诏书告喻，不服，乃加诛。杀虏三万余人，获生口千五百人，财物四千万，降夷三十六种；举正奸浊长吏九十人，黄绶六十人。南中清平。会被伤卒。乔举州吊赠，列画东观。

伯春、孟元，匡正时君。张充字伯春，李玚字孟元，江原人也。充为治中从事。时刺史恃豪，每见从事，布席地坐，己自安高床上。充入阁，不肯进。刺史寤，乃更礼从事。刺史辟公孙特、大姓犍为李威、桥稚充曹。时有水灾，伦受刺史指，以（汉）〔江〕中斗平，不足表闻，玚固争之。后刺史至，与伦不平，求郡短，劾伦不言水灾。玚对以诏书：上灾异不得由州。伦迁司空，辟玚掾。

杨罗为令，遗爱在民。杨班字仲桓，成都人也，罗衡字仲伯，郫人也，俱师征士何（初山）〔幼正〕。班为不韦、茂陵令，治化浹洽。徙西城、阆中令，号时名宰。衡为万年令，路不拾遗，人家牛马皆系道边，曰：“属罗公。”三府争辟，拜广汉长，二县皆为立祠。

小伯温恭，预图息纷。陈湛，字小伯，成都人也。历数县令，民皆怀服。州辟治中从事。广汉太守遣子诣州修欢交，使君欲纳；湛谏不可失《羔羊》义，使君从之。后有言州郡私交者，考之无得，乃明也。

孟由至孝，遐叶晞风。禽坚，字孟由，成都人也。父信为县（史）〔吏，使〕越嶲，为夷所得，传卖历十一种。去

时，坚方妊六月；生，母更嫁。坚壮，乃知父湮没，鬻力佣赁，求碧珠以求父。一至汉（中）〔嘉〕，三出徼外，周旋万里，经六年四月，突瘴毒狼虎，乃至夷中得父。父相见悲感，夷徼哀之。即将父归，迎母致养。州郡嘉其孝，召功曹，辟从事，列上东观。太守王商追赠孝廉，令李苾为立碑铭，迄今祠之。

仲呈（勉）〔免〕师。仲呈，成都人也。少受学于严季后，季后为汶江尉，书呼仲呈，仲呈许十月往。会夷反断道，仲呈期于往。经度六七，几死。数年，卒得至汶江，为季后陈策，俱得免难，远近叹之。

叔本慕仁。任末，字叔本，（新）繁人也。与董奉德俱学京师，奉德病死，推鹿车送其丧。师亡身病，赍棺赴之，道死，遗令敕子载丧至师门，叙平生之志也。

伯禽证将。朱普，字伯禽，广都人也。为郡功曹。太守与刺史王冀有隙，枉见劾。普诣新都狱，掠笞连月，肌肉腐臭，恶同死人，证太守无事。敕其子曰：“我死，载丧诣阙，使天子知我心。”事得（情）〔清〕理，普以烈闻。

文寺代君。李罄，字文寺，严道人，为长章表主簿。旌牛夷叛，入攻县，表仓卒走，锋刃交至。罄倾身捍表，谓虏曰：“乞杀我，活我君。”虏乃杀之，表得免。太守嘉之，图象府庭。

在三义敦，终始可称。人生于三，事〔之〕若一，君、父、师也。言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普、罄可谓能终始也。

炎光中微，巨、述僭乱。炎，火光也，汉以火德王。自高祖至平帝十二世，国嗣三绝。平帝早崩，安汉公王莽字巨

君遂篡天子位，称新室皇帝。而茂陵公孙述字子阳为莽导江卒正，遂僭号于蜀。

章、王刎首。章明，字公孺，（新）繁人也。王皓，字子离，江原人也。明为太中大夫，莽篡位，叹曰：“不以一身事二主！”遂自杀。皓为美阳令，去莽归蜀。公孙僭号，使使聘之，皓乃自刎，以头付使者。述惭怒，诛其妻子。

侯刚哭汉。刚字直孟，（新）繁人也，为郎。见莽篡佯狂，负木斗守阙号哭。莽使人问之，对曰：“汉祚无穷，吾宁死之，不忍事非主也。”莽追杀之。

公卿绝后，亦蹈节。王嘉，字公卿，江原人也。为郎，去莽还（留）蜀。公孙述先闭其妻子，使人征之。嘉闻王皓死，叹曰：“吾后之哉！”亦自杀。述惭，赏其妻子。

罗生美至，思济艰难。述方遂非，残彼贞干。罗衍，字伯纪，成都人也。为述郎，说述尚书解文卿、郑文伯使谏述降汉，为子孙福。解、郑从之。述怒，闭二子于薄室六年，二子守志不回，遂幽死。衍卒察孝廉，征博士。

刘主割据，资我英俊。鸿胪渊通，与道推运。何宗，字彦英，郫县人也。通经纬、天官、推步、图讖，知刘备应汉九世之运，赞立先主。为大鸿胪，方授公辅，会卒。

君肃矫矫，颖类倬群。何祗，字君肃，宗族人也。初，犍为杨洪为太守李严功曹，去郡数年，以为蜀郡，严犹在官。祗为洪门下书佐，去郡数年，以为广汉，洪犹在官。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之能揽拔秀异也。祗徙犍为太守，卒。

辅汉朗捷，服时之懃。张裔，字君嗣，成都人也。汝南许文休称其才“钟元常辈也”。为辅汉将军，丞相长史。丞相北征，居府统事，足食足兵。

太常清密，邃远钩深。杜琼，字伯瑜，成都人也。师事任定祖，通经纬术艺，为太常。沈默慎密，称诸生之淳。

休休众彦，殊涂同臻。金声玉振，蜀之球琳。休休，美也。众彦，言此四十三人也。《易》曰：殊涂同归，百行齐致。贵于流光显称，扬名垂世。此四十三人者，虽立行不同，俱以垂美，如金玉之音器，为世名宝。

敬司穆穆，畅始玄终。

敬，司马氏女，五更张伯饶妻也。霸前妻有三男一女，敬司产一男。抚教五子，恩爱若一。霸卒，葬河南，敬司与诸子还蜀。疾病，遗令告诸子曰：“舜葬苍梧，二妃不从。汝父在梁，吾自在蜀，亦各其志，勿违吾敕也。”遂葬蜀。子光超禀母教，为聘士也。

叔纪婉婉，十媛仰风。叔纪，霸女孙也，适广汉王遵。至有贤训，事姑以礼。生子商，海内名士。广汉周干、古朴、彭勰、汉中祝龟为作颂，曰：“少则为家之孝女，长则为（家）[夫]之贤妇，老则为子之慈亲。终温且惠，秉心塞渊，宜谥曰孝明惠母。”

公乘氏张，两髦义崇。公乘会妻，广都张氏女也。夫早亡，无子，姑及兄弟欲改嫁之，张誓不许，而言之不止。乃断发割耳，养会族子，事姑终身。

助陈抚孩，节笃分充。助陈，临邛陈氏女，犍为杨凤珪妻也。凤珪亡，养遗生子守节，兄弟必欲改嫁，乃引刀割咽，[几死]。宗族骇之，（几死）遂全其义。

二常茕茕，颓构再隆。元常、靡常，江原人也。元常，广都令常良女，适广汉便敬宾，早亡。元常无子，养宾族子。父母欲嫁，乃祝刀誓志而死。靡常，仲山女，适成都殷

仲孙。家遭疫气死亡，惟靡常在。十八，收葬诸丧，养遗生子，立美成家。

纪常哀哀，精感昭融。纪常，常侍常洽女，赵侯夫人也。父遇害长安，其二兄皆先没，遣父门生翟登、张顺迎丧。时寇贼蜂起，昼夜悲哀，顺、登得将丧无恙还，时人皆以纪常精诚所感。

贡罗誓志。贡罗，郫罗倩女，景奇妻也。奇早亡，无子。父愍其年壮，以许同郡何诗。贡罗白书誓父不还家。父[乃]使诗（乃）白州，州告县逼遣之。罗乃诉州，刺史高而许之。

玆何忘生玆。何，郫何氏女，成都赵宪妻也。宪早亡，无子，父母欲改嫁。何恚愤自幽，乃不食，旬日而死。郡县为立石表。

昭仪殉身。昭仪，（新）繁张氏女，广汉朱叔贤妻也。贤为郡督邮。建安十九年，刘主围刘璋于成都，贤坐谋外降[诛]。璋以昭仪配兵将，见逼，昭仪自杀。三军莫不哀叹。

二姚见灵。广柔长郫姚超二女（姚）妣、饶，未许嫁，随父在官。值九种夷反，杀超，获二女，欲使牧羊。二女誓不辱，乃以衣连腰自沈水中死，见梦告兄慰曰：“姊妹之丧当以某日至溉下。慰寤，哀愕，如梦日得丧。郡县图象府庭。

峨峨淑媛，表图铭旌。淑，善；媛，婉婉也。言此十二女皆图象列传。

述蜀郡列女。

右蜀郡士女赞第一。凡五十五人。（四十三人士，十二人女）

[巴郡士女](阙)

【译文】

严君平恬静淡泊，虽名高而隐居不仕。严遵，字君平，是成都人。生性雅静淡泊，学业更加出色，专精通《易经》，潜心研究《老子》、《庄子》。常在集市上卜卦，借助卜卦来教人。给人家的孩子占卜，用孝道来教导他们；给人家的兄弟占卜，用尊爱兄长来教育他们；给做臣子的占卜，用忠心来教育他们。于是改变了旧的风俗，上下更加和睦。每天占卜数人，获得百钱，就停止占卜，放下帘子，教授《老子》、《庄子》。撰《老子指归》，成为道家书籍的宗旨。扬雄从小跟他学习，称颂他的德行。杜陵李强做益州刺史，对扬雄说：“我真的得到君平了。”扬雄说：“您只能见到他，但不能使他降低身份。”李强认为不然。他来到益州，置办礼物，往交严遵。严遵会见李强，李强佩服他的清高而不敢屈辱他。李强感叹说：“扬子云真了解人啊！”严遵九十岁去世。扬雄称赞他说：“不羡慕伯夷与许由”，“不做不正当地显示自己的事，不做苟且偷生的事，长期隐居而不改变他的节操，即使有随侯珠、和氏璧，又哪能强加他呢！”

仲元威仪美好，是国家的好榜样。李弘，字仲元，是成都人。少年时代读五经，不剖章析句。住在简陋的小巷，激励、鞭策自己金石般的志向。他仪容举止庄重，国内的人都把他当作老师。凭着德行被任命为郡功曹，一月后离去。他的儿子李贲因被侮辱而杀了人，太守说：“有贤德有才能家的儿子必不会杀人。”就放了他。李贲自认为太守枉法，告诉了家里人。李弘打发儿子逃命。太守生气，责备李弘，李弘回答说：“李贲是杀人贼，明府您偏爱我而枉法。君子不

受诱惑而诛杀他，就象石碯杀儿子石厚，《春秋》却讽刺了他；孔子称父子互相隐瞒，直爽就在里边了。我实际是放跑了子贲。”太守无话再责问。州任命从事，常常以公正、直言规劝作为德行。扬子云称赞他说：李仲元的为人，“不使自己的志向屈服，不牵累自身”，“不做伯夷，也不做柳下惠，在二人之间”；“见到他的外表，是恭敬整饬的样子；见到他的举止行动，是和美的样子；听到他的谈话，是恭谨的样子”；“不符合礼教的话不说，不符合礼教的事不做，不符合礼教的话不听，他就是我先师孔子所说的那种人”。

子云通达，焕然似圣人。扬雄，字子云，是成都人。小时家贫，喜好道学，家里没有一担石的储备，没有十金的费用，而有安定的样子。好学习，不剖章析句。起初羡慕司马相如辞藻华丽的文章，多作词赋。车骑将军王音，是汉成帝的叔舅，召扬雄做门下吏，荐他为待诏，他给皇帝献上《甘泉赋》、《羽猎赋》，升侍郎，给事黄门。扬雄已升进秘阁，认为辞赋可以尊崇爱好，贾谊升堂，有相当的造诣，相如入室，已经精通。武帝读《大人赋》，飘飘然有凌云的志向，但不足以用来讽谕、劝谏，于是停止了他这方面的学业。他认为经书没有比《周易》更大的了，所以就作了《太玄》；传书没有比《论语》更大的了，所以作了《法言》；史书没有比《苍颉》更好的了，所以作了《训纂》；规戒劝谏没有比《虞箴》更美的了，所以作了《州箴》；辞赋没有比《离骚》更弘大的了，所以反屈原而作了《反离骚》及《广骚》；辞典没有比《尔雅》更雅正的了，所以作了《方言》。当初他与刘歆、王莽、董贤同官，一起升到三公，扬雄经历三帝，独没有改变官职，年七十一岁去世。自

刘向父子、桓谭等都深深敬重佩服他。其书玄妙精深，意旨美善，后世大儒张衡、崔子玉、宋仲子、王子雍都为它作注解。吴郡陆公纪尤擅长于《玄》，称扬雄为圣人。扬雄的儿子神童乌，七岁就参与了扬雄《玄》文的撰述，年九岁而卒。

林生清静冷落，隐亦有名。林闾，字公孺，是临邛人。擅长古代的学问。古时候，天子有轺车之使，从汉朝兴盛以来，刘向之徒只听说这个官名，但对这个官职知道不详，只有林闾和严君平知道，说：“这个使臣是考察八方的风雅，通晓九州的异同，主管海内的音乐韵律，使皇上在朝廷内就知道天下的风俗。”扬雄听说后就把他当作老师，因此撰写了《方言》。林闾隐遁，世上没有人再听说他。

汜乡忠贞，社稷为重。为国推贤，稽考典型。爱莫能助，身殒朝倾。何武，字君公，是郫县人。当初以射策甲科为郎，历任扬州、兖州刺史，司隶校尉，京兆尹，清河、楚、沛太守，廷尉，御史大夫。汉成帝初充任三公，授大司空，封汜乡侯。为人忠厚公正，推荐贤士，在楚举荐龚胜、龚舍，在沛交厚唐林、唐遵，监临司隶时举荐平陵人何并，居公位时举荐辛庆忌，这些人都是社会上有名的贤士。监临州郡，虽然没有显赫的名声，但在离开的时候，百姓都思念他。才能虽然比不上丞相薛宣、翟方进，但正直超过他们。汉哀帝即位，任用朱博为丞相、赵玄为御史大夫，因事，被免官。谏大夫鲍子都屡次告诉他，丞相王嘉也为之感慨。皇帝又征召何武为御史大夫，调任前将军。当时大司马、新都侯王莽避帝外家丁、傅氏，避让官位，也以列侯被征召。哀帝下诏博举太常，王莽从何武求举，何武认为王莽是奸人之

雄，没有答应。哀帝驾崩，王太皇太后是王莽的姑姑，当天引见王莽入宫，收大司马董贤印绶，下诏举大司马。丞相孔光等人逼王太后，都举荐王莽。何武与左将军公孙禄商量说：“王莽四父世代在朝，权压皇上，必定危及刘氏。”于是何武举荐公孙禄，公孙禄也举荐何武，太后没有听从，任用王莽为大司马。王莽用委婉的话暗示有司向皇上检举官员的过失，何武、公孙禄都被免职。何武返回诸侯国后，王莽的野心渐渐大起来，于是被任命为宰衡、安汉公。王莽欲图篡夺刘氏江山，害怕何武和他的叔父红阳侯王立不顺从。汉平帝元始三年，因吕宽、吴章事派槛车征捕何武，何武自杀。众人都认为何武冤枉。王莽想压众心，就给何武谥号叫“刺侯”。其子何况继父职。平帝驾崩，王莽因皇帝年幼不能亲政，而代居其位处理政事，后僭居帝位。

叔文传播教育，变风俗为雅，学道和谐融洽，充实我西鲁。张宽，字叔文，是成都人。蜀承秦后，质朴鄙野，太守文翁派张宽到东方博士那里去学习“七经”，回来后教授，于是蜀学与齐、鲁儒学相比并，巴人、汉人也把它加以融化。汉景帝赞赏这件事，命令天下郡国都成立文学（即地方学校），由文翁倡导的这种教育，蜀地成为它的开始。张宽跟从武帝到甘泉宫泰畤祭天，过桥，见一女子在河里裸浴，乳长七尺，说：“了解我的人，是帝后的七车。”恰好得到张宽的车。回答说：“天上有星主祠祀，不整洁，于是就变作女子让我出现。”武帝心感而悟，就任命张宽为扬州刺史。又告别蟒蛇之妖。社会上称张宽为“七车张”。他撰写《春秋章句》十五万字。

长卿文质彬彬，文章为世楷模。司马相如，字长卿，是

成都人。游览京城，擅长写文章，作《子虚赋》而没有属上自己的名字。武帝看后认为写的很好，说：“我独不能与此人同时代。”杨得意回答说：“这是我的同乡司马相如作的。”武帝就召见相如。相如又作《上林赋》，武帝很高兴，就任命相如为郎。相如又上《大人赋》来委婉地劝谏；制《封禅书》，成为汉朝辞赋的宗主。官至中郎将。社会上作辞赋的人从扬雄之徒都把司马相如作为楷模。

子渊艳丽，文若花圃。王褒，字子渊，是资中县人。以高超的文才侍奉汉宣帝。当初王褒为王褒作《乐职》、《中和颂》，宣帝时，又上《甘泉》、《洞箫》赋。宣帝认为他的赋很好，命宫人吟诵它。王褒做谏大夫，去世。

子山擅辞藻，遗篇有序。杨终，字子山，是成都人。年纪十三，已经能作《雷赋》，通晓屈原《七谏》章。后因太守犯罪受牵连而被流放边地服劳役，作《孤愤》诗。汉明帝时，与班固、贾逵一起任校书郎，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作《生民》诗，又上《符瑞》诗十五章，制《封禅书》，撰《春秋外传》十二卷，《春秋章句》十五万字，都流传于后世。

少迁勇猛刚毅，垂勋三邦。陈立，字少迁，是临邛人。汉成帝时，牂柯发生叛乱，大将军王凤举荐陈立为太守，陈立平定祸乱。调任守巴郡，俸禄中二千石，治郡成绩卓异。又调任天水太守，考核政绩为天下最好，天子赏赐黄金四十斤。入朝任左曹、卫将军、护军都尉。

世公赋政，祥瑞降临。王阜，字世公，是成都人。太守第五伦察举荐他为孝廉，为重泉令，有鸾鸟栖集于文学十多天。升任益州太守，神马出于滇池河，甘露降，白鸟现，百

姓怀念他像怀念父母一样。

聪聪文父，智发幼童。德惠会稽，道崇学宫。张霸，字伯饶，谥号称文父，是成都人。年纪几岁，就懂得礼义。众学生孙林、刘固、段著等把他作为老师，移家于他家屋下。禀告母亲请求拜张霸为老师，到他那里学习。母亲怜爱儿子幼稚，回答说：“饶能（满可以）。”所以张霸取字伯饶。任会稽太守，拨乱兴治，建立文学，学生以千数计，风俗教化大为盛行，道路上只听到诵读声，百姓歌咏他。招致的名士顾奉、公孙松、毕海、胡毋官、万虞先、王演、李根，都取得高位。在郡十年，因举有道被征召，任议郎，升侍中，于是授予张霸五更，敬重厚待于太学。年老去世，葬在河南。

仲经从容自得，作卿作师。赵典，字仲经，是成都人，太尉赵戒的第二子。与颍川人李膺等并称“八俊”。三次做侍中，自己乐意拿出俸禄施与贫民。正欲授他国师，未及任命，病死。

何、杨研治神奇，贯奥入微。何英，字叔俊，是郫县人。杨由，字哀侯，是成都人。二人通晓经书和纬书。何英著《汉德春秋》十五卷。孙汶，字景由，也有很深的学问。当初有征兆，天上出现日食，地上盗贼兴起，有证验。为谒者，京师旱，求雨，即下及时雨。升犍为属国。撰《世务论》三十篇。去世。杨由为太守廉范文学，廉范称赞杨由有才能，治理好。杨由说当有盗贼发生，不久，广柔羌人反叛，贼寇杀长姚超。乡人冷丰送酒等候杨由，正赶上有客，没有收纳，因为杨由知道酒有多少。又说，人当送果，果色赤黄，果然有送柑橘人。大将军窦宪从太守索要《云气图》，杨由劝谏，太守没有给。不久，窦宪被诛杀。他明了

世事就像这样。著书十篇而死。

司农明察诚信，维护国法和礼制。任昉，字文始，是成都人。开始任叶令，处治盗贼七十余人。升梁相、尚书令，廉洁自己，约束属下。大将军梁冀害怕他，出任魏郡，调任平原，每年交纳租税百万。梁冀被诛，又入朝为尚书令、司隶校尉，升大司农，去世。兄弟任恺，徐州刺史，也有治理有方的名声。任昉父亲任循，字伯度，为长沙太守，寻找到的父亲，当时为五官掾，事情在于精诚就能互相感通。

翁君美秀，刺史寤思隐微。何霸，字翁君，是司空何武的兄长。为郡户曹。刺史王尊将去赴任，迁移，诸郡不能送迎，只有何霸禀告太守应该前往，太守就贬斥了何霸。王尊大怒。张霸回答说：“太守贬斥我，不是对我不尊重，是因为离京城久远，不能及时了解皇帝的起居。”王尊急忙下车，持符节对着他。因认为何霸容貌举止奇异，征辟为别驾，举荐为秀才，为属国、中郎将。兄弟何显，为颍川太守。兄弟五人都有名。

伯骞推贤，求善如饥。柳宗，字伯骞，是成都人。当初结交九位朋友一起学习，号称“九子”。等到任州郡右职，务在推举贤能。选拔招致求次方、张叔辽、王仲曾、殷智孙等，最终官至牧守。州里流传谚语说：“得黄金一笥，不如为伯骞所赏识。”被举为茂才，为美阳令。

文侯肃敬轩昂，官至宰相。文侯赵戒，字志伯，是少府典父人。父亲赵定，用游侠称赵戒。顺帝、桓帝时历任司徒、太尉，加特进。屡次居公辅，在多横祸的时代为免于忧患，告老回到蜀地，死在家中。

太尉刚直，志振颓纲。赵谦，字彦信，是赵戒的孙子。

历位卿尹，汉献帝初平元年为太尉。时董卓执政，想把天子迁到长安。赵谦与司空荀爽坚决劝谏，董卓不听，任命他为车骑将军，奉皇驾西行，封洛亭侯，授司隶校尉。因违董卓意，免官。征讨白波有功，封郿侯，进司徒，免官。授尚书令、太仆。三年，死，谥号为忠侯。

司徒继踵，勉强权横。赵温，字子柔，是赵谦的兄弟。以侍中身份同皇帝车驾西迁，封江南亭侯。兄死，汉献帝初平四年授司空，不到一年，又进升司徒，当世都认为他很荣耀。当时车骑将军李傕与董承、张济等争权，屡次迁移天子，赵温用书信对李傕严词斥责。天子听到，为赵温担心。不久，曹操入朝，迁徙天子建都许昌，政出诸侯，以礼相待赵温。居公位十五年。建安十三年去世。

仍操权柄，责让董、李让，责备。董卓、李傕凶恶专擅，赵谦、赵温干预他们。当初，文侯赵戒与李固、胡广议立清河王蒜，而梁冀想立蠡吾侯，赵戒被胁迫而依从了他们，使李固冤枉而死。君子认为董卓、李傕的罪恶比梁冀厉害，赵谦摩董卓之牙，赵温弄李傕之爪，虽然逼于权势，但用道理陈述祖训，比起他们的祖辈已经贤明很远了。

侍中授命，名分节操彰明。常洽，字茂尼，是江原人。自荆州刺史迁京兆尹、侍中、长水校尉，用兵卫护帝驾西迁。李傕等作难，常洽侍卫天子左右，被李傕杀害。

蛮夷侵扰，倡乱南疆。子恭传车，丑秽尽攘。杨竦，字子恭，是成都人。汉安帝元初中，越嵩、永昌夷人反叛，凶残破坏郡县，人众十余万。刺史张乔因杨竦勇猛，授从事，任平南中。杨竦先用诏书告谕夷人，夷人不服，就加以诛杀。杀死三万多人，获俘虏一千五百人，财物四千万，使夷

人投降三十六种；检举惩罚奸恶长吏九十人，升迁官吏六十人。南中清肃平定，张乔会见受伤士兵，还举全州吊唁、慰问并赠财物，编列有功将士的图像于州郡学官。

伯春、孟元，匡正时君。张充，字伯春；李筮，字孟元，都是江原人。张充为治中从事。当时刺史依恃强横，每次见从事，铺席让从事在地上坐，而自己却安坐在高床上。张充入阁门，不肯进。刺史醒悟，于是改变态度，礼待从事。刺史征辟公孙特、大姓犍为人李威、桥稚充实官署。当时有水灾，蜀郡太守第五伦接受刺史意见，认为江水与堤堰闸门平，不值得表奏，李筮坚决争辩这件事。后刺史来到，与第五伦争论，寻找郡的过失、缺点，弹劾第五伦不言水灾的罪状。李筮用诏书应对：上言灾异不能由州。第五伦升迁司空，征辟李筮为掾。

杨、罗为令，遗爱在民。杨班，字仲桓，是成都人；罗衡，字仲伯，是郫县人，一起以征士何萇字幼正为师。杨班任不韦、茂陵令，治理感化和谐融洽。调任西城、阆中令，称为当时有名的县宰。罗衡任万年县令，路不拾遗，人家牛马都拴在路边，说：“属罗公。”三府争着征辟，授广汉长，二县都为他们建立祠堂。

小伯温和恭敬，事先化解纷争。陈湛，字小伯，是成都人。历任数县县令，百姓都怀念敬服他。州征辟治中从事。广汉太守派儿子到州里修欢悦之交，使君想要接纳，陈湛劝谏不可失了《羔羊》诗中赞美官吏廉洁之义，使君听从了他的意见。后有言说州郡私下交往的事，考察后没有证据，这才真相大白。

孟由至孝，世代仰慕高风。禽坚，字孟由，是成都人。

父亲禽信为县吏，出使越巂，被夷人所得，被传卖历十一个种族。禽信离开时，怀禽坚才六个月；生下来，母亲改嫁。禽坚长到壮年，才知道父亲出使尚无音信的事。他就出卖力气，给人佣工，求碧珠来寻找父亲。一次到汉嘉，三次走出边界外，周旋万里，经六年四个月，突过瘴毒狼虎恶地，才到夷中得见父亲。父子相见非常悲痛，夷人边界也哀伤这件事。禽坚立即将父亲送回，并接母亲回来奉养。州郡嘉奖禽坚的孝心，把他征召为功曹，征辟为从事，画图像列于州郡学官。太守王商追赠禽坚为孝廉，县令李苾为禽坚立下碑铭，到现在还祭祀他。

仲昱使师免难。仲昱，是成都人。少年时受学于严季后。严季后任汶江尉，写信叫仲昱前去，仲昱答应十月前往。适逢夷人反叛，截断道路，仲昱仍决定前往。经历六七番，近死。经过数年，终于得以到达汶江，为严季后献策，都免除了灾难，远近的人都感叹这件事。

叔本敬慕仁爱任末，字叔本，是繁县人。与董奉德一起在京城求学，奉德病死，任末推独轮鹿车送他的尸体。老师去世，任末身体有病，仍带棺木前去赴丧，死在道路上，临终前嘱咐告诫儿子运棺木送到老师家门，以叙平生的志向。

伯禽为太守作证。朱普，字伯禽，是广都人，为郡功曹。太守与刺史王冀有仇隙，太守被弹劾。朱普到新都狱去，[见太守]被连月拷打，肌肉腐臭，如同死人。朱普证明太守无事。嘱咐他的孩子说：“我死，用车载着棺木到京城去，让天子知道我的心。”事情得到清查审理，朱普以正直刚烈而闻名。

文寺替主君赴难。李罄，字文寺，是严道县人，为严道

县长章表主簿。旄牛夷反叛，进攻县，章表仓促逃，叛夷枪刀一齐来到。李磐倾身护卫章表，对他们说：“求你们杀了我，让我的府君活着。”叛夷就杀了李磐，章表得到免脱。太守嘉赞李磐，把他的图像挂在府庭。

“三义”要敦厚，始终如一应称赞。人生对于三种人：国君、父亲、老师，事奉他们要始终如一。《诗经》上说：没有什么事没有开头的，但很少有人能做到底的。朱普、李磐可说是能够做到有始有终。

炎光中微，莽、述僭乱。炎，火光。汉朝以火德王。自高祖至平帝十二世，国家承嗣三绝。平帝早年驾崩，安汉公王莽字巨君就篡夺了天子位，称新朝皇帝。而茂陵公孙述字子阳为王莽导江卒正，于是僭号于蜀。

章、王自刎。章明，字公孺，是繁县人。王皓，字子离，是江原人。章明做太中大夫，王莽篡位，他叹息说：“不用一身事奉二主！”就自杀了。王皓做美阳令，离开王莽回归蜀地。公孙述僭称，派使者聘他，王皓于是自杀，把头交付使者。公孙述羞怒，诛杀了他的妻子和孩子。

侯刚哭汉。侯刚，字直孟，是繁县人。担任郎。见王莽篡位，假装颠狂，背木斗守宫阙号啕痛哭。王莽派人问他，侯刚回答说：“汉福无穷，我宁愿死去，不忍事奉不是君主的人。”王莽派人追杀了侯刚。

公卿自刎，气节一贯坚守。王嘉，字公卿，是江原人。为郎。离开王莽回到蜀地。公孙述先监押起他的妻子儿女，派人征召王嘉。王嘉听说王皓已自杀，叹息说：“我走在他的后边了啊！”也自杀了。公孙述羞惭，就宽赦了王嘉的妻子儿女。

罗生至美，思济艰难；述意作歹，残害栋梁。罗衍，字伯纪，是成都人。为公孙述郎，劝说公孙述的尚书解文卿、郑文伯，让他们劝谏公孙述投降汉朝，为子孙降福。解文卿、郑文伯听从了他。公孙述发怒，囚禁二人在皇宫监狱六年，二人坚守志节不回头，于是被监禁而死。罗衍终于被察举孝廉，征召博士。

刘备割据，助我英俊。鸿胪渊通，推知后事。何宗，字彦英，是郫县人。通晓经书、纬书、天文、推算历法、图籍，知刘备要接续汉朝九世的命运，赞称拥立先主。为大鸿胪，正要授予公辅，适逢去世。

君肃刚强，卓然不群。何祗，字君肃，是宗族人。当初，犍为人杨洪做太守李严的功曹，李严离郡数年，杨洪任职蜀郡，李严如同还在做官。何祗做杨洪门下主办文书的佐史，杨洪离郡数年，何祗任职广汉郡，杨洪如同还在做官。因此西土都佩服诸葛亮能招揽选拔优异人才。何祗调任犍为郡为太守，去世。

辅汉明捷，治事勤勉。张裔，字君嗣，是成都人。汝南人许文休称赞他的才能“钟元常一类呀”！为辅汉将军、丞相长史。丞相北伐，居府治事，粮草、武器充足。

太常清静，邃密深远。杜琼，字伯瑜，是成都人。以任定祖为师，通晓经书、纬书和经艺、历数之术，为太常。沉默寡言，慎重周密，被称为众儒生之纯粹。

姣姣淑女，殊途同美。扬名垂世，蜀之贤媛。休休，是美的意思。众彦，是说这四十三个人。《易经》说：不同的途径达到相同的目的，百人行动，整齐一致。比流光的显耀还要珍贵，扬名垂世。这四十三人，虽然立身行事不同，但

都留下了美好，像金属玉石的乐器，成为世上著名的宝物。

以上所述为蜀郡人士。

司马敬端庄恭敬，善始善终。敬，是司马氏女，五更张伯饶（即张霸）的妻子。张伯饶前妻有三个男孩儿一个女儿，司马敬产一个男孩儿。她抚养教育五个孩子，恩爱如一。伯饶死，葬在河南，司马敬与五个孩子回到蜀地。病重，嘱咐告诉孩子们说：“舜埋葬在苍梧，二妃没有跟从。你们的父亲在梁县，我自在蜀地，也是各有自己的志向，不要违背我的告诫呀！”于是葬在蜀地。儿子张光超禀受母亲的教诲，成为聘士。

纪叔和顺柔美，十女仰赖贤惠。纪叔，是张霸的孙女，嫁给广汉人王遵。来到王家后，有贤惠的训教，以礼事奉婆母。生儿子王商，王商是国内的名士。广汉人周干、古朴、彭勰、汉中祝龟为她作颂赞文字，说：“小时候是家里的孝女，长大时是丈夫家贤惠的媳妇，等老时是孩子们慈祥的母亲，既温柔又贤惠，她的心诚实又深远，应该给她谥号叫做‘孝明惠母’。”

公乘张氏，誓不改嫁，节义崇高。公乘会妻，是广都姓张人家的女儿。丈夫早亡，没有儿子，婆母和兄弟都想让她改嫁，她誓不答应，家人劝说不断，她就剪断头发，摘下耳饰，抱养公乘会同族的孩子，侍养公婆终身。

陈助抚育遗腹子，守节志坚。陈助，是临邛姓陈人家的女儿，隗为人杨凤珪的妻子。凤珪亡，她就抚养遗腹子守节，兄弟定要她改嫁，她就拿刀割断咽喉，几乎死去。宗族的人对她的做法感到惊骇，于是就顺随保全了她的节义。

二常孤独有志，守节养子兴家。常元、常靡，是江原

人。常元，是广都县令常良的女儿，嫁给广汉人便敬宾，便敬宾早亡，常元没有孩子，就抚养便敬宾同族人的孩子。父母要她改嫁，她就拿刀发誓死不改嫁。常靡，是仲山的女儿，嫁成都人殷仲孙。家里人遭瘟疫毒气死亡，只有常靡在。年纪十八岁，收葬众丧，抚养遗腹子，树立美名，成立家庭。

常纪昼夜悲哀，精神感动上天。常纪，是常侍常洽的女儿，赵谦的夫人。父亲在长安遇害，她的两个哥哥都已先亡，她就派父亲的学生翟登、张顺去迎丧。当时贼寇蜂起，她就昼夜悲哀，使张顺、翟登能够迎丧无事而回。当时人都被常纪的诚实精神所感动。

罗贡誓志。罗贡，是郫县罗倩的女儿，景奇的妻子。景奇早亡，没有孩子。父亲怜悯她，认为她还年轻，就把她许给同郡人何诗。罗贡用信向父亲禀告誓不还家。她的父亲于是让何诗报告州，州告知县，逼迫把罗贡遣送回家。罗贡就上诉到州，刺史敬佩地答应了她。

何兹忘生何兹。是郫县姓何家的女儿，成都赵宪的妻子。赵宪早亡，没有孩子，父母想要她改嫁。何兹愤怒地囚拘自己，于是不吃东西，十天而死。郡县为她立了石表。

昭仪殉身。昭仪，是繁县姓张家的女儿，广汉人朱叔贤的妻子。朱叔贤任郡督邮。汉献帝建安十九年，刘备在成都包围刘璋，朱叔贤因谋划外降而被杀。刘璋把昭仪配给兵将，被逼，昭仪自杀。三军将士没有不为她哀叹的。

二姚现灵。广柔长郫县姚超二女姚妣、姚饶、没有许嫁，跟随父亲在任上。适逢九种夷反叛，杀死姚超，俘获二女，想要让她们放羊。二女发誓不受侮辱，就用衣连腰自沉

水中而死，在梦中现身告诉兄长姚慰说：姊妹的尸体当在某日到水中滩碛下。姚慰梦醒，哀伤惊愕，按梦中的日子得到了两个妹妹的尸体。郡县画图像悬挂在府庭。

淑女美好善良，列图表彰。淑，善；媛，婉婉，美好的样子。言此十二女都用图像编列立传。

以上所述为蜀郡列女。

以上为蜀郡贤士贞女赞第一。共五十五人（四十三人贤士，十二人贞女）。

[巴郡贤士贞女]（阙）